

現代文學叢刊

戀 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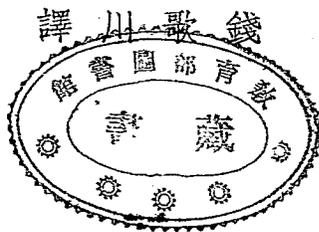
羅稜斯
錢歌川譯

中華書局印行

刊叢學文代現

D. H. Lawrence: In Love

戀 熱



呈
繳
之
圖
書

行印局書華中

譯者的話

最近五年來，我爲應各刊物的要求，隨時選擇了一些歐美作家的短篇小說，總數將近三十篇，現就其中再精選了十四篇，刊行此集。

這些小說既是這樣陸續繙譯出來的，當然無所謂系統的介紹，不過選擇時，也未嘗沒有標準，過於高深難懂的作品，當然不譯，即過於通俗平庸的東西，也沒有選，選的都是趣味永雋而有文學價值的作品，任何一篇，只要我們仔細去吟味，都有它的特色，可供消閒讀者之娛樂，文學青年之模範的。

我譯東西的動機，並不一律，有時是爲自己的趣味，有時是爲編者的需求，有時甚至是爲朋友的告貸，自從農村破產，經濟偏枯以後，失業和失學的人，一天多似一天，我雖沒有錢，但總算是有一個業，所以每當至好來通融一點小款時，簡直沒有拒絕的理由，但自己家用頗大，薪水只够薪水之需用，並無多餘的錢，無已，只得賣力，於是乎繙譯，這是一種機械的工作，可以拼命的

趕，用不着什麼靈感也可以寫出那末多字來，而賣到相當的錢的。這文章既是爲別人而寫，當然也用不着自己出名，所以常常是用受用者的名字發表，現在歸到這個集子裏，算是都回到了勞力者的名下。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 譯者序

熱戀

目次

譯者的話	一
航空捐(Michael Zoschenko)	(一)
失業者(S. T. Semyonov)	(七)
敗北(John Galsworthy)	(三二)
熱戀(D. H. Lawrence)	(五三)
馬車夫(Sinclair Lewis)	(六五)
吃人會議(Mark Twain)	(一〇一)
跳蛙(Edgar Allan Poe)	(二九)
御夫術(Anne Finkenstein)	(三三)

養雞的老人(Tan Hay).....(一五〇)

金環(Marta af Silén).....(一六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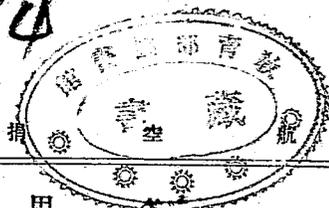
蘋果(H. A. Manhood).....(一六二)

母親(Sherwood Anderson).....(一六四)

青春之戀(Aldous Huxley).....(一六九)

蒼蠅(Kalman Mikszah).....(一七五)

32364



烈 卷

航空捐

呈繳之圖書

Michael Zoschenko 作

07016

航空救國的呼聲很高，大家都踴躍地捐助了。有位職員，他曾坐過兩次「氣球」，是一個航空的老手，便自告奮勇到各百貨公司去募捐。

「同志，一個新時代要來了，」這位「專家」說。「一切的建設都要利用飛機從空中輸送……呢，所以……你應該捐助一點……」

所有的店員都很高興地捐助了。沒有一個人去和這位專家辯駁。只有在一家公司裏，在那會計處，我們這位專家才遇到了一個頑固的傢伙。那頑固的人，名字叫作特替咬筋，是一個會計員。

特替咬筋帶着譏諷地笑道：

「飛機嗎？……哪一種飛機？我爲什麼要把錢丟在這裏面？朋友，我老實告訴你，我是不輕易上當的。」

專家聽了這話冒起火來。「那是什麼話？你曉得這只是去買一架飛機，一架普通的飛機。」

「一架普通的飛機，」特替咬筋帶着一種苦笑地叫出來。「但是萬一它做得不好的話？也許第一次飛上去，就顛覆下來，那麼我們的錢不是等於拋到水裏了嗎？我爲什麼要出錢去買它呢？從前我替我老婆買一架縫紉機，每個輪盤我都是親自用手指試過的……但是買飛機，我能够怎麼辦呢？也許那推進機不轉，怎麼辦呢？」

「你聽我說吧，」專家叫了出來。「那是在一個大工廠中製造的！在一個工廠！一個工廠！……」

「什麼叫工廠？」特替咬筋諷刺地問道。「我雖然沒有坐過氣球，但對於這種勾當，也還懂得一點。那錢將要被另外一個工廠得去，而那裏對於飛

機是什麼也不懂得的……啊，你不要失望地搖手，我還是會出錢的。我並不吝惜錢……我只要求公正。錢就在這裏……我甚至還可以代替弭此留丁捐一點，他今天請假了……請你。」

特替咬筋掏出一個荷包來，照市價算出一個金盧布，作為他自己的捐款，另外又加了二角五分作為弭此留丁捐的，然後簽上他的名字，再把錢數了一遍才遞給那位專家。

「錢在這裏……我唯一的條件就是請允許我到那工廠裏去，讓我自己去看那工作是怎樣進行的。你知道俗話說得好，親眼看的金鋼鑽，別人看的是玻璃。」

特替咬筋獨自還忿忿不平地咕嚕了半天，才回到他的算盤上去。可是他的心思被擾亂得太厲害了，他不能做事。

從那以後，有兩個月他都不能夠做事。他就像一個影子似地，老是跟在那位專家後面跑，每回在走廊上都要攔住他問那捐款的下落怎樣了，每個

人捐了多少，和那飛機是在哪個工廠裏定做。

當那款子捐齊，飛機去定做了，特替咬筋却帶着一種滑稽的神氣，去訪問了那家工廠。

「喂，兄弟們，你們做得怎樣了？」他問那些工人。

「你問的是什麼？」工程師問。

「我問的是什麼？」特替咬筋吃驚地叫出來。「我捐了錢造一架飛機而他還要問我……你現在是在爲我們造着飛機呀……我要看一下。」

特替咬筋化了好一會工夫，這裏那裏去看那些材料，有些甚至用牙齒去咬着看看。

他搖了一下頭。

「你看這個，兄弟，」他對工人說。「你們現在是替我們在做着這個，要注意牢一點做了呀……我曉得你們……你們都是些無賴漢。做好了以後，我們是要看那推進機轉不轉的。我是一個老練的人，我曉得你們那些勾當

的。對不起。我是一個講究實質的人，可以說。」

會計員特替咬筋又在工廠裏面走了一遍，聲言下次還要再來，於是才走出去了。

從那以後，他每天都要到那工廠裏去。有時，他還一天去兩次。他要加批評，裝好了的他要把它拆散來看。他又強迫他們換過新的材料。有時他還跑進繪圖室去看那些設計。

「我疑心，」那工程師不勝其擾，有天再也忍不住了，便說，「我疑心是……啊，我不曉得要怎樣說才好……我們將照你的意思來造那架飛機，就這一點來說，請你不要大驚小怪……但是我想請你不要胡亂跑來……要不然恐怕我們只好拒絕不造了……你當個代表自然應該懂得規矩。」

「什麼代表？」特替咬筋問。「我怎麼會是個代表呢？那除非是你派的就差不多。我完全是以私人的資格來看的。我捐了一點錢對這個飛機……」

「不是代表，」那工程師悲鳴起來。「那末，你碰了什麼鬼要捐？」

「你問我捐了多少钱嗎？哼，一個金盧布。」

「一個盧布，你說什麼，一個盧布？」工程師大吃一驚地問。

他把桌子抽屜打開來，拿出一個盧布向特替咬筋擲去。

「滾你媽的蛋，拿起你這一個盧布去……」

特替咬筋聳了一聳肩膀。

「也好，」他說。「如果你不要，就退還我也好。我並不一定要你要。我可以到別的地方去定做。我是很老練的。」

特替咬筋受下了錢，放到荷包裏，便走出來了。隨即他又回轉來。

「那末弭此留丁的錢呢？」他問。

「弭此留丁的？」工程師咆哮起來。「弭此留丁的，老滑頭？」

特替咬筋嚇得連忙關了門，走出街上去了。

「金錢浪費，」他細聲說。「二角五分竟上了那流氓的腰包了……而且還是一個造飛機的工程師……」

失業者

S. I. Semjonov 作

格拉辛回到莫斯科來的時候，已經快到聖誕節了，那時要找工做是極其困難的，做工的人都希望得到一點節賞，縱然是個極不好的事情，也不肯馬上丟掉。可憐這鄉下的孩子，東奔西走，一連找了三個禮拜，都沒有找到一個位置。

他有時住在親戚家裏，有時住在同鄉的家裏，雖然還沒有感到很大的困乏，可是想到像他這樣一個強壯的青年竟不能找到工做，不免使他喪膽了。

格拉辛從極小的兒童時代起就住在莫斯科。當他還是一個小孩子的時候，他就就在一個釀造啤酒的工廠裏做洗瓶子的童工，後來又在一家公館

裏當下僕。最後兩年他被一個商人所雇用。如果不是被徵回到他的家鄉去當兵的話，他現在應當還在那商店裏做事呢。可是，徵兵的結果，他並沒有被徵募去。老住在鄉下，他覺得太無味了，他不慣於那種鄉村生活，所以他決定與其留在鄉下，不如到莫斯科來混日子。

閑着手在街上踱來踱去，一刻一刻地使他感着不安起來了。爲着找尋一個噉飯的地方，他盡力地攢營了。他所有的熟人，他都去麻煩過，甚至在街上遇見了認識的人，他都要去問他們是不是知道那裏要人用——但一切都不成功。

最後，格拉辛再也不能忍受這樣去累他的朋友了。有的見他來就覺得頭痛；有的爲着他還要挨主人的罵。他簡直弄得完全沒有辦法了。有時他一整天的沒有一點東西吃。

有天格拉辛去找他一個住在莫斯科頂遠的市外靠近所可尼 (Solovki) 地方的同鄉。那人是一個名叫謝洛夫的商人的馬車夫，他在那裏做了多年了。他很能迎合他主人的心意，所以謝洛夫絕對地相信他，處處都表示很寵用他的樣子，他之所以能得到他主人的信用，主要是因為他那三寸不爛之舌。他常要到主人跟前，去進關於其餘一切用人的讒言，謝洛夫因此很看重他。

格拉辛走到他那裏去向他問好。那馬車夫正當地接待了他的客人，泡茶拿東西給他吃，並問他現在做什麼事。

「糟極了，耶果·丹尼里支，」格拉辛說，「我有好幾個禮拜沒有找到工做了。」

「你去求過你的老主子了麼，要他再雇用你？」

「去求過了。」

「他不肯再雇用你了麼？」

「那位置已經有了人了。」

「對啦。這就是你們年輕人的做法。你平素服侍你的主子是那樣的，所以你們一旦辭了出來，便總是把你們回去的路塞了。你們應該把你們的主子服侍得他們非常想念你們，在你們離開了他們的時候。那末，你們下回再去，他們就不會拒絕你們，而寧肯開除那新來的代替你們的人。」

「那怎樣能做得呢？近年來已經沒有那樣的主子了，而我們又都不是天使。」

「強辯有什麼用呢？我且把我個人的情形說給你聽吧。只要不是有什麼特殊的原因，我是永遠不會打破這個飯碗而非回家去不可的。我就出去一次再轉來，不僅謝洛夫先生會一句話不說就收容我，而且他還很高興再用我呢。」

格拉辛沒精打彩地坐在那裏，他看見他的老鄉滿口牛皮，他也就趁勢恭維他兩句。

「那我早曉得，」他說。「但是世界上有幾個你這樣的人呢，耶果·丹尼里支！如果你不會做事，你的主子也不會用你到十二年之久呢。」

耶果的眼睛變成一字形了。他很喜歡別人恭維他。

「對啦，」他說。「如果你是和我一樣做的話，你一定不會好幾個月找不着工做了。」

格拉辛沒有回答。

耶果的主人來叫他了。

「請坐一下，」他對格拉辛說，「我馬上就來。」

「好好。」

三

耶果轉來說，在半點鐘之內，他就得把馬收拾好，預備送他主人進城去。他吸燃了他的煙管，在房間裏兜了幾個圈子之後，於是在格拉辛的面前站

住了

「喂，孩子，」他說。「如果你要的話我就去求我主子要也在這兒雇用
了你。」

「他要人用嗎？」

「我們已經有一個人，但是他不頂好。他年紀大了，做那事情很難。幸虧我們的鄰舍不大考究，警察對於弄得這樣一塌糊塗也不來麻煩，要不然的話，那老傢伙真是沒有力量可以把那個地方弄得十分清潔，可以使別人滿意。」

「哦，如果你可以的話，就請你真的替我說說吧，耶果·丹尼里支。我將終身替你祝福。我不能再是這樣游蕩下去了。」

「可以，我一定替你去說。你明天來聽消息好了。這兒有十戈比(Kopek)你拿去罷。放在手邊方便一點。」

「謝謝，耶果·丹尼里支。那末你一定會替我去說的吧？請你幫幫我的

忙。」

「好的。我一定替你去說。」

格拉辛走了，耶果把他的馬預備好，又穿上他馬車夫的衣服，便把馬車牽到大門口。謝洛夫從家裏走出來，坐上車去，於是馬跑着出發了。他在城裏把他的事情辦好就回家來。耶果乘他主人高興的時候，對他說：

「老爺，我有一點事情求你。」

「什麼事？」

「有個年輕的人從我鄉下來到這裏了，一個好孩子。他沒有事做。」

「談？」

「不曉得老爺能不能要他？」

「我要他做什麼？」

「用他來打雜。」

「波里卡比支怎麼樣辦？」

一回的檢閱，就會要到我們這兒來了。你單靠波里卡比支是不行的。」

「雖然如此，現在就這樣辭退他，總不免無理一點。他跟我有十五年了，在他老年是這樣待他——是罪過的。」

「罪過！你什麼地方有害於他呢？他又不會挨餓，他可以到慈善堂去，到了老年去休養一下，對於他當然更好。」

謝洛夫想了一想。

「好吧，」最後他說。「就要你的朋友來吧，我來想想有什麼辦法，沒有。」

「請留下他罷，老爺。我很覺得他可憐。他是一個好孩子，失業這麼久了，我擔保他會認真做事，忠實地服侍你的。因為招去應徵軍役，失掉了他的位置。如果不是那樣，他的主人永不會讓他走的。」

四。

第二天晚邊格拉辛又來了。他問：

『有點辦法嗎？』

『有的，我相信。我們先喝點茶再說吧，等歇我們一同去見我的主子。』
喝茶這時已經不能誘惑格拉辛了。他急於想得着一個確定的消息。但是主人一定要敬他的茶，他只好大口地倒下了兩杯，於是他們就到謝洛夫那裏去了。

謝洛夫起初問格拉辛住在什麼地方，後來才問他可以做什麼事情，於是格拉辛說他是預備來做雜役的，明天他就可以來上工。

格拉辛得到這樣大的幸運，險些兒爲之卒倒。他快樂得幾乎站立不住。他回到馬車夫的房裏，耶果對他說：

『好呀，孩子，你要注意好好地做你的事，那末，我才有面子。你知道，主子都是那樣的。你只要做錯一回，他們以後便專門在你身上尋錯處，不讓你得到一點安閑了。』

「你放心好了，耶果·丹尼里支。」

「哦——哦。」

格拉辛辭了出去，經過大院子好從大門走出。波里卡比支的房間是向着院子裏的，一片很大的燈光從他那窗子裏射出來，照在格拉辛走過的路上。他忽然爲好奇心所動，想看一看他未來的家屋，但窗玻璃是毛的，看不見裏面。可是，他却能聽見房裏的人在說話。

「我們現在怎樣辦呢？」一個女人的聲音說。

「我不曉得，我不曉得，」一個男子回答，無疑地是波里卡比支。「去討飯吧，我想只好。」

「我們只有這一條路。再沒有別的辦法了，」那女人說。「哦，我們這些可憐的人呀，我們的生活是多麼悲慘呀。我們做工從一黑早做到夜深，一天又一天，等到我們老了，於是，「滾你媽的蛋！」」

「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的主子又不是我們這樣的人。這些話你就

對他說也是白費力的。他只注意他自己的利益。」

「一切的主子都是這樣卑鄙的。他們除了自己以外，不管別人死活。他們連不會想到我們誠懇而忠實地替他們做了這麼許多年的工，用盡了我們的力量。他們怕再多留得我們一年，甚至我們盡力來做他們的事。如果我們不是那樣身強力健，我們自然早就滾蛋了。」

「主子倒還好，頂壞的就是他那馬車夫。耶果·丹尼里支要替他的朋友找一個好事。」

「是呀，他就是一條毒蛇。他只曉得刁唆是非。你等着吧，你這毒舌的畜牲，我一定要報你的讎的。我要直接到主子那裏去，告訴他這傢伙如何欺騙他的，如何偷竊乾草和草秣。我要把他寫出來，他自己可以親自去悟到那傢伙平素說我們大家的壞話都是假的。」

「不要，不要犯罪。」

「犯罪？我所說的不全是真的嗎？我所說的話，我完全知道，我要直接把

它全說給主子聽。他自己有眼睛可以看的。爲什麼不呢？我們現在簡直沒有辦法。也沒有地方去。就是他害得我們這樣的，他害得我們這樣的。」

那老女人哭起來了。

這一切格拉辛聽得清清楚楚，那就像一把利劍刺着他的心。他感到這老人們的不幸全是他帶給他們的，這使他心下很難過。他站在那裏很久未動，憂心如搗，思亂如麻。最後，他轉過身來回到那馬車夫釣房裏去了。

「哎，你忘記了什麼東西嗎？」

「不是的，耶果·丹尼里支。」格拉辛期期地說，「我來——請你聽吧——我要多多的感謝你——承你那樣的招待我——和——和使你爲我麻煩——但是——我不能够要那個事情。」

「什麼！那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不要那個事情。我預備自己另外去找一個事情。」
耶果大發起脾氣來了。

「你是要來，愚弄我嗎，是嗎，你這蠢東西？你那樣柔順地跑來求我——請你幫忙，真的請你幫忙」——現在我替你弄到了，你又拒絕不要。你這流氓，你真侮辱我！」

格拉辛找不到一句話回答他。他面紅耳赤，不敢仰視。耶果忿怒地轉過背去，再沒有說什麼。

於是格拉辛輕輕地拿起了他的帽子，走出了那馬車夫的房間。他急急地橫過那院子，走出大門，匆匆地跑到街上去了。他覺得心裏很輕鬆而快活了。

附註：

這篇東西是從 Modern Library 的 Best Russian Short Stories 一書中譯出來的，原名叫作 The Servant，作者 Samyonov 是俄國文學中的一個 unique character，他寫他第一篇小說的時候，還是一個連寫東西的初步的技巧都不大曉得的農夫。但是他那篇東西，被 Tolstoy 所賞識，因而得了許多鼓勵。他的作品都是寫鄉村和城市中的農民生活，樸素天真，活躍紙上。

敗北

John Galsworthy 作

她聽完了那一先令的音樂會出來，站在人行道上，又差不多快到十五分鐘了。在她這種職業的婦人，原無可取之處，尤其是像梅白林斯基——她現在高興是這樣稱呼她自己——那些德國人。但是這個女人，卻的確是衷心地愛好音樂。在有音樂會的時候，她常常給她自己洗這種「音樂浴」，剛纔就是費去了她所有的錢之一半，去聽了一回幾個莫扎爾特的短曲，和一個貝多芬的交響樂來。

她覺得意氣揚揚，心中充滿着歷歷在耳的神聖的音響和籠罩着整個黑暗城市的夏夜的月光。「某種典型的」婦女，無論怎樣都有情緒——而那個，就是對於她們這樣的女人，也就是一種安慰！就是這樣站在那兒，已成爲她一種習慣了。從她那種樣子看起來，好像是在等待着一個將要從那現在還未演完的音樂會中出來的什麼人似的——不消說，那也正就是她現

在所做着的事。一個人是無須老是帶着那種特殊的樣子永遠在馬路上悄悄地環視，不斷地徘徊的，她到底是在做着一種什麼活計，縱能瞞過警察和鄰人的耳目，而對於其餘的人卻是完全不能蒙蔽的。她自墮入平康，爲時僅够使她對於一切事物發生恐怖，——還沒有到由那恐怖而入於淡漠的時期。有些婦人比別人要經過更長的歲月。甚至於對於「某種典型的」婦人，她的地位，因爲她使用着假名字，在戰時特別地使她神經感着痛苦。實際，在英蘭全土，無論那裏，幾乎都找不出比這個德國種的夜裏的婦人，還要下賤的人來。

她在一家書店的窗前，口中細聲地哼着，假裝在月下讀那些書的標題，將她那污穢的黃手套，在一隻手上脫了又套，套了又脫，以虛度着時光。有時她又走到那演奏廳外面的招貼那兒去，做出一種對於未來的曲目，抱着興味的樣子，仔細地觀察。看了一會又踱回來。在她那穿得很舊且很沉着的黑衣裳和小小的帽子上，並沒有使人懷疑的地方，若一定要說有的話，那就是

她走過以後留在月光上的一片紫羅蘭香粉的氣味而已。

因為當夜的月光差不多凝成了固體，它那冷靜的波動，好像要代替空氣了。在那光中，那種怕露出燈火的戰時的警戒，呈出一種奇妙之感，正像點在陽光還很大的房間裏的，用燈罩遮住的蠟燭一般。那兒所有的燈影，卻有一種效果，好像畫家的筆在一塊可怕的青白的背景上，所施的顏色模糊的點線一般。那城市本來就朦朧得如夢如幻，就在白天裏也是灰暗的，加之她今夜又戴上了一層面紗，所以望去越加模糊了。當音樂從她耳中一經消逝，她心中那種得意洋洋之氣也就衰落了。有人說着德國話從她身邊掠過，懷鄉之情勃然湧上她的心頭。當這樣的月明之夜，在那萊茵河的旁邊——她就是從那裏來的——該正是果木園中，蘋果滿樹；花香撲鼻，流水潺湲，古城赫然高聳，俯瞰着森林與白的河流。遠處歌聲起伏，小火輪上的暗輪，攪着水沫的聲音，遙遙可聞。也許在那河水之上，還有一個木筏乘着青光駛將下來。用德國語談話的聲音，也很可以聽見吧。想到這裏簌簌的淚珠驟然從她的

眼中奪眶而出，直流下到她滿傅着水粉的面頰上來。她掀起她的面紗，用着捏在她那帶着黃手套的手中的，一條小小而不清潔的手帕，輕輕地拍着她的面孔。可是她越拍，那眼淚便越流得多。等到她定神一看的時候，那兒已經有一個身材高大的，穿着褐黃色衣服的青年，也站在這店家的窗前了。他卻不是在看那些書的標題，而是用側目時在窺視她。他的面貌鮮嫩而坦白，在他的碧眼之中，浮出一種仁愛的熱情。不由自主地她垂下了她那溼潤的眼臉，隨即斜斜睜起，接着又垂下來，漏出一聲輕微的嘆息……

這個青年原是某團的上尉，那天晚上六點鐘剛出了醫院，七點半鐘會到皇后廳去聽了一回演奏出來。在前線所受的傷還沒有十分復原，至今身子還有點脆痛，所以他買了一個花樓的座位，坐在那裏夢一般地聽着音樂，直到演完，一動也沒有動。這好像是長期斷食以後的飽餐一般——極地的探險者。第一次回到他們那不受減食限制的餐食時，一定要經驗的一種感覺。因為他是屬於新募軍隊的一人，在大戰以前曾真實地衷心慕愛着音樂。

藝術，以及那一類的事情。這次他有一個月的小假在他目前，他很有餘裕可以感覺到人生的至樂，他自己的小活尤其是難能可貴。走到月光中來，他大口地吞嚥，因為他是生來對於美另具隻眼的一個青年呢。一個人在塹壕之中登了很久的日月，身上受着傷，被棄在一個彈穴之中，經過二十四個鐘頭，後來送進醫院，又住了三個月，事物的美，對於他都帶着銳利的新奇，而給與一種幾乎要使人感着苦痛的刺人的快感。加之倫敦之夜，又極其美麗。他慢慢地向着馬戲街那邊走去，仍然不斷地將月光吸入肺腑的深處，在那非軍隊式的放縱生活的瞬間，額上的軍帽也都有了一點兒歪斜地戴着了。而他之停足在那書店的窗前，是因為那姑娘的姿態有幾分美麗，還是因為他看見她在哭泣，好像他從來沒有向誰說明過。

在那時候，有點東西——許是那水粉的香氣，許是那黃色的手套，或許是她那眼睛的斜睇——告訴他說他在做着一樁他自己也許要喚作荒謬絕倫的大錯，除非他自己想找一個侶伴，那自然又有所不同，不過他心下並

沒有作那種想頭。但是畢竟那女子的潑泣使他感動了，他問道：

「怎麼樣的呀？」

她的眼睛又向旁邊瞬動了，她期期地說：

「沒有什麼。僅是因為這晚上太美麗了！」

發見一個他現在看得明明白白的所謂「某種典型的」女子，也感到他自己剛剛所感到的事，不禁使他強烈地感動了，於是他說：

「放快活些吧。」

她急急地再擡起頭來。回答說，「好好！但是你卻不像我這樣孤獨呀。」
雖屬平庸中人，然她看起來卻有幾分誠實；而那淚痕狼藉的臉兒也還很美，所以他便低聲說：

「好吧，我們一道去散散步，來談談罷。」

他們兩人轉了彎，朝東走去，所走過的道路都是行人稀少，在那薄明的黃色燈光之下，以及這里那里懸着一些青色或紫色的燈，閃光奪目，看來很

是美麗。對於他覺得有些稀奇，而且很够興奮——因為就像這樣的一種冒險，他都是有生以來第一次呢。於是他很懷疑地說：

「你是怎樣墜入到這裏面來的？這不是一種可怕的絕望的生活嗎？」

「是喲，就是那樣的喲——」她的聲音帶着一種奇怪而柔和的力量。「你有點跛腳的樣子——你是受了傷嗎？」

「剛剛從醫院裏出來。」

「那可怕的戰爭——一切的不幸都是由於戰爭呀。那要什麼時候才可以完結呢？」

他舉目望着她說：

「喂——你是那一國的人？」

「羅宋人。」

「真的嗎！我從來沒有碰見過俄國的姑娘。」

他注意到那女子望了他一下，隨即又垂下眼睛了。他突然地問：

「你們的生活，果真像世上所傳說的那般壞嗎？」

她將她那戴着黃手套的手，插過了他的臂膀。

「在遇到了你這樣的好人的時候，就不壞了。不過在這以前，我卻從來沒有遇見過呢。」她面上浮出微笑來——而她那種微笑，正和她說話一樣，從容不迫而可信任。「你因為我憂愁而停下腳來；別人卻是因為我快活才肯留連呢。我對於一切的男子，都一點也不喜歡。知道了他們以後，是誰也不會喜歡的。」

「可是！你似乎還不明白他們的優點呢。你只要到前線去看看，你馬上就知道的。天呀！那真是光榮已極——官長也好，弟兄也好，個個都是一樣。世界上再沒有什麼東西可與譬喻的了——那種捨身為國，美而愉快的義勇的精神，簡直就是一股長存的浩氣；使人看了惟有驚嘆而已。」

她把那青灰色的眼睛轉向着他，回答說：

「在那一點上我想你也決不後於他人呢。你是把別人都看作你自己

一樣了。」

「啊！一點也不是——你完全看錯了。我老實告訴你，在我受傷的那一次衝鋒時，我們聯隊裏沒有一個人不是赫赫的英雄。大家都奮勇地前進——把自己完全拋在一邊——那真是雄壯已極！」

她的牙齒咬到她下脣的上面來了，她帶着一種奇妙的聲音回答他說：「那都是一樣的嚟，也許——就是在敵人方面。」

「啊，是呀，那也是不錯的。」

「哎呀！你倒不是一個卑賤的人。我頂嫌惡的就是卑賤的人！」

「啊！他們真正一點也不卑賤——他們只是不了解罷了。」

「啊！你真是一個小孩子——一個好小孩子呀。」

他不大喜歡別人叫他作小孩子，所以聽了蹙起眉頭，一聲不響。可是一見她那傅粉的面孔上所露出的狼狽之色，也就即刻感着不安起來。她多麼容易受驚嚇呀！

她仍然黏着說：

「但是，我就是因此更喜歡你呢。遇見一個好人，我心下多麼快活呀。」
對於他，那更難受，所以他急遽地問：

「你是說一個人孤獨得難過嗎？你沒有俄羅斯的朋友嗎？」

「羅宋的！沒有！這城市大得很呢！你是聽了音樂來的嗎？」

「正是。」

「我也剛聽過來——我喜歡音樂。」

「我想俄國人都是這樣的吧。」

她又擡起頭來望着他的面孔，好像勉強在守着沈默似的；於是沈靜地

說：

「我只要有了錢，隨時都到那裏去。」

「什麼！你那樣困難嗎？」

「嗯，我現在僅僅只剩得一先令了。」她說完只管張着嘴笑。

那種小小的笑的聲音使他狼狽了——她每次談話，都有一種方法使他來憐恤她。

他們現在走到戈華路東邊的一個窄狹的方場上來了。

『我就住在這裏，』她說，『你進去坐坐吧！』

他激烈地躊躇了好一會之後，纔服從了她那溫柔玉手的牽引而跟着她進去了。門廳裏的燈光很是幽暗，他倆上了樓走進一間前樓裏去，室中窗帷垂下，瓦斯燈扭得很小。正對着窗子，另外有一層帷帳，將這房間隔做兩段。一進房來剛剛把門關好，她便擡起頭來，和他接了一個吻——這顯明是一種照例的形式。這是怎樣的一間房子呀！那種綠與棗紅的顏色，與夫滿房的廉價的絲綿天鵝絨，實在使他看了有點討厭。室內一切的東西，都和世間那種抱着冷淡無情之態度的房子一樣，好像對着它們的居住者在說：「你們今天在這里，明天就不知到那里去了。」一切的東西都是這樣，只除了一盆栽在普通的花盆內的小小的蓬萊羊齒，才是新鮮碧綠，好像灌了水還不到

一個鐘頭的樣子；那盆植物安放在這間房裏，卻正像它的主人——那姑娘在自然而然的憤世嫉俗之中，所流露出來的東西一樣，具有一種意外的傷感。

她脫下帽子，便朝着瓦斯燈走去，但他趕緊說：

「啊，不要把它扭大了：把窗子打開，讓月光進來不好嗎？」他突然感着一種恐怖，生怕看見一切東西的顯明的形象——加之室內又閉塞得不通氣，他便把窗帘拉到兩邊，把窗子完全打開了。那女子小心地從爐邊走過來，面對着他坐下，將手腕凭在窗臺上，用手支着下頤。月光正照在她剛又重新撲過粉的頰上，和起縐的金髮上；照在家具的絲綿天鵝絨上，以及他自己的褐黃色的軍服上，對於一切都添了一種夢幻的情調。

「你的芳名是什麼？」他問。

「梅。呃，我自己是這樣叫的。至於你的尊姓大名，我就問你，恐怕你也不會告訴我吧。」

「你真是一個多疑的小寶貝。」

「我卻有理由的呀。」

「是呀，我看你是必定把我們都看作禽獸了吧？」

「我時時刻刻都懷着恐怖，原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我現在真是神經過敏；我誰都不相信。我猜想你殺了不少的德國人罷。」

他大笑了。

「除了短兵相接的時候以外，我們從來不知道殺了多少人。我卻還沒有那樣短兵相接地打過仗。」

「但我想你一定很喜歡吧，若是你殺了幾個的話？」

「喜歡？一點也不。說到危險，雙方都是一樣的。是這樣彼此相殺，我們並不喜歡。我們不過是盡我們的職務而已。」

「啊！可怕。我的兄弟恐怕也早被打死了呀。」

「你從來沒有得到過他的消息嗎？」

『消息！什麼也沒有，我國內的人誰也沒有消息。我簡直像是一個沒有國家的人；我所知道的人都逝去了——父親，母親，姊妹，兄弟，一切的人——我看我現在是再不能看到他們了。戰爭把什麼都摧毀了——連肝腸也摧斷了。』她那小小的牙齒，又帶着那種可愛的嗔唸之聲，緊緊地咬着她的下脣。『你知道你走到我旁邊來的時候，我正在想什麼嗎？我當時正想着在那月光中的我的故鄉和那里的河流。若是我再能夠看見它，我真快活呀。你從來不覺得有些懷念故鄉嗎？』

『自然有點懷念——在戰壕裏的時候，不過大家在一塊兒，有點不好意思罷了。』

『哎！是呀！』她吁聲地說『是呀你在那裏倒有的是朋友我在這裏的情形，你以為到底是怎麼樣的？人人都憎惡我，輕蔑我，也許要把我提去關在牢裏呀。』

他看見她的胸膛，因急促的呼吸而鼓動得非常厲害，那種聲音使人聽

了都要感着痛苦他朝前面彎下身去輕輕地拍着她的膝頭低聲地說『真是够受。』

她帶着一種窒息的聲音說：

『我從來沒有遇見過對我有你這樣好的人！我實實在在告訴你——我並不是羅宋人，我是德國人呢。』

聽了這個氣息壅塞的告白以後，他心中想：『她真以為我們對女人也敵視嗎？』他口裏卻說：

『乖乖，誰會計較那些呢？』

她的眼睛好像要穿透他的心臟似的。她從容地說：

『有人對我是那樣說過。但是他來這里和你所想的不同。你真是一個好哥兒。我真高興遇見你。你只顧看人們的優點，是不是？那真是再好沒有了——因為你曉得人們的優點真不多見呢。』

他微笑地回答：

「你真是一個可怕的會嘲罵世人的小姑娘！」隨即，他心下暗忖：「哎——這也難怪她！」

「嘲罵世人的？若是我不能嘲罵世人，你以為我還活得多久？恐怕明天我就要投水死了吧。也許世界上有些好人，但是，你知道，我可不認識他們。」

「我却認識很多。」

她熱心地把身子彎向前面來。

「啊，我問你——好哥兒——你是從來沒有碰到過進退維谷的時候的，是嗎？」

「真正的谷好像還沒有遇到過。」

「從你的相貌上看起來，確是沒有的樣子。喂，假令我現在還是一個處女時代的正經女子——如我從前曾有過一次的那樣——你把我帶到你的朋友，那些好人們那里去，而對他們說：「這裡有一個德國的小姑娘，她沒有工作，沒有錢，又沒有朋友。」那末，你那些好人一定會說：「啊！好可憐！一個

「德國的姑娘嗎？」他們便要馬上跑開去，而不再與聞了。」

聽了她這樣一說，他一時竟墜入沉默的深思中了。他的眼中浮現出他的母親，他的姊妹，以及別的一些人來——那都是一些好人，毫無疑義！而且——他聽見她們的聲音，爽快而明瞭；好像正是以德國人爲話題在說着呢。偏偏這姑娘又是一個德國人！

「你看對吧！」聽見女人這樣一說，他充其量也只能含糊地答應一聲：「我相信一定有些人還是會招呼你的。」

「那里，不見得他們會要德國人吧，卽算她是一個正經的女子。況且，我並不想再做什麼正經人了——我並不要騙誰——我是學着來做這種不正經的勾當的。你不和我接吻嗎，好哥兒？」

她把臉兒向着他的臉湊攏去。她的目光搗亂了他的心腸，但他卻把身子後退了。他以爲她一定會惱羞成怒，不然，就一定要貫徹她的初衷的，可是她卻都沒有；只用一種奇妙的質問一般的眼色，呆呆地釘着他望。而他深深

地覺得懊惱，把身子靠在窗上。照這時候的情形看來，宛如這以前的那種明瞭而簡單的熱烈，突然被推倒了似的；宛如他近來所感到且見到的人生的那種光輝，被雲遮沒了一樣。在遠方的前線上也好，在近邊的醫院裏也好，人生對於他總是覺得非常——真可以說是——雄壯的；然而在另一方面，其中卻包含着極其卑賤而且陰沈的深淵！

他那些竟至愛如兄弟的部下兵士的聲音，雖經患難亦不介意的雄糾糾的北方捲舌頭的粗野的聲音；醫師和看護婦的聲音，堅忍肅靜而使人安心的那種聲音；甚至於就是受着這種聲音之影響的他自己的聲音，也都不斷地在他耳中響着。那一切不知怎樣都可驚歎，而且單純；無論在那里也找不出一點卑賤的形影來！然而現在突然碰到了這個。與夫在它後面所存在的——這受了驚嚇的少女，對於她的這種下等，黑暗，而無心的待遇！他心裏發生了一種思想：『我看我的同輩恐怕沒有一個人對於拿她來洩慾而有所躊躇吧！就是我自己，如果她強求的話，也不見得一定有把握呀！』

於是他掉轉頭來，凝視着外面的月光。他耳中又聽到了她的聲音：

「這不是很光亮嗎？今晚上是不會有空中的夜襲的。當徐伯林燃燒的時候——那些人死的多麼可怕呀！而所有的人個個都非常歡喜——那也是當然的。你們都恨極了我們吧？」

他回轉頭來，銳聲地說：

「恨極了？我不曉得。」

「我甚至就是對英國人也不恨——我只看不起他們。就是我本國的人我也看不起——也許比對英國人還要更加一層，因為他們是這次大戰的禍首。哦，是呀！那我知道。我看不起一切的人。爲什麼他們要把這世界弄得這麼悲慘——爲什麼他們要殺死這麼許多的人命——幾百，幾千，幾百萬的人命——而一無所得？他們造成了這樣一個壞的世界——鬧得人人都恨，到處都弄成一個絕境。我的墮落，也是他們造成的。我現在對於什麼也沒有信仰了。有什麼可信仰的呢？果真有上帝嗎？自然沒有吧！我從前曾教過幾

個英國的小孩子做祈禱——那不是很滑稽嗎？我會讀過一些基督的故事和博愛的故事給他們聽，那時我很相信那些事的。可是我現在一點也不相信了——如果不是撒謊的，恐怕只有傻子才會相信。若是做得到我很想到醫院裏去做事；我很想去看護和你一樣的那些可憐的人。因為我是一個德國人，所以他們一定幾百次都要把我踢出來的，縱然我是一個正經人。在德國也好，在法國也好，在俄國也好，——到處都是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你以為我還會相信博愛，基督，上帝和那一類的東西嗎？——我早已不會了！我覺得我們人類就是動物——如是而已。啊！對了——你會以為這是我自己這種墜海的生活將我斷送了的吧。這完全不是那個——那並不是人生最壞的事。到我這里來的那些男子們，並不像你這樣體貼，其實那原是他們的天性，』她大笑了，『而他們卻幫助了我的生活，那總算對我有點裨益的。我並不是指他們，我所說的是那些自以為偉大而善良的人，由於他們捏造的口實和私有的仇恨，而造成了這次大戰，把我們大家都殺死——把你這樣的

青年人都殺死，把那些可憐的人都關進牢裏去，而告訴我們永遠相仇；那一切在新聞紙上做文章的冷血動物——在我國內也是一樣的，一毫不差；就是因爲有了他們這些人，所以我覺得我們人類不過是些動物罷了。」

他極其悲慘地站了起來。他看見了她的眼睛直追着他，知道是她生怕她自己要把他趕走了。她於是甘言地說：「我瞎說的，請你不要介意吧，好哥兒。我不認識一個可以和他說話的人。若是不喜歡聽，我可以像一個小耗子一樣，一聲不響。」

他低聲地說：

「啊！說吧，儘量地說好了。我並不是非信你不可的，而且我也不要信你的。」

她現在正靠着牆站着，月光斜斜地照在她的黑衣白臉上；她復而用溫柔而苦痛的聲音從容地說：

「喂，好哥兒，你瞧，這是怎樣一種世界，好幾百萬的人成天在受着苦——

「受着不堪的苦，而他們自己並沒有做錯一點事情！這真是一個美好的世界嗎？用你們的話來說，這簡直就是狗屁胡說！你說都是「同志」！在前線只知道有勇敢，而不知有自己。對啦，就是我也不那樣只惦記着自己。這有什麼關係呢？——我現在總算完了。但是我卻想念着我家裏的人們，不曉得他們怎樣地在受着苦，怎樣的悲哀呀。我想着這里那里一切的苦人，他們把自己所愛的人都失掉了。我又想着一切可憐的囚人。不要想念他們吧！若是我想念的話，我如何能相信這是一個美好的世界呢，哥兒？」

他站着不動，只管咬着自己的嘴唇。

「瞧！我們各人都有一條性命，而馬上就沒了。哎，我想還是死了的好」
他怨憤地說：

「不會！活着自然比死了要更好些呀。」

「哎！」她從容繼續說，「你以為戰爭是爲人類的將來而戰，爲求得到一個更好的世界，而不惜犧牲你們的性命吧？」

「我們是要打到我們勝利爲止，」他切齒地說。

「到你們勝利爲止？我們那邊的人，也是這樣想的。無論那一國的人都以爲他們打勝了仗，世界可以比以前好些。但是事實上，並不然；不僅不好，而且還要更壞呀！」

他從她那里走開去，取了他的帽子；但是她的聲音抓住了他。

「我是隨便那方面勝都好，我都看不起——都是動物——下等動物！哦呀！不要走吧，好哥兒——我再不說了。」

他從軍服的口袋裏掏出幾張鈔票，放在桌上，又走向她跟前去。

「少陪。」

她聽了他要走，便如怨如訴地說：

「你真要去嗎？你不喜歡我嗎？」

「那里，我喜歡你。」

「那末，你不肯久坐，是因爲我是德國人吧？」

『不是的。』

『那末，你爲什麼要走呢？』

她想回答她說：『因爲你使我難過；』但是他口裏却沒有說出來，只對她聳了一聳肩頭罷了。

『你不肯和我接一個吻嗎？』

他彎下身來將嘴唇觸到她的額上。可是，當他一拿開，她便把頭一仰，將自己的嘴貼在他的嘴上，兩手緊抱着他。

他不願意地坐了下來，說：

『不要是這樣！我不願意做個那樣的人。』

她聽了大笑着說：『你真是有趣，但你卻是一個極好的人。那末，和我談談吧。誰也不和我談呀？我並不一定需要那樣，談話我更喜歡些呢。告訴我，你看見許多德國的俘虜嗎？』

他噓了一口氣——不知是爲着安心了呢，還是爲着後悔？

「看見過不少。」

「有從萊茵地方來的麼？」

「嗯，多半是的。」

「他們很憂鬱嗎？」

「有的很憂鬱——有的被俘卻很高興。」

「你看見過萊茵河嗎？那真美麗呀！今夜一定特別好看。月光和這里一樣，在俄國也好，法國也好，無論那里都是一樣；樹木也和這里沒有什麼分別，人們在那樹下相會，互相調情也正和這里一樣。啊！打什麼仗，不是蠢極了嗎？——鬧得人們生在世上，好像簡直沒有一點好處似的。」

他本來想回答她說：「人一定要到臨死的時候，纔曉得活着的好處。所以直到那時候為止，都算是沒有活着。人要到了沒有彼此的分別，大家都願意爲別人犧牲一己的性命，那時候的心境，才真是可貴，其價值簡直可以等於其餘一切未死的人。」但是對於這個什麼也失了信仰的少女，這話他卻

沒有說出口來。

「你是怎麼樣被打傷的，哥兒？」

「就是在那空敞的地面上前進攻擊的時候呀——一次射出來的四粒機關槍的子彈，同時打中了我。」

「攻擊的命令發下來的時候，你可怕吧？」不，當時他並不覺得怕。所以她問他的時候，他便搖了一下頭，高聲笑了。

「那個時候的氣概真偉大呀！那天早晨我們還笑了呢。可惜它們太快，地就把我打傷了——一種不意的襲擊呀！」

她虎視眈眈地望着他。

「你們笑了？」

「是呀，而到了第二天早晨，我恢復意識的時候，最初我所察覺到的，你曉得是什麼——就是我那老團長屈身在我的身上，饑着我的檸檬汁。如果你認識我的團長，你也許不會失掉信仰。實際，在這一一切的炎涼世態的後面，

也還有些東西。究竟我們人只有一次好死。若是爲國而死，自然是再好沒有了。」

她的面孔照在月光之中，現出一種極其奇怪的，非人世所有的容貌來，面上的眼睛雖帶着幾分暗影，卻精神凝會，赫赫逼人。她的嘴唇動了：

『不會的，我什麼也不相信。我的心死了。』

『你以爲是這樣，可是事實並非如此，不然，爲什麼我遇見你的時候，你又在哭呢？』

『若是它沒有死的話，我就不能操這種生涯的呀——每天夜裏跑到街上拉客，對於一切不認識的人，都裝着很喜歡他的樣子——從來聽不到一句溫存的話——從來也不敢多說，生怕別人發覺我是一個德國人。這樣過下去，我只好藉酒來麻醉，那末，我一定馬上就會「破滅」的。你瞧，我是一個實利主義者，萬事都看得清清楚楚。今晚上我是不免有點傷感，月亮太稀奇了。但是我就只有這個時候，是爲我自己而生。世間的無論什麼事或是無

論那個人，我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這也不過是這樣說說罷了，你剛纔不是還在可憐你的國人，俘虜以及那些事情嗎？」

「是的，因為他們受着痛苦。受着痛苦的人都和我一樣——同病相憐，我不過還是可憐我自己罷了。我和你們英國女人不同。我所做的事，我自己都看見。我雖淪落到這步田地，早已談不上甚麼正經，但也決不願因此而喪失我的心靈。」

「你的情火大約也沒有消失罷。」

「你真是一個頑固的哥兒呢。不過你要曉得，世間說的什麼戀愛，一切都是假的。人除了愛自己以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了。」

聽了她那種強烈而溫柔，痛苦而乾脆的聲音，他重新又感着一陣難過，立起身來，凭着窗臺站着。那外面的空氣沒有塵埃和陳腐香水的氣味。他忽然覺得那女人的指頭溜進他自己的指間來，停着不動了。她既是那樣強硬

無情，憤世嫉俗，他爲什麼還要去憐恤她呢？然而他卻還是憐恤她。他手中經
女人的手一觸，便喚起了他那擁護的本能，她把她的內心，已經向他公開了
——向着一個素昧平生的他，他輕輕地把那女人的手捏了一下，同時便覺
到她的指頭報之以一縮。哎，可憐的小傢伙！她有好幾年沒有嘗到這樣一種
友愛的瞬間了。畢竟，友愛的感情比稱霸天下的王侯的國土還要大！友愛的
感情和她所說的就在德國也無差別的。今夜的月光一樣，瀾漫於普天之下，
——像這種包住了樹木，使窗外那爲空虛與閑寂所支配的狹小方場上，所
點着的黃色的街燈，僅成爲裝飾品上無用之長物，而都變得極其幽暗的，白
色幽玄的魔法一樣，籠罩着一切。他回轉頭來，注視着她的面孔——儘管她
面上搽着水粉，眼睛塗着黑圈，嘴上施着口紅，她的面孔卻仍然現着一種奇
怪的，不淨的，悲壯的美。他忽然有一種極其奇異的感覺湧上心來，好似他們
——他和那女子兩個人——這樣地站在那兒，專在證明着情誼與人類相
愛的感情，是比肉慾還要強，比憎惡還要強的那回事似的；爲要對於卑劣與

蠻行，而特來證明這個的樣子。就在這個當兒，近鄰的街上，突然發出一片叫賣新聞的聲音，狂熱地大聲疾呼，聲音發出來互相衝擊，碎成一片，簡直聽不出一個字來，——他們到底在叫的什麼呢？他豎起耳朵來聽；他感到自己手腕中那女人的手硬直起來——她也正在傾聽着呀。那叫聲漸漸近來了，漸漸粗嘎了，且更尖銳更喧囂了。那空虛的月光好像突然一下，充滿了人影，足音、人聲似的，而同時遠方發出一聲激昂的歡呼。『大勝利——大勝利！官報！英國這邊！德國人大喫敗仗！俘虜了好幾千人！』這種歡呼的聲音，即刻就過去了，可是卻使他陶醉在那無上的雀躍之中，滿心都是歡喜。從窗眼裏將身子遠遠地伸將出去，他好像發了狂似地，揮着他的帽子，也跟着大聲地歡呼起來，那整個的夜，他覺得好像全在震動、共鳴，而對他呼應的樣子。於是他回轉身來，便向街頭衝去，直到碰着一塊柔軟的東西，纔反跳轉來。他所碰着的，原來就是那女人呀！她站在這兒兩手緊握着，面上的筋肉痙攣着，心悸氣喘，甚至就在歡喜若狂之中，他也都爲她痛心。聽了這種消息，——又是置身於

敵人之中！他心裏只想怎樣地幫助她一下，便彎下身去，執了她的手；而那桌布的灰塵的臭氣直衝入他的鼻孔，糾纏不散。她擺脫了她的手指，將他放在桌上的鈔票掃攏來，送還給他。

『你收起吧——我不要你們英國的錢——你收起吧。』他沒有接受，驀然間她把那些鈔票再三地扯碎了，而讓那些破片散滿一地，然後掉轉身去，把背對着他。他凭着鋪有灰塵臭氣的絲綿天鵝絨桌布的桌子站着，目不轉睛地直望着她，她正垂頭喪氣，在黑暗的室中現出一個黑暗的形影，她的身材的輪廓卻由月光映得格外分明——他停了不到一瞬間，便起身直向門口走去。……

他去了，她還站在那兒不動，下顎埋在胸前——她什麼也不關心，什麼也不信仰——耳中充滿着歡呼的聲音，急促的脚步，市人的言語；站在一個用破鈔票的斷片織成的圖樣的中央，注視着窗外的月色，而映在她眼簾的，不是眼前可惡的房子，也不是室外可惡的方場，而是一個在德國的果木園，

和一少女的她自己，在摘着蘋果，一匹很大的狗子，正跟在她的身旁；這種情景一幕一幕地展開，直到百幅，宛如臨溺的人所看見的一樣。她滿懷愁恨，倒下在地上，額頭觸着灰塵的地毯，身子也壓在那上面了。

毫無關心的這個女人——她對於一切的人，甚至她自國的人，都看不起——開始機械地把那扯碎了的鈔票搜集攏來，和灰一起推成一個小小的堆子，如同用落葉堆成的一樣。隨又用指頭將它搗亂，而同時兩行熱淚，直流下她的面頰來。她把那些鈔票扯破，就是爲的她的國家，打敗了仗的她的國家！在敵人的這個大都會裏，她現在除了一個先令之外，再沒有錢了，又還得從仇敵的懷抱中，戰戰兢兢地榨出一點生活之資來餬口！驀然地她坐起在月光之中，儘她的氣力，開始高唱起她的國歌——

萊茵的警備——來了。

熱戀

D. H. LAWRENCE 作

『可是，姊姊！』亨梨脫說。『如果我臉上是這樣的煩惱樣子，我真不會和我約婚的男子一塊兒去度週末的——而且一個月之內就要正式結婚了——我總得把我的面孔設法改變一下，或是把我的感情隱藏起來，或是想別的辦法。』

『請你少說些罷！』赫斯特粗魯地說。『如果你看了難過，便不要看我的臉好了。』

『喂，赫姊，不要一味發脾氣！你且到鏡子裏照照，你就會明白我所說的話了。』

『誰要明白你所說的話！我的臉這樣又不是爲得你，』赫斯特不顧一切地說，一點也不想去照鏡子，完全不信她妹妹的忠告。

得天之佑還沒有訂婚的妹妹亨梨脫口裏輕輕地哼着調子。她今年纔

二十一歲，絲毫沒有想到要接受任何一種決定她的命運的戒指，以搗亂她心的和平。可是她却很高興看見赫斯特早點解決這個問題，因為赫斯特已經快二十五歲了，那却不是好玩的。

最糟的就是近來赫斯特臉上又現出她那著名的『煩惱』樣子來，在忠實的喬所成爲問題的就是：眼睛底下現出黑影子，頰上刻着一根根的皺紋。當赫斯特變成那個樣子的時候，亨梨脫便不能不感覺到她自己心中的煩惱與懸念打成一片的最可怕的聲音。對於那個她很是討厭。她就是受不了那種突然襲來的恐怖的感覺。

『我想說的，』她繼續說，『就是——如果你是這樣一副面孔走去，那對於喬真不好。要麼把臉上弄得好看一點，再不然的話——』但是她却没有再說下去。她本想說，『就不要去好了。』但是她却衷心希望赫斯特的這個婚姻能够如願以償，亨梨脫的心裏，纔算釋了一個重荷。

『該死的！』赫斯特叫出來，『不要你多嘴！』從她那黑眼睛中間對着

年輕的亨梨脫爆發出激怒和憂懼的火花來。

亨梨脫坐在牀上，仰起下顎，把她自己的面孔構成一個冥想的天使一般。她真個有心地愛着赫斯特，而那煩惱的樣子却是那樣一個可怕的不好的預兆。

「啊，赫姊！」她說，「我陪你一塊兒到馬克白利去好麼？只要你覺得好，我是不在乎的。」

「妹妹，」赫斯特絕望地叫出來，「你要陪我去那到底有什麼用呢？」
「我覺得那樣可以少親密一點，如果太親密了使你煩惱的話。」

赫斯特回答了一聲嘲弄一般的空虛的笑。

「亨梨脫，你真是一個小孩子！」她說。

赫斯特獨自離家到威爾特縣去了，在那兒她的喬正經營着一個小小的農場以準備結婚。在威兵隊做過一次事情以後，他對於事業已經厭倦了；而且赫斯特也許決不會要到郊外的小住宅裏去。所有的女人都是要從她

的結婚戒指中來看她的家庭的。赫斯特却還只從他的約婚戒指中斜斜地看了半眼。可是天呀！那戈爾達斯格林地方的家，却完全沒有看見，甚至就是哈羅地方的家都沒有見到呢！

所以喬建了一所褐色的小木造平房——大部分是他自己親手造的：屋後有一條小河和兩株古老的柳樹。屋旁有褐色的雜屋，小雞子在那兒走來走去。堅牢的豬檻裏養着有豬，田裏有兩條牛和一匹馬。喬在這兒有將近兩百畝地，只有一個年輕的助手。但是自然還有赫斯特要來的。

這一切看去都很新整。喬是一個勞動者。他的神情看去也是很新整而又健康，自己頗能怡然自樂。他對於那「煩惱的樣子」甚至看都沒有看。要不然即算他看了，他也只會說：

「赫斯特，你好像有點太疲勞的樣子。到街上去玩一下，你就可以意外地恢復過來。再來這兒時就要變成另外一個人了。」

「我偏不！」赫斯特叫出來。

她也就真個愛這鄉下！——一大羣白的黃的母雞，和一些精神十足的家豬！屋後斜立的老樹上輕飄地搖落下來的枯黃的柳葉。此情此景，她特別喜歡：尤其是那些滿地的黃葉。

她告訴喬她覺得這是非常可愛，奇拔而美妙！她真的喜歡得了不得。看去他實在是太合宜了。

那年輕助手的母親在十二點半鐘就替他們弄好飯來了。午後晴光四射，當她代替年輕助手的母親將碗盞洗了以後，就差不多再沒有事做了。

「小姐，你馬上就要到這竈邊來做菜了呀：這是一個很好的小竈呢。」
「是，馬上就要！」赫斯特應聲說了，竈裏的火氣發出來，把那木造的小廚房燻得很熱。

那婦人離去了，吃過茶以後，那青年也走了。喬和赫斯特把家畜關起來，天已經黑了，赫斯特覺得有點兒倦氣，走進家去弄了晚飯，喬就在居室升起了一盆火，他感到頗足自尊而愉快了。

第二天早晨在那青年未到以前，平房中就只有他和赫斯特兩口子。在六個月以前，對於這種生活赫斯特一定很高興。他和她兩個人終日廝守在一塊兒，那是何等的安樂呀。他們原來就是朋友，因為他們兩家是世交。他是一個人品很好的孩子，決用不着如何去擔心他。她自己也不用擔心，斷然不需要！

可是現在呀。自從她答應了嫁他以後，他却不得碰了什麼鬼竟會那樣地熱愛起她來。他以前從不是那樣。如果當初她曉得他現在會變得這樣，她一定會很決斷地對他說：『喬，我們還是繼續做朋友好了。因為這種做法是墮落的行為。他一開始撲抱和愛撫，她就有點受不了。不過她仍然覺得她是應該忍受才對。她甚至想像着她應該喜歡那種玩意才對。雖然爲什麼應該她却不明白。』

『赫斯特，我覺得你沒有我愛你一樣地愛我。』他悲痛地說。

『瞎說！』她叫出來。『如果我不愛你，你應該非常感謝，我要說的話就

是這麼一句。」

這種連珠礮似的話他只聽了，但沒有記錄下來。他無論對於什麼事都不喜歡仔細去穿鑿，他只有置之不理，把她的感情舒舒服服地全置之黑暗中不去理它。那對於他是很舒服的。

他對於開汽車，在農場中工作以及其他那一類的事情都非常適任。而赫斯特却複雜得正像一部汽車！她確是由無數微妙的小舌門，磁氣發電機，加速器和其他的一切所構造而成！他非得像他對付開汽車那樣地當心來對付她不可！她需要起動，却比任何汽車的起動還難。汽車有自動的起動機，開車的人非得適當地給它旋動不可。赫斯特感到如果她要和喬出發到結婚路上去，她真需要別人把她的起動機多旋轉幾下。而他那傻子却只知坐在一個不動的汽車裏，而裝着他一點鐘不曉得在走着好幾百哩的神氣。

今天晚上她真是覺得灰心極了。下午她和他在那兒一塊兒工作還很相得。那時她很喜歡和他在一塊兒。可是現在到了晚上他們却各自在一個

地方，那偏僻的小房間，那無生氣的爐火，喬的烟袋和喬那種很神氣的偽善者的面孔，一切對於她都够受了。

「喂，到這兒來吧，」喬用勸誘的口氣說，同時拍拍他旁邊的沙發。她便即刻走過去坐下在他的旁邊，因為她相信一個好的女兒只有很高興去坐在「那兒」的。但是她却沸騰起來了。多麼厚顏呀！他多麼厚顏呀，甚至設備一把並坐的沙發椅子！沙發原是這樣的卑鄙東西，她不禁私心詛咒了。

他用手腕圍着她的腰身，一種包抄的壓迫她認為就是撲抱，這個她却忍受了。他小心地敲了他烟袋裏的烟灰。但是她心中却在想他的臉孔多麼神氣，多麼傻氣，那一切自然的淡泊和率直都消逝了。他拍着她的後腦那樣多麼滑稽！說出那些肉麻的話來，多麼像個白癡！她不曉得像拜倫那樣的到底對他許多的情婦說了一些怎樣的甘言巧語。想來一定不會那樣輕浮，不會那樣不適當！而他却是這樣一個怪物，要那樣地來吻她。

「喬，你彈琴給我聽，我真有說不盡的快樂，」她尖聲地說。

「你沒有要我今晚彈呀。」他說。

「爲什麼今晚上不彈呢？我愛聽一點恰可夫斯基的曲子，或是別的使我興奮一下的東西。」

他從命立起來，走到鋼琴前面去。他彈得很好。她傾聽了。也許恰可夫斯基，那即是說音樂那東西，真能使她興奮起來也未可知。如果她不是那般灰心地知道了喬的講愛情——作算可以這樣說——在聽了那音樂以後，變得更加爲絕對不可能了的話。

「彈得很好！」她說，「現在再把我喜歡的小夜曲彈一回聽聽罷。」

當他聚精會神在十指上的當兒，她便從家裏溜了出來。

哦！她走到那十月的清涼的空氣中，解放了似地長長地吐了一口氣。暗夜朦朧，西方半邊月清明地照着，微風不動，朦朧的夜色像薄靄一般地籠罩着大地。

赫斯特披散了她的頭髮，從那就像一面小鼓似地正反響着她所愛好

的小夜曲的平屋，大步地走去了。她只想走到那聽不到這種聲音的地方去。變！可愛的夜！她重又把她的短短的頭髮打散了。覺得好像麥則拔的馬一樣地預備向無限之中馳去。雖然那無限也只是屬於第二家農場的一塊田地而已。但是赫斯特覺得她自己正浸在溫柔的月光中。哦！越過前面的邊境馳去罷！即算前面的邊境像喬的切麵包的刀子一樣鋒利。「我真蠢，」她自言自語地說了。但是那並沒有能够止住她四肢的狂濤。哦！要是在喬和他那癡愛之外，還有其他解決的辦法就好了。是呀，癡愛！這個字雖然把她所有的自尊心都摧毀了，但她仍是高聲地說了出來。

然而在這田裏却有一羣奇怪的馬，所以她只得當心地再走回喬的籬笆中來。剛剛有這樣一塊小地方使你非踏到別人的地面上去就莫想離開他那鋼琴的聲音，這也就正像他這個人。

可是當她一走近那平房的時候，喬的鼓琴戛然而止。哦，天呀！她狂亂地四顧了一下。一株古老的柳樹斜立在小河之上。她伸長了手，彎屈着腰，帶着

大貓一般的敏捷，爬到那清涼的叢葉網中去了。

當她推來推去好不容易才坐定在一個安全的枒杈上的時候，隨即他就轉過屋角走到月光中來找她了。他居然敢來找她！她縮成一個蝙蝠一樣悄悄地躲在樹葉當中，望着他趾高氣揚地一面走着一面向黑暗中四處找尋。他一下竟變得萎靡不振，庸碌無能而如有所失似的。他那想像中的男性的魔力如今何處去了？他爲什麼如此遲鈍而不能與境遇敵對呢？

聽呀！他輕聲審慎地在喚着：「赫斯特！赫斯特！你在那兒？」

他真的脾氣來了。赫斯特靜靜地藏在樹中，一動也不動。她絲毫也不想回答他。他就好像是另外一個世界的人。他茫茫不定，鬱鬱不樂地閒蕩過去，不看見了。

於是她覺得有點悔恨了。「真的，你這樣對待他，未免太過度了，可憐的老喬！」

隨即她內心裏發生了一種小小的聲音：「我聽見那溫柔的聲音在喚」

可憐的老喬！

雖然如此，她並不想走到屋內去和他面對面地消磨這個晚上。

『自然，你要以為我可以和他墜入那樣的熱戀中去，就完全錯了。我寧肯墜入一個豬槽中去，而不願和他墜入熱戀之中。這事情太平常得怕人了，事實上，這正足以證明他並不愛我。』

這種思想就像一顆子彈一樣穿透了她的心。『就是他戀着我的那回事，正證明了他並不愛我。沒有誰真正愛着一個女人像他那樣熱戀的。這真的太侮辱他的戀人了。』

她隨即就哭起來了。她到衣袖裏去找手帕，險些兒從樹上跌下來。那樣一驚，倒使她回復了意識。

在遠遠的地方她隱約看見他轉身走回家來，而她又感到痛苦了。『爲什麼他要鬧起這一場風波來的呀？我決不想和誰結婚，我確是從沒有和誰有過什麼山盟海誓。我現在真悲慘，我覺得有點異狀了。因爲大多數的女孩

兒一定都好這種戀愛的玩意，要不然，男子們決不會那樣做的。而那大多數的人一定是正常的。所以我便是異狀的，我因此竟爬到這株樹上來。我詛咒我自己。至於說到喬呢，他把我們二人間所有的東西都破壞無遺，就利用那種力量希望我嫁給他。這真是討厭極了！人生是多麼混濁呀。我詛咒這種混濁！

她隨時又流出了幾行眼淚來，在她暗自流淚的當兒，她聽見那平屋的門砰的一聲關了。他走進屋裏去了，他要正式地發起脾氣來了。一種新的疑懼又襲着她了。

柳樹上面實在不舒服，空氣又冷又溼。如果她再傷了風，又會要塞一個冬天的鼻子呢。她看見那溫暖的燈光從平房的窗中流露出來，不禁叫出一聲『呸！』在她這時候，就是表示難過的意思。

她從樹上溜了下來，手膀子上擦傷好幾處，她那頂漂亮的絲襪有一隻也就大約是扯破了。『該死！』她使勁地這樣說了一聲，預備走進平房去，把

這一切說把可憐的老喬聽。『我想不叫他做可憐的老喬！』

正在那時候，她忽然聽見一部汽車開進小巷子裏來了，隨着來了一聲小心低鳴的喇叭。車前的燈光在喬的新鐵門前，直照着不動。

『厚顏無恥！這樣的厚顏無恥真是不敢當！那年輕的亨梨脫又找到我這兒來了！』

她像一個女酒仙似地一下衝到喬的煤渣鋪成的路上去了。

『喂，赫姊！』亨梨脫的柔嫩的聲音從那汽車的幽闇之中冷冷地飄送過來。『一切都好嗎？』

『真不要臉！』赫斯特叫出來，『臉厚得出奇！』她憑在喬的鐵門上喘着氣。

『一切都好嗎？』亨梨脫的聲音平穩地反復了一句。

『你說這個什麼意思？』赫斯特詰問了，一面仍在喘着氣。

『喂好人，不要從切線上走開了！除非你出來，我們是不會進去的。你用

不着疑心我們要來干涉你的私事。我們現在是到波納米那兒去露營，順便來看看你的。這天氣真太好了！」

波納米是喬的朋友，同在礮兵隊裏住過的人，他在離此一哩路的地方也建起了一個「農場」。喬在他的平房裏決不是一個魯濱孫。

「裏面還有那個？」赫斯特問。

「還不是幾個熟人，」朶納爾德在車夫的位子上說了。朶納爾德是喬的弟弟。亨利脫就坐在他的旁邊前面那座位上。

「別來無恙，」德弟從車中伸出頭來說。他是一個從堂兄弟。

「哦，」和緩了一點的赫斯特說。「我看你們大家都進去坐下罷，既然來了。你們吃過飯沒有？」

「飯，吃過了，」朶納爾德說。「但是這趟我們不預備打擾，赫斯特；你不要招呼。」

「爲什麼不進去呢？」赫斯特冒起火來，大有與師問罪之勢。

「有點怕了喬哥，」朵納爾德說。

「還有赫姊，」亨梨脫不安地說，「你又不要我們。」

「亨梨脫，少說些傻話！」赫斯特噴出火花來。

「可是，赫姊——！」痛苦的亨梨脫抗辯了。

「進來罷，不要再說傻話了！」赫斯特說。

「我下回來，」赫斯特，朵納爾德說。

「我也下回來！」德弟說。

「你們真是一些傻子！爲什麼不進去呢？」赫斯特叫出來。

「怕了我們的哥哥，」朵納爾德說。

「好罷，」赫斯特說。「我也和你們一塊兒去。」

她急急地來開汽車的門。

「我進去看一下可以嗎？我很想看看這房子，」亨梨脫說，一隻腳已經踏下車門來。

月亮已經落了，夜很是黑暗。那兩個女子沿着煤渣的馬路默默地朝屋裏走去。

「也許你要說我不來的好——也許喬要是這樣說，」亨梨脫不安地說。她芳心紛亂，只想找到一點頭緒。赫斯特只顧向前走沒有答她。亨梨脫伸手去挽了她的手臂，赫斯特把她擺脫了，說：

「亨梨脫，不要做這種怪相！」

她跑上幾步衝到門口，一下把門推開，現出那燈光照着的居室來，喬坐在小火邊的一把靠椅上，背對着門。他並沒有回轉頭來。

「亨梨脫來了！」赫斯特叫出來，那音調就彷彿是問：「那怎麼樣了？」他站起身回過頭來，他板着的面孔上褐色的眼睛含滿了忿怒。

「你們怎樣到這兒來的？」他粗魯地問。

「坐汽車來的，」年輕的亨梨脫天真爛漫地回答了。

「和朶納爾德及德弟一塊兒來的——他們現在都在外面，」赫斯特

說。『那一羣老朋友！』

『進來嗎？』喬問，他的聲音中間含着更大的忿怒。

『我看你頂好出去邀邀他們，』赫斯特說。

喬什麼也沒有說，站着像木雞一樣。

『這時候來打擾你真對不住，』亨梨脫柔順地說。『我們現在正到波納米那兒去。』她天真地環顧着室內。『這地方真不錯，小茅屋一類的建築真太有趣味了。我非常喜歡。我可以來烤熱一下手嗎？』

喬從火爐前面讓開來。他穿着一雙拖鞋。亨梨脫把她那夜氣凍紅了的手伸出在火爐上面。

『我馬上就要去的，』她說。

『哦啊！』赫斯特怪聲地說。『不要去罷！』

『我不去不行。』朵納爾德和德弟都在等着。』

那大門敞開着，汽車前面的燈可以從路上望見。

「哦啊！」赫斯特又同樣地怪叫了一聲。「我去告訴他們你今晚在這兒歇好了。我可以有一個伴。」

喬望了她一下。

「這是什麼玩意？」他問。

「毫無玩意！只是塔娣既然來了，就留她歇一晚。」

她把「亨梨脫」短縮作「塔娣」，未免太怪。

「哦，可是，赫姊！」亨梨脫說。「我是要和朵納爾德，德弟他們一塊兒到波納米那兒去的。」

「我要你歇在此地，你就不能去！」赫斯特說。

亨梨脫好像很嚇倒了的樣子，真是沒有辦法。

「這是什麼玩意？」喬再問了一遍。「你早就預備今晚到這兒來的嗎？」

「沒有，喬，真的沒有！」亨梨脫極其天真地否認了。「直到今天下午四

點鐘朵納爾德提議出來為止，我絲毫沒有想到有這樣的事。只是因為天氣太好了，大家都想出來走走，所以我們才想到要到波納米那兒去。我希望他不要也嚇倒了。」

「如果我們真是安排了來的，那也恐怕不為犯罪罷，」赫斯特插嘴說。『總而言之，現在你們已經來了，你們就不妨大家都在此露營罷。』

「哦！不成功，赫姊！我知道朵納爾德決不肯進來的。我要他在此地停一停，他已經很不耐煩我了，當時按喇叭的原是我呢。那並不是他，是我。那是夏娃的好奇心罷，我想。總之，我是照常要進來看看的。所以我頂好是趕快辭去少陪了！」

她用一隻手摟着她的外套，茫然地向着門邊走去。

「那末，我和你一塊兒去，」赫斯特說。

「好是好啊，不過……赫姊！亨梨脫叫出來。用訊問的眼光望着喬。」

「你們幹的什麼花樣，我一點不懂，」他說，「到底怎麼樣的？」

他的面色氣得像木雞一樣，亨梨脫一點也看不出他什麼意思來。

「赫姊！亨梨脫叫出來。『你放清楚一點！你有什么麼不如意嗎？你至少也得說明出來，使大家有個改過的機會！不要怪裏怪氣！——老是對我發氣又有什麼用呢？』」

劇一般地沈默了。

「到底有什麼事？」歇了一會亨梨脫仍纏着她姊姊問，她的眼睛煩悶地閃亮着，她的態度表示她決心要知道那底細。

「沒有什麼，自然！」赫斯特冷笑了。

「喬，你知道爲什麼嗎？」亨梨脫說，像波西亞 (Portia) 一般對男子方面表示很同情。

一時喬覺得亨梨脫比她的姊姊真好得多了。

「我只曉得她要我彈琴，於是她就躲避到屋子外面去了。從那以後，她的駕駛機械就壞了。」

「哈哈，哈哈！」赫斯特演歌舞劇一般地假笑了。「我喜歡那樣我喜歡躲避到屋子外面去！我出去吸點新鮮空氣。我倒要問個明白看是誰的駕駛機械壞了，說我躲避到屋子外面去！」

「你躲避到屋子外面去了，」喬說。

「哦，是嗎？請問你，我為什麼要躲避？」

「我猜你一定有你的理由。」

「我是有。而且是很好的理由。」

一時大家都爲之啞然驚異了。……喬和赫斯特交結那麼久，互相都知道很清楚。現在你看，他們却是這樣！

「赫姊，你爲什麼要那樣？」享梨脫用她那不動聲色的天真的調子問。

「我爲什麼要怎樣？」

巷子裏的汽車發出一聲輕微的喇叭來。

「他們在叫我！少陪了！」享梨脫叫出來，披上她的外套，決然地轉向門

去

「妹妹，如果你去，我們一塊兒去，」赫斯特說。

「可是爲什麼？」亨梨脫驚訝地問。喇叭又叫起來。她打開了門，向着黑暗中大聲地說：

「請再等一會兒！」於是她又回頭再輕輕地關上了門，再度驚訝地轉向赫斯特。

「可是爲什麼，赫姊？」

赫斯特的眼睛，差不多激怒得斜視着了。她對於那木立的忿怒的喬幾乎連望他一望都受不了。

「爲什麼？」

「爲什麼？」亨梨脫反復了她的溫柔的問句。

所有的注意都集中在赫斯特一人身上，但她却是一部封好了的書。

「爲什麼？」

「她自己也不明白。」喬說，找着一種逃避的方法

赫斯特從狂亂中發出那演歌劇似的笑聲來。

「哦，她也不明白！」她的面孔突然顯出奇異的激怒來。「好罷，如果你想知道，我可以告訴你，我絕對不能忍受你對我的那種熱戀，如果那就是你所說的正事的話。」

亨梨脫放開了門的把手，無力地坐下在一把椅子上。

事情糟的不堪了。喬的臉色變紫了，隨又慢慢地由灰變黃了

「那末，」亨梨脫用空洞的聲音說，「你不能和他結婚。」

「如果他繼續是這樣熱戀着我，我多半是不能够和他結婚的。」她把熱戀兩個字說得很重。

「如果他不是那樣，你也多半是不能够和他結婚的，」那護衛的天使亨梨脫說。

「爲什麼不能够？」赫斯特問。「他沒有對我這樣熱戀以前我還可以

和他結婚。現在，這簡直不成問題了。」

歇了一會，亨梨脫接着說：

「歸根結蒂，赫姊，一個男子料想總是要和那個女子結婚才會熱戀着她的。」

「那末他頂好是自己放在心中不說出來，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又歇了一會，喬還是沈默如前，看去更像一個木雞，暗自地發氣。

「可是赫姊！沒有一個人和你熱戀着——？」

「不是和我！妹妹，那種事情你沒有容忍的必要。」

亨梨脫沒有辦法地歎了一口氣。

「那末你們兩個人不能結婚，是很顯明的了。這是何等的無情呀！」
歇了一會。

「一個男子向你講愛情那是比什麼還要屈辱的事我恨死了！」赫斯

特說。

「也許那是因爲所遇的人不對，」亨梨脫悲傷地說，一面斜睨着木一般的畏縮的喬。

「那種事情我相信我無論和誰都合不來的。」亨梨脫，你曉得那樣被人摸撫和摟抱是怎樣一回事嗎？那真是太滑稽太可怕了。」

「是呀！」亨梨脫戚然而深思地說。「那就像一塊無價的肉饅頭，被狗在大口吞食以前拚命地先去大舐一陣的時候那樣難過。我承認那確實討厭。」

「那最可怕的就是，一個極其高尚的人居然他要去照那樣幹。一個人墜入了情網真是比什麼還可怕，」赫斯特說。

「你的意思我懂了，赫姊。那真太下作！」亨梨脫悲傷地說。

汽車的喇叭等得不耐煩地叫起來。亨梨脫像一個調停失敗了的波西一樣立起身來。她推開了門，突然兇兇地向着黑暗中叫道：

「不必等我，你們去好了。我走來。不必再等了。」

「你還有好久？」有個聲音回話。

「不曉得。如果我來，我就走來，」她說。

「再過一點鐘來接你。」

「好，」她尖叫一聲，砰的一下把遠遠對着他們的門關上了。於是無精打彩地坐下來，一聲不響。她是預備袒護赫斯特了。那個傻子，喬，站在那裏就像一個活寶！

她們聽見汽車退出小巷開走了。

「男子真是可怕！」亨梨脫無精打彩地說。

「總而言之，你弄錯了，」喬含恨地突然對赫斯特說。「我並沒有愛上你，聰明小姐。」

兩個女人都望着他，把他視為一個復活的拉札拉斯 (Lazarus)。

「我並沒有那樣地愛過你，」他又加了一句，他那褐色的眼睛中冒出那自己意識着的羞忿和赤裸的熱情所合成的奇異的火燄來。

答。

「哼，那末，你真是會撒謊。我要說的話就是這麼一句。」赫斯特冷然地

「你的意思是說這一切都是你裝出來的嗎？」

「我以為她希望我是這樣。」他帶着一種討厭的微笑說，那樣一笑，簡直把兩個女子弄呆了。如果他一下子變成了一條蟒蛇，她們也許還不會驚駭得這樣厲害。那小小的嘲弄的微笑！她們那脾氣很好的喬！

「我以為別人希望我這樣。」他冷笑着又說了一遍。
赫斯特完全嚇倒了。

「哦，你是那樣做多麼卑鄙呀！」亨梨脫對他叫出來。

「撒謊的傢伙！」赫斯特叫道。「你自己喜歡那樣。」

「赫姊，你以為他喜歡嗎？」亨梨脫說。

「在某種時候我是喜歡的。」他不願羞恥地說。「可是如果我知道她不喜歡，我也不會喜歡的。」

赫斯特揮出拳頭來了。

「亨梨脫，」她叫道，「我們爲什麼不能夠打死他？」

「我也想要打死他，」亨梨脫說。

「你預備怎麼樣，當你知道一個女人是很嚴厲的話，而你因此更喜歡她——而你在一個月內又不能和她結婚——而——而你——而你却想設法度過這一月——恐怕瓦命鐵諾也不能替你想出別的好辦法來吧。——你喜歡他——。」

「可憐，他却死了。但是那個人我却真有點嫌惡他，」赫斯特說。

「你並不像嫌惡他的樣子，」他說。

「我即算不嫌惡他，但你也並不就是瓦命鐵諾，呀我嫌惡你申這樣的戲。」

「你以後也莫再想得到那樣的機會了。我對於你也就能嫌惡了。」

「聽了你這話我真非常安心了。」

稍久地歇了一陣，隨後亨梨脫毅然地說：

「好罷，那就是那樣！赫姊，你要和我一塊兒到波納米那兒去嗎，或是要我留在這裏陪你？」

「赫姊，那隨便你，」赫斯特外強中乾地說。

「我也隨便你怎樣都好，」他說。『但是你當初不直接了當地對我說，那實在太無聊了。』

「那時候我以為你是真的，所以我不想妨害你，」赫斯特說。

「你的樣子真像是你不想妨害我，」他說。

「哦，現在，」她說，「既然一切都是做作的，那也就不妨害。」

「決不妨事。」他回答了。

大家都沈默了。那預備給他們新家庭用的時鐘滴搭滴搭地響着。

「總而言之，」他說，「你們總算是把我作弄倒了。」

「我喜歡那樣！」她叫道，「試想想你所給我的恥辱！」

他目不轉睛地望着她。他們互相都知道得很清楚。

他爲什麼要對她玩那種戀愛的傻把戲呢？這真有點破壞他們純潔的交情。他現在完全覺悟，而爲之後悔了。

她在他的眼睛中看出他那對她的誠實而堅忍的愛來，以及奇怪、平靜而衷心的欲望。這是她第一次看見的一個青年的平靜、忍耐而衷心的欲望，那是他在青春期中很是煩悶了，而現在差不多是用着年齡的沈着去追求的。一種奮昂穿過了她的心。她感到她自己和 he 感應着了。

「赫姊，你決定怎麼樣？」亨梨脫說。

「我還是和喬留在這裏罷，」赫斯特說。

「那很好，」亨梨脫說。「我就到波納米那兒去。」
她輕輕地推開了門，走了。

喬和赫斯特隔了一個相當的距離互相注視着。

「赫斯特，對不起呀，」他說。

我。

「

喬，你知道，」她答道，「隨便你怎麼樣做我都不緊，只要你真的愛

馬車夫

Sinclair Lewis 作

我可以大膽地說一句，銀行的行長也好，上議院的議員也好，戲曲家也好，在那些做着大事業的人們當中，一個住着一間陋室，糊塗過日的年老的怪物，沒有誰不私心竊愛着他。『這聽說是一個大審院的判事說的話，但果真是否他說的，我却不敢保證。』那人也許是大馬路的嚮導者，也許是常常守着馬房的年老的役夫，也許是到了非掃地不可的時候，便悄悄地溜了出去的，一個完全無用的客棧主人，可是那赫赫的大實業家，每年都要回來看他一次，同他一道遊散幾天，私心傾愛着他，比愛一切大言壯語的都會嚮導者還要厲害多了。

這其中也有不少的真理存在，至少對於那野生而無決斷的兩部小說的廣告上常大登特登的無用者是有。關於它的哲學我不明白。大約它的意思是說，我們無論受家務發動機，花錢的老婆其他種種東西，如何地束縛，

仍保持着高雅的單純性。不然，也許就是說暴露着一切文明的計畫。表面上的文明也許有一種野人的意思，那種野人心中並不喜歡有女人爲自己而獻身於我們的，看來好似衛生而有進步的調整的生活，反而喜歡法蘭絨的襯衫，生着硬毛的面頰，彎凹污穢的錫盤。

初出學校的時候，我也和一般的青年人一樣，野心勃勃，又蠢又不如意。我很想升級，很想。在社會上財政上成名，和一見那些不能穿宴會用的禮服的平民就要發抖的人們一塊兒到高樓大廈裏去飲讌。吃所謂比上等大菜還更無味的東西。傻子們吃飽了，養成足夠打牌的能力時的談話，我却不甚了了。哦，我真是一個漂亮的小牛呀！我甚至計畫過那富裕的結婚。屢享大名，得到宏大官廳中第十五名的書記候補缺，未及豫備事實論點要領書，而當道的召用書已經來了，請想想我那時的心境罷！正同那賤價雇用的間諜一般呀！卑賤的官吏的職員一般呀！大家都說對於我就是從這樣的地方纔非掩住鼻子不可，我沒精打彩地去就職了，我從女優的更衣室被蹴了出來，也

真是常常挨那忿怒的訴訟人的毒打。我發見了都會的一切黑幕，使我更加一層討厭起它來了。我想逃回到我自己的故鄉去。到了那裏，隨卽可以當個生了翅膀的辯士罷。有天我被派遣到離此四十英里的紐馬里昂地方去，送召用書給一個叫作奧利克·拉特金斯的人。這個拉特金斯在北部森林中作過工，他曉得某森林境界上的契約內容的事實。我們有找他做證人的必要，但他總是不肯出頭。

當我在紐馬里昂一下了火車，看見那噴泥的街道，草率的商家，一種對於鄉村的愛情，油然而生。雖然居民不過八九千人，但這紐馬里昂村，一眼看去也就有不少的房舍，和鑛山裏搭的天幕一般，比比皆是。車站上有一個和顏悅色的人，便是搬運夫了。他看來不過四十歲上下，身軀肥胖，面色緋紅，很是活潑。身穿着一件綿織的短衣，和半截褲子。他一身雖很醜，然爲人特別親切。馬上我又曉得他，很能愛人，所以我帶着純粹的愛情，在他肩上拍了一下。

「想請你費心替我找找奧利瓦·拉特金斯。」我說。

「找他嗎？我剛纔在這近旁還看見他，還不到一點鐘。但是很難找到他
喲，——他常常在這一帶找着小工做。現在多半在胡利茲·伯尼克鞍具店
的後面找撲克打去了。你急於想找他嗎？」

「是呀，我想找到他就坐下下午的車回去呀。」我正同戲院裏的偵探
般，非常莊嚴地守着祕密。

「那末，我有一乘出租的馬車。讓我把那破馬車駕來罷。我們一同坐了
去兜個圈子，就可以找到拉特金斯的。因為他住的地方，我大概都曉得呢。」

他的友情毫無一點隱匿的地方，所以馬上就把我引到他愛情的圈子
裏去了。我為他的愛情所愛撫而不勝榮幸。我雖然知道他將給以工作的客
人喚作鐘鼓，但他的親切，是真實無偽的。因為要尋找那物色中的人，馬車費
是不可不給，把錢送給這樣一個有趣的人，我倒也很高興。我約定一點鐘給
他兩隻洋，他隨即從他那小房子裏拖出一乘車子來，一個黑鋼琴箱子一般

的東西。

他沒有打開門立在旁邊等我，不待言，也沒有說什麼『先生，請坐』一類的話。我覺得他好像死都不肯叫人作『先生』的樣子。甚至走到天國的門口去時，對於那聖彼得羅，也只肯叫一聲『彼得』罷。而那位善良的聖人，想必也會喜歡他的。最後他說了，『好了，青年人，已經完全預備好了。』於是他那咯咯的笑聲——是呀，那使我覺得我自己常常和他結過鄰舍的樣子。這樣高興地肯幫助外來人呀；他們這些鄉下人。他爲我去尋找那拉特金斯，簡直和做自己的事一樣。

他含羞地說：『我並沒有專門把你的事情放在腦袋裏，青年人。你是想從拉特金斯那裏去要錢罷——那個人是隨便對那個都不肯出一個錢的呀。他還借了我六角錢沒還呢，爲着打牌的緣故。他真是個性情很壞的傢伙，他對於本國的錢，一個錢都不肯用，確是不错的。所以你若是想問他要錢的話，頂好悄悄地走去，將他包圍住了再說，因爲你正式去訪問他——你照

那個打算從街上進去罷，這誰都明白，固不待我說——他一定覺得可疑而要暗中逃走的。或者是我先走進胡利茲·伯尼克店裏去問問他在不在。那末你躲在我的背後，不必現面就行了。」

我真佩服他的高明，要是我一個人來，一定找不到拉特金斯罷。現在我是留作豫備隊的軍隊，我一氣地竟把我的使命完全告訴這馬車夫了。我是來送召用書給拉特金斯的，他只要把他關於那次談話所曉得的事全部告訴我，那末什麼都水落石出了。他不願當那個證人，所以常常不肯出頭等等的事都講給他聽了。那御者很認真地傾聽了——我那時還很年輕，他們四十歲的人都能那樣誠意地聽我說話，真使我很感激。最後，他拍了我一下肩（把我拍得痛極了）大笑着說：

「那末，讓我去嚇拉特金斯兄弟一下罷。」

「好，去吧，老闊。」

「這近旁的人，多半喚我做皮爾，或是馬格拉孫，或是威廉·馬格拉孫，

想像着搬運拖拉的時候呢。」

『好罷，皮爾君，我們就去包圍那鞍具店看看罷——伯尼克那裏。』

『好，他真像在那裏的樣子，無論到那裏去都是一樣，他無非是打牌。並且很善於舞弊欺人——真是個討厭的傢伙。』皮爾對於賭博之徒拉特金斯的才能，現出很感服的樣子。如果他是個執法官的時候，他一定會很熱心地捕了拉特金斯帶着愛情將他絞死罷，我甚至是這樣想像了。

我們兩個人在那帶有幾分陰氣的鞍具店前下了車走進去了。房中充滿着銷過的紋皮的氣味。一個很不大方的男子，大約就是那店主伯尼克君，正在將一個馬的套輪賣給一個農夫。

『今天你看見諾利·拉特金斯沒有？他有個朋友正在找他呢。』皮爾裝着很誠意的樣子說。

伯尼克把他的視線射到皮爾的背後，望了一下不知從何而來的縮作一團的我。他躊躇了一會之後，才直說出來。

「他剛纔還在此地，現在到斯衣德那裏去修面去了罷。」

「那末，若是他來了，請你和他說聲我在這兒找他。他常常打着撲克罷。我聽說拉特金斯總是到這裏來打牌，幹着那不道德的賭博。」

「哼，他真曉得坐在那臭撒的位子上呢。」伯尼克不平地說。

我們又去斯衣德·皮爾理髮店去找了。他很親切地又爲我幹了一個勾當。我躲在門後面。他不僅問斯衣德看見拉特金斯沒有，連兩個客人，他也問過了。斯衣德確實沒有看見。他於是大怒起來。

「我看不見他，我也不想看他。不過找到了他，把那借給他的三十五元拿回來也好罷！」

有個客人說他彷彿看見他在大馬路旅館的這一頭踱着。

「哼，那麼，」皮爾當我們坐在馬車上顛顛倒倒的拍子中，得了這樣一個結論，「他因爲在斯衣德那裏沒有信用，大約到格萊那裏去剃去了。那傢伙懶極了，連剃鬚子自己都不肯幹呢。」

格萊理髮店，我們也只進去了五分鐘，竟給拉特金斯逃走了。我們到的時候，他剛剛出去——大約是要拿去放賭博的錢，他單買了一個裝雪茄烟的盆子去了。我們是這樣追着他的踪跡去，但總是去遲了，畢竟沒有捉到他。這裏那裏竟花了我們一點鐘，時間已經過了午後一時，我早已肚子餓起來。我生在鄉下，在都會裏爲着善良而平凡的鄉村知慧，常常感到寂寞，但現在遇到這位皮爾，說出他那關於住在紐馬里昂的理髮師、牧師、醫生和貨車夫的諷刺的意見，真使我覺得非常有趣，差不多忘記我是在這兒找拉特金斯去了。

「我們去吃點東西罷。」我首先提議。「到菜館去罷。我請你用午餐。」
「可是用午餐我一定要到那老太婆那裏去。我對於這一帶的菜館沒有一家喜歡的——這裏一共只有四家，都是下等館子。那末我們這樣罷。你喜歡景緻好點的地方麼？爬上維德山就可以看見優美的景色。我們到那裏叫那老太婆豫備午餐罷——她頂多只問我們要半塊錢一客呢。到她那裏

去吃比在大菜館裏吃那油膩膩的東西，要有價值多了。而且我們到那裏去，可以照星期學校一般地去遊山呢。」

我深知這位朋友皮爾不是施行狡計的人，他對於從都會來的「青年人」的優遇，並不完全是四海皆兄弟的愛。我對於他爲我費去的時間，仍然給以相當的酬金。一共作爲六個鐘點（用午餐的時間也包含在內！）在當時，我給了他超出常額以上的報酬。但是他却比從官廳裏領了全部用費的，我還要正直些。我雖然付了很多的錢給他，但是我在他名下，仍然賺了些錢。他那生來的智慧，對於都會中畏首畏尾的青年，正同使我們精神一爽的沐浴一般。我們坐在山頂上。望着山下的果木園和帶子一般從楊柳間繞進來的內江，聽他說紐馬里昂的故事，一切都和圖畫一般展開在目前。他雖然帶幾分譏刺，却也很溫柔。他無論什麼東西，都沒有着落的。而且無論他如何譏笑，也並沒有越過他的理解和寬容。他紅着面孔描畫了一個牧師的太太給我看了。當那位太太借別人的錢借得頂多的時候，對他喚着「監督教會」

的當兒，便高聲地答應了。他說明了那穿着一「冰淇淋的褲子」從學校回來的少年們的生活，和數年間與老婆激論了之後，帶着亞麻做的領子或是領帶，但決不同時都帶的大律師的故事。他說得他們活現在我目前。那天，我知道了紐馬里昂的事情，比都會還要多，而益加愛起這鄉村來。皮爾雖然不曉得大學裏的事，和都會的習慣，然而在小工世界却周遊了過來。他在收穫時鄉村鐵道工夫中和包工的臨時木棚裏也做過工。由自己的冒險，帶了單純性和笑的哲學回到家來。他給了我不少的力量。至今想起皮爾的事來，當他們說羨慕「現實的野人」時「雖然我不喜歡說應酬話」的那種心境，我也就能領會了。

我們吃過午飯，便離開了那明媚的果木園，再去搜尋奧利瓦·拉特金斯了。最後，畢竟皮爾買動了拉特金斯一個朋友，才使他說出真話來，知道奧利瓦是到北邊三里遠的阿母的田莊去了。

我們於是身懷戰略，轉過馬首，向目的地馳去。

「我認識奧利瓦的阿母。那也是可怕的傢伙。海上旋風一般的傢伙。」皮爾發出嘆聲來。「我替她搬過一回箱子，她差不多把我的皮都剝去了。她說我沒有當作搬蛋簍一般搬得呢。那個女子身長差不多九呎，腰身的直徑也有四呎，敏感得就和一隻貓兒一樣。說着一口真是胡鬧的英語。真的，奧利瓦聽說有人在追躡着他，就馬上溜到那裏去，躲在阿母的裙子底下。我們去給她叱喝一頓罷。不過這個你讓我去做的好。你對於拉丁語和關於地理的事，也許是專門大家，但是你對於呼牛喚豕，却沒有受過教育呢。」

我們把馬車驅向那偉大的農家的後園去了。一個特別魁偉的快活婦人在我們眼前現將出來。我的保護者直走到她前面大聲喝道：

「你還記得我嗎？我就是那運送夫皮爾·馬格拉孫呀。我想找你的兒子奧利瓦·拉特金斯。這裏有個從城裏來的我的朋友，拿着送他的禮物來了。」

「關於奧利瓦的事我什麼都不曉得，我也不想曉得什麼。」她大聲

「我老實告訴你，我們找了他半天，都沒有找着，這位青年是一個代理檢事，爲着搜索奧利瓦·拉特金斯，我們有着法律上的權利，可以到一切的人家去查的。」

皮爾這樣地恐嚇了她。那悍婦好似受了感動一樣，回身走到廚房裏去，我們跟在她後面進去了。她從那連年柴火烤成暗灰色的矮古竈裏，拖出一柄黑黝黝的熨斗來，尖聲叫着：「你想搜查的東西，都請你搜查罷——只怕你不怕骨頭燒成灰，」她直向我奔將過來。她高聲叱吼，挺身而鬪，笑着我們膽怯的退却。

「出去罷，她會殺死我們的。」皮爾咕嚕了一聲。出來了以後他又問我：「你看見那女子嫣然的笑容嗎？她在嘲弄我們呢。我們可以蓄精養銳把她收拾一下麼？」

我也覺得那是一種大逆之罪，但是我們仍然適當地把家宅搜索過了。

她那小屋並沒有樓。皮爾在屋裏到處看着，一切的窗口都仔細看過了。我們連倉庫和馬廄也去看過，拉特金斯確實沒有在那裏。這時下午火車的時間，已經快到，於是皮爾便用馬車把我送到車站了。回到都市的途中，關於搜尋拉特金斯失敗了的事，我差不多完全沒有顧慮。我完全被皮爾·馬格拉孫的思想所囚圍了。我甚至實際想回到紐馬里昂去正式掛牌當大律師。我發見了皮爾原是一個那樣深沈而富有人性的人。口中不住地說着那沒有照會的胡利茲·伯尼克，和理髮師斯衣德及其他許多的人，他雖然不能那樣愛着單純而賢慧的鄰人也未可知，不過我却看見了在博識的大學裏或官廳裏所不能看到的率直而幸福的生活。我像發見了寶的人一樣，爲之興奮不堪。

可是，我自己雖然沒有大想着拉特金斯，而官廳方面却無時將他釋諸懷抱。我看見他們大家都很憂慮的樣子。這訴訟明天早晨就要正式裁判了。無論如何非要找到拉特金斯不可。我真是太糊塗太蠢了。我的法律生活在

那天早晨行將告終。腦袋除了奪去我的四肢的犯罪以外，什麼事情都幹了。甚至說，去挖溝也許很會挖罷，一類的暗示的話。我第二次再被派到紐馬里昂去，並且派了一個認識拉特金斯的從木材行出身的書記同我一塊兒去。我莫明其妙悲痛起來。大約是因他去有礙於我再沈醉於皮爾·馬格拉孫華麗的怠惰之中的遊蕩生活罷。

火車到了紐馬里昂。我便看見皮爾正站在車站的月臺上，自己的馬車近旁。最妙的是那魔王一般的，拉特金斯的母親，正在和他說話，兩人並沒有口角，徒然在笑着。

我從車箱裏面，便將皮爾指給木材行的書記看了。並且登時滿腔生出一種英雄崇拜的心，咕嚕地說：

「那是一個很漂亮的人呀，一個真正的人。」

「你昨天在此地會過他嗎？」書記問。

「我昨天一天都是同他一塊過的。」

「你去搜索奧利瓦·拉特金斯他幫了你的忙罷？」

「是呀。他很幫了我的忙。」

「他自然幫了你的忙！我告訴你，他就是拉特金斯呀。」

但是實際傷了我的心的，就是我把那召用書拿出來，拉特金斯和他的母親，却把我看作一個伶俐的七歲的孩子一般，帶笑地露出溫和的憂色，求我去隣家喝一杯咖啡。

「我把你的事向大家說了，大家都非常想看看你。」拉特金斯高興地說，「昨天沒有看到你的那些人。」

吃人會議

Mark Twain 作

我最近到聖路易去，在印地亞那州特拉霍特換了車再西上的途中，一個四十五歲光景的，也許是五十歲了的和藹可親的紳士，在中途的車站搭車來，坐下在我的旁邊。我和他很愉快地談着各種各樣的問題，約莫一個鐘頭的光景。我看出他原是一個極端聰明而討人歡喜的人。當他知道了我是華盛頓州的人，便馬上問起我關於那些公務人員，和國會裏所發生的事體來了。我隨卽就明白了我現在所接談的人，對於首都政界的情形，甚至連國會中的上議院議員和下議院議員的日常行動，都完全知道。我們正在說話時，有兩個男子在我們跟前停住了一下，只聽其中一個對另外一個說：

『哈利斯，若是你肯替我辦好了那件事，我永遠都不忘你，朋友。』

我那位新交的朋友的眼睛愉快地放光了。我想是那句話觸起了他一個幸福的回憶罷。於是他的臉色沉入思索之中——差不多是憂鬱之

中去了。他轉向我說，「我告訴你一個故事罷。把我的生活的祕密的一段告訴你——這是我自從發生以後，從未向人說過的一段生活史。你忍耐着聽，答應我不打岔。」

我答應不打岔，他便說出下面這篇奇怪已極的冒險談來，他說的時候，有時快樂，有時憂鬱，但始終很動情而熱心地說着。

旅客的故事

一千八百五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我從聖路易動身乘夜車到芝加哥去。旅客一共只有二十四個人。婦女和小孩子一個也沒有。我們都興高采烈，隨即大家都要好起來。這次旅行實在像是很愉快的。在我們中間我想誰也沒有隱約地預感到隨即便有恐怖降到我們的身上來。

到晚上十一點鐘的時候，天下起大雪來了。車剛開出威爾頓那小市鎮不久，我們便駛進了那個向着裘匹利村的方面，幾十里不見人煙，遙遙地展

開着的荒涼可怕的大曠原之中去。樹木山邱，或甚至巉岩危石都不足以阻撓的風，強烈得呼嘯一般地吹過這平面的曠原，把正在下着的雪，吹得像荒海中白浪所濺起的飛沫一樣。雪快地積高了，而我們看着火車的速度漸漸地減下來，也就知道火車頭衝雪進行一點一點地吃力起來。真的，在這種軌道上積得像巨大的墳墓一樣的大風雪之中，火車有時幾乎要一下爲之停頓下來。談話也就不那樣起勁了。嚴重的不安代替了愉快而起。每個人的心裏都發生了一種顧慮。生怕要被囚在這五十哩內沒有人家的，荒涼的大曠原的白雪裏，因而都爲之喪氣，刻刻不安。

在夜半兩點鐘的時候，因爲周圍一切動作驟然地停止，把我從不安的睡眠中驚醒過來，那怕人的事實立刻實現在我眼前了——我們終成了大風雪中的囚徒！『大家來救助！』人人都起來服從了。一齊都跳到漆一般的黑暗，怒濤一般的吹雪，狂風暴雨的荒涼可怕的夜裏去，而都以爲此時猶豫一刻，便將使大家同歸於盡似的。剗子，人手，木板一切只要是可排雪的

東西，無論什麼馬上被徵發了。幾個發了狂一般的人，一半在漆黑的陰影裏，一半在火車頭開路燈的怒光中，和那堤防一般高積的雪奮鬥，看去真像一幅奇妙的圖畫。

短短的一個鐘頭，已經充分地證明了我們的努力，完全沒有用處。暴風雨愈來愈烈，我們挖去一堆又來十堆，把軌道封的更固了。還有比這更壞的，就是我們發現了那火車頭在對着這當前的大敵而實行的最後一次的大攻擊之中，竟將它自己的動輪的縱軸弄破了！即令有個可以自由行駛的軌道躺在我們的前面，我們仍舊是沒有辦法。我們工作得疲憊已極，十分悲觀地再走進車箱中。大家聚集在爐邊，認真地考慮着我們的現狀。我們最感到恐慌的，就是我們的糧盡了。我們不會凍壞去，因為煤水車中還有的是薪柴。這便是我們唯一的安慰。車掌說在這樣的風雪中想要徒步行走五十哩，那只有死路一條，而大家對於這種令人沮喪的判決，都一致承認，終至把一切的議論都停止了。我們不能遣人去求救。即算我們有人可遣，我們也不能去。我

們只得竭力忍耐地等着救助，或是餓死，一任運命的支配！在那個時候我想無論怎樣剛強的人，聽了這樣的話，也要打個寒噤。

在一小時之內，車中到處的談話都把聲音降得很低了，車外吹雪的聲音時起時落，都聽得很清楚。燈光也陰暗了。大多數遭厄的旅客，都縮在搖晃的陰影中去沉思默想——去忘却現在，如果能夠的話——去閉着眼睛睡覺，如果能睡得着。

永遠的夜——我們真覺得這是永遠的——也終至快要天明了，冰冷的東方的竟破曉了。跟着晨光逐漸地加強，車中的旅客便開始移動，現出有生命的神氣來。一個一個地順序地都把他们深深地戴着的帽子拿了起來，把僵硬的四肢伸了伸直，然後眺望着窗外的不生快感的景色。這真是不生快感的！——到處看不到一點有生命的東西，沒有一點人烟；除了廣大片雪白的沙漠而外什麼也沒有；這兒那兒雪片在風前飛舞——一個像旋風似地雪花飛亂的世界遮斷了蒼穹。

終日我們只在車中發呆，想事多而說話少。接着又是一個可怕的漫漫長夜——再加以飢餓。

再一個黎明——接着又是一天沉默和憂愁，漸漸衰弱的飢餓，對於永不會來的救助之無望的期望。在那以後又是一夜不安的睡眠，充滿着吃東西的夢——飢腸轆轆，餓着肚子跑路的夢。

第四天來過又去了——現在是第五天了！五日間可怕的監禁！每個眼睛中間都露出殘酷的飢餓之色來。其中還帶着一種可怕の意味——那便是各人心底模糊地浮現出來的一點什麼東西的預兆——那東西是現在誰也不敢用言語說將出來。

第六天又過去了——第七天的早晨又來，而大家都像站在死的陰影中一般，消瘦骨立，完全絕望。那誰也不敢說的話，現在非得說出來了！那至今在每個人心中盤旋未發的事終至預備從各人的嘴唇上跳出來了！人的天性已被逼到極端——終於只有屈服。於是明尼蘇達州的那叫作禮查·軌

斯頓，一個身材高大，面如死色的人，站起身來了。大家都知道什麼將要面臨。大家都預備了——所有的感情，所有的興奮樣子都藏起來——只剩得一種沉靜而思索的嚴重之色，現出在那最近變得十分狂亂的眼睛中間。

「各位——事情再不能躊躇了！已經到了時候！我們必得決定看我們中間誰死，以便供給其餘的人來吃！」

接着伊里諾斯州的約翰·威廉斯先生站起來說：「各位，我推舉田納西州的詹姆斯·梭耶牧師。」

印地亞那的威廉·亞當先生說：「我推舉紐約州的丹尼·斯洛特先生。」

查禮·蘭頓先生說：「我推舉聖路易州的撒米爾·波文先生。」

斯洛特先生說：「各位，我贊成紐·賈塞州的小約翰·諾斯特蘭德先生。我想推舉他。」

軌斯頓先生說：「如果沒有異議，我們就接受這位先生的提議何如？」

因為諾斯特蘭德先生的反對，於是斯洛特先生的辭職便被否決了。梭耶和波文兩先生的辭職也曾提了出來，但由於同樣的理由而被拒絕了。

俄亥俄州的巴斯根先生說：『我動議終止推舉，我們投票表決。』

梭耶先生說：『各位——我對於這種決議熱烈反對。這樣的決議無論那一點都逸出常軌而極不合理。我提議把這些議案馬上拋棄，我們應選一個會議的主席出來，另外選出幾個職員來輔佐他，那末，我們就可以將目下的難題很賢明地解決。』

愛俄瓦州的白克拉甫先生說：『各位——我反對。我們已經沒有餘裕來講究這些形式和繁文褥節。因為我們已經有了七天以上沒有吃一點東西。無用的議論多延長一會，我們便要增加一分痛苦。對於剛才指名推舉的辦法我覺得很對。我相信同座的各位，也都有同感的。我真不懂為什麼不馬上着手選舉出一個或幾個出來，我想提出一個議決案——』

軌斯頓先生說：『這樣辦也是要被反對的，我們又得在各種章程之下

耽擱一兩天，你所想要避免的延擱，反而發生了。紐賈塞的那位先生——」

諾斯特蘭德先生說：「各位——我是在各位中間一個陌生的人，我並未追求諸位所給我的特別待遇，我怕……」

亞拉巴馬州的穆剛先生（打斷他的話）說：「我動議前此所提的問題。」

發議通過，自然議論就沒有再進行下去，選職員的發議也通過了，結果是軋斯頓先生被選爲主席，白蘭克先生爲祕書，霍斯康、台耶和波爾德永諸先生爲指名的委員，郝蘭德爲辦糧員，輔佐委員去選擇可吃的人。

於是在休息半個鐘頭之後，接着就來一個預選會。在砂礫聲中，大會重開，委員報告選出肯塔吉州的發軋孫，路易茄挪州的赫曼，和可洛那它州的麥西克諸先生爲候補。全體通過。

米所里州的羅傑先生說：「議長——報告現既已正當地提到議會，我動議修正一下，把赫曼的名字取銷，代以我們熟知而尊敬的聖路易的哈利」

斯先生這樣說：我並不是對於路易茄挪的那位先生的高尚的人格和名望有絲毫懷疑——決不是的。其實我對於他的尊敬，並不弱於在座的任何人。但是我們誰都得承認這個事實，即是這一禮拜中，他比我們無論那個，都消瘦得更多——我們誰都得承認當那委員提出給我們投票選舉這樣一個身上的肉確是比別人要少的人來的時候，無論他的動機如何純潔，或是由於怠惰，或是由於過失，他確是未能盡職——」

主席說：「米所里的先生請坐。對於委員的廉潔，除非是在定章之內用合法的手續提出彈劾，此外本主席是不許有任何質問的。對於此君的動議，本議會將取一種什麼行動呢？」

威其尼亞州的哈利台先生說：「我動議再把那報告修正一番以俄萊宮州的台維斯先生代替麥西克先生。各位也許要說邊陲生活的艱難辛苦，把台維斯先生鍛鍊成一個頑強的人了，可是，各位，現在是來討論身體頑強的時候嗎？現在是來討論這些小事的時候嗎？現在是來辯論無意義的事

情的時候嗎？不是的，各位，我們現在所要的就是軀幹——物質、重量、軀幹——這些東西便是現在最高的需要——現在不需要才能，不需要天才，不需要教育。我只主張行動。」

穆剛先生（興奮地）說：『主席——我極端反對這種修正。俄萊宮的先生年事已高，而且只有骨骼大，並沒有肉。我倒要請教威其尼亞的那位先生，我們是要吃肉呢，還是要吃湯？他是不是要用幽靈來迷惑我們？他是不是要用一個俄萊宮的鬼來愚弄我們的痛苦？我倒要請教他是否看見他周圍的這些不安的臉色，是否能夠看着我們憂愁的眼睛，是否能夠聽見我們期待着救助的心臟的鼓動，而仍然能夠向我們推薦着這個餓寒似的欺詐者？我還要請教他是否想到我們孤寂的狀態，過去的悲愁，未來的黑暗，而仍然能夠毫無憐憫地向我們推薦着來自俄萊宮的荒涼海岸的這個破船似的，這個廢墟似的，這個浮浪的欺騙者，這個萎靡錯節而無血氣的浮浪人？這決計辦不到！』（喝彩。）

這修正案在劇烈地辯論一番之後，便付諸投票否決了。哈利斯先生照最初的修正加了進去，代替赫曼，於是開始投票。選了五次都沒有選出來。第六次才選出哈利斯先生，除了他自己之外，大家都選舉了他。於是有人動議，就對於他的選舉要滿場一致承認，但是他第二次還是不選他自己，終於沒有做到。

雷德衛先生動議說議會現在應從其餘的後補者中選出早餐的人來，這個也就通過了。

第一回的無記名投票得了一個同樣的票數，全議員的半數對於一個後補者因為他年紀很輕，便一致贊成，其他一半議員又對於另外一個後補者因為他身軀很大而予以愛顧。議長給後者即麥西克先生投了一張決定的票。因為這樣判決在那投票失敗了的後補者發軔孫先生的友人之間，頗為不滿。於是開始商量去要求從新投票。但是正在議論中通過了閉會的發議，於是這個會便即時渙散了。

爲着晚餐的準備被發軔孫一派從長時間議論着他們的悲運中把注意力轉向過來。等了一會，當他們也許又要再把這個提起來說的時候，一聲報告說晚餐已經有哈利斯先生準備好了，於是關於那一切的思想都爲之風流雲散。

我們把木板架在火車座位的靠背上，做成臨時的餐桌，對此苦悶七日間想念爲勞的最美的晚餐帶着滿懷的感謝坐了下來。比起短短的幾個鐘頭以前的我們來，現在大不同了！以前是失望、悲慘、飢餓，患着熱病一般的不安，絕望；而現在却是感謝，開朗，不可言狀的歡喜。那是在我多事的一生涯中最愉快的時候。在我們牢獄一般的火車的周圍，風在咆哮，雪在狂舞，但是它們已無力再來苦惱我們了。我喜歡哈利斯。也許還可以把他做得更好吃一點，但是我敢說沒有一個人比哈利斯更合我的口味，沒有一個人比他更能使我滿足。麥西克雖則很好吃，却嫌味道太濃一點，至於說到純粹的營養和纖維的柔和，我還是肯要哈利斯。麥西克也有他的好處——我並不預備否

認它，也不想否認它——只是他和木乃伊一樣不適於早餐之用，一點也不合。你是說太瘦了嗎？——那兒的話！——你是說他太頑強了嗎？是呀，他真箇太頑強！你甚至想像不到——你決想不到世界上有什麼東西有這般頑強。

「你是要告訴我那——」

請你不要打岔，聽我說罷。吃過早餐以後，我們又選出了一個人名字叫作瓦克爾，是德特洛乙特地方的人，來作晚餐。他是很好的。我後來這樣地寫信給他的老婆。他是值得稱讚的。我將永遠不忘瓦克爾。他雖有一點兒沒有燒得熟，但是很好吃。接着第二天早上我們當早餐吃的是亞拉巴馬州的穆剛。他是在我們吃過的人中間，最漂亮的人之一，——美貌而有教養，文雅而能流利地說得好幾國的语言——一個完美的紳士——他真是一個完美的紳士，而且汁液非常多。晚餐我們吃的就是那個俄萊宮的大長老，他是一個欺詐者，決無疑義——年紀很大，消瘦骨立，軀幹頑強，誰也形容不出他那真正的面影來。各位，我終於說出來了，你們要怎樣請隨意好了，可是我個人

却希望等待下屆選舉，接着伊里諾斯的格萊姆斯說：「各位，我也想等待一下。等各位選出一個真正有點特長值得推薦的人來的時候，我仍舊很高興參加你們的。」隨卽明白了俄萊宮州的台維斯是誰都不滿足的。所以爲着想保持我們吃過哈利斯以後那種非常愉快地令人不忘的滿足，又從新選舉過，結果是喬其亞州的白克爾被選。這個人好極了！是呀，是呀——在那以後，便是它利特耳、郝金斯、馬克愛爾洛（這人真有點不妙，因爲他非常矮小瘦瘠）、彭洛德以及兩個斯密斯和白利（這人有一隻木脚，這是顯明的缺點，如果沒有這一點就好了）還有一個印度的少年，一個彈手風琴的，和一個名叫巴克敏士特的紳士——這是一個做朋友既不好，做早餐也不行的，浮浪的窮傻子。我們真高興，在救援來到以前，選出了白克爾。

『這樣下去，那賜福的救援終於來了沒有呢？』

來了，在一個清朗出太陽的早晨，剛剛在選舉以後，救援來了。當時被選的人是約翰·馬非，實在沒有比他再好的了，我可以證明。但是他終於坐上

來救我們的火車和我們一道生還了，後來和哈利斯的未亡人結了婚——

『未亡人——』

我們第一回選舉出來的那人的未亡人馬非和她結了婚，現在很是幸福，受人尊敬，而蒸蒸日上。呀，這真像小說一般——這真像一個羅曼史。我就在這站下車，我們再會罷，下回你有機會到舍下來住一兩天，我很歡迎。我真喜歡你。我對你真懷抱着一種愛情。我簡直幾乎和愛哈利斯一般地愛你。少陪了，祝你一路福星。

他下車去了。我平生沒有受過這樣的驚駭這樣的困苦這樣的惑亂。正是他去了，我心下實在快樂。他雖則態度溫柔，低聲下氣，而我每次被他那飢餓的眼睛望着的時候，便要爲之不寒而慄。當我聽到我會贏得他那危險的愛情，而和那死去的哈利斯幾乎同樣地被他器重的時候，我的心臟幾乎停止跳動了！

我的惑亂簡直非筆墨所能形容。我並未曾懷疑他的話；如他所說的那

樣真實熱烈，銘感人心的話語，沒有一點可以使我懷疑的。反而被那可怖的細節所壓倒，使我的思想陷於無可救藥的紛亂之中去了。

我看見車掌凝視着我。我問：「剛才那個人是誰？」

「他以前會當個國會議員，一個再好沒有的人。但是他曾在火車遭遇過很大的風雪，險些兒餓死了。他凍得那般厲害，全身都受了凍傷，加之沒有東西吃，弄得精疲力竭，終至病倒，以後一連兩三個月癩癩狂狂的。他現在完全好了，只有一點兒偏執狂，當他說到那回事的時候，他便非把他所談到的全車的客人完全吃光，是不停止的。如果他還繼續說下去，此刻大約把所有的人都吃完了，只是他非從這裏下車不可。他對於那些人的名字，記得熟極了。除自己以外當他把所有的人都吃光了的時候，他便照例說：「於是照常選舉早餐的時候到了，而且毫無異議地我當然當選，在那以後也就毫無異議地我提出了辭職。因為這樣所以我現在還活着。」」

我知道我所傾聽了的，並不是渴於飲血的吃人肉者的真正的經驗，而

僅是一個狂人的無害的妄想我才覺得稍稍舒適了

跳蛙

Edgar Allan Poe 作

像那個國王那樣喜歡笑話的人，我還沒有聽說過。他好像完全爲着笑話而生存着。只要講一個笑話這一類的好故事，而且講得好，這就是求這王底寵愛的一條最靠得住的近路。他的七個大臣，都是有名的會講笑話的人。他們特別會講笑話是不待言，並且也是身體高大肥胖，言語利巧都像那王人是多說笑話而肥，或是肥胖裏自身就有一種東西，容易使人發笑嗎？那我不能十分明白；不過瘦弱的說笑話的人，世間真是少有。

所謂優雅（借那王的話來說，就是智慧的幻影，）這是王毫不介意的，他特別嗜好的是那種俚俗的笑話，即令雖然長點，他也可以忍耐着聽。太過於苛求的話徒使他聽得疲倦。比起 Voltaire 的 “Zadig” 來，他還是喜歡 Rabelais 的 “Gargantua” 罷。大概說起來，實際的笑話，比詞藻上的機智更合他的趣味。

在我這故事的時代，那些吃滑稽飯的，還沒有完全離開宮廷。就在大陸

的列強之中，還有些保留着『小丑』的國，那些小丑是穿着雜色的衣(Kit)，戴着有鈴子的帽，受着區區微祿，即時就要報答，而說那最妙的笑話，以取悅王公貴人。

我們這位王也自然留着『小丑』實在說起來，就不必爲他自己，就單只爲調和那聰明的七個大臣的笨重的智慧，也得要一點什麼愚蠢的東西。雖然，這王的小丑（或是靠滑稽吃飯的人）不單就是個小丑。他在說笑話以外，還是一個侏儒和跛子，這事實，在王的眼裏看起來，實在有三倍的價值。在那個時候，那些侏儒，也和小丑一樣養在宮廷之中；有很多國王，很難得過日，（宮廷內的日子比外面特別長些，）若是沒有那小丑來和他說笑，和那侏儒來使他看了好笑。但是，我以前也少許說過了一下的，那些說笑話的人，百中的九十九都是肥胖，圓圓的大漢子——所以我們這位國王，有了一人而兼三寶的這個「跳蛙」（這是一個小丑的名字，）是十分的滿足了。

我相信這個「跳蛙」的名字，不是教父教母，在洗禮時給這侏儒的；而是七個大臣，因他不能像常人那樣步行，商量給他取的。實在這跳蛙本只能夠一步一步向前踉蹌地走——又像跳又像爬的走法——這種奇觀，對於我們這位王，是無上的娛樂，並且自然也是一種安慰，因為這王（雖然他是腹部突出和頭上生來就有了的瘤子）是一切的人都認為再好沒有了的姿態。

但是，雖然跳蛙彎着他的脚在路上，或地板上走時，非常苦痛困難，可是大自然也許是償那下肢的缺陷，給了他那手腕上異常的筋肉的力，使他能夠攀登樹、繩或其他之物，精巧絕倫。他做這些事情的時候，與其說他是個蛙，不如說他像一個松鼠或是一個小猴子。

這跳蛙原來從那國來的，我不能確實曉得。但總是從一個從來沒有聽見說過的，非常遠離這王廷的一個野蠻的國來的罷。這蛙和另外一個和他一樣的，一個矮小的少女，（非常華美的身格，跳舞尤所擅長）是那無往不

勝的，王的一個將軍，在那隣省的名家奪來，而獻於這王的。

因為這樣的緣故，這被囚的兩個小東西，非常親密起來也是當然應有的事。果然他們不久就成爲刎頸之交。雖然那跳蛙非常使人有趣，但是決不爲一般人所喜歡，因此不能幫助少女特利泊塔（Trippetta）做什麼；說起這少女來，因為雖然她就只身體矮小一點，她那優雅的，標致的秀美，很爲一般人所恭維寵愛，所以她很有勢力，她常常盡其所能，利用這勢力去幫助跳蛙。

在許多大節日的時候，——我忘記是那一些節日——這王決心要主辦一個假裝跳舞會（Masquerade），宮廷裏每逢有這種假裝跳舞會，或是這一類的事情，跳蛙和特利泊塔一定得顯他們的本事。尤其是跳蛙富於創造之才，做出種種華美的虛飾（Fugentia），或是想出假裝跳舞的新奇的人物，或是對於衣裳的準備，好似沒有他，什麼也做不成的樣子。

到了節日的當夜，華麗的大廳，在特利泊塔監視之下，裝飾好了，在假裝跳舞時能够增光彩的一切的圖案都採用了。全宮的人都熱狂地期待着。各

人關於裝扮的衣裳和人物等項，是不待言誰也都決定了，在一星期甚至於在一月以前起，就定好了那一脚歸誰扮演，早就有了不少的人了；老實說沒有定妥的事情差不多是一點沒有。——只除開國王和他的七大臣。爲什麼他們躊躇着，我不知道，或是因爲想開玩笑，更說真點，也許他們是因爲太肥胖了，要決心很困難。不管怎樣，時間已一步一步地迫近了。於是作爲最後的手段，他們便招喚了特利泊塔和跳蛙來。

當這兩個小朋友應召而來，那王正在和着他七個大臣歡飲，國王的樣子很不高興。他知道跳蛙不喜歡飲酒，因爲一點兒酒就要使那可憐的跛子與奮得癡狂起來，而癡狂並不是愉快的事。但是國王總喜歡惡作劇，偏要無理地使跳蛙以飲酒而變成國王所謂的『快活』。

跳蛙和特利泊塔一進房來，王就說：『跳蛙，來吧，把這一杯飲了，爲你這故鄉的朋友祝福，（在這時跳蛙嘆息了一聲，）然後再讓我們借用一下你的智慧。我們要假裝的人物——人物，喂，——想要特別點的，新奇的人物。這

些永遠地一成不變的東西，我們真是看厭了。好，喝罷！喝點酒你一定會更機智些。」

跳蛙照平常一樣竭力想對這話作一個諧謔的回答，但是無論如何也想不到一個來。這天恰好是這可憐的侏儒的生日，又聽見國王要他飲杯酒爲故鄉的朋友祝福，不自禁地流出眼淚來了。當他由那暴君之手，恭謹地拜受那酒杯時，大顆的淚，流到杯子裏。

那蛙很不情願地把那一大杯飲完，那王就『呀！哈哈』地大聲笑着說：『看罷，好酒喝一杯，就是這樣啦！你的眼睛已經就慢慢地發起光輝來了呀！』

可憐！跳蛙的大眼睛與其說是光輝，不如說是悽慘的閃爍，對於那易於興奮的他的頭腦，那酒之力又強烈又迅速。他手戰兢兢地把那酒杯送在桌上，帶着半狂的凝視，把滿座的人看了一回。一切的人好像非常快樂地欣賞國王的這個笑話。

「現在講正事吧。」非常胖胖的總理大臣說。「是呀。」王答應道。「好，跳蛙，幫助我們一些人物，哦喂！我們現需要人物——我們這幾個人——哈哈！哈哈！」國王是認真地當成是笑話的意思說，因此，他的七個大臣，合着調子，同聲地笑了。

跳蛙也同着笑了。不過他那笑法有點現得空虛無力。

「哦，你沒有什麼提議的麼？」那王不能忍耐地說了。

「我正竭力在這兒想一點什麼新奇的東西，」那侏儒心不在焉地這樣回答，他的頭已經全被酒麻醉了。

「正在竭力！」王帶着兇暴地叫出來；「你所謂竭力是什麼意思？呀，我明白了。你是含怒着，還想再要點酒。好，那末，把這點喝了！」他拿了另外一大杯酒送把那跛子，那跛子很苦的樣子，一路喘氣，只管看着那酒杯不動。

「叫你喝就喝罷！要不然——」那暴君大聲喊了。

那蛙還是蹣跚着。那王憤怒之極面色都變了。側旁的朝臣都孜孜地伴

笑了。特利泊塔，面色和死人一樣的青白，走向王的座前，跪着哀求國王恕免她的朋友。

那暴君爲這少女的勇敢，驚奇地呆望了她片時，他好像是十分失錯不知要怎樣做或怎樣說才好——要怎樣才最適合來表示他的忿怒。結局他是沒有說一句話，很兇暴地將她從自己推開，把那一滿杯的酒，潑在她面上了。

這可憐的少女好容易才爬起來，已經連嘆息的勇氣都沒有，回到食桌下端的位子坐下了。

差不多半秒間，帶着死的寂靜，在這時間，一皮落葉或一片羽毛墜地之聲，都可以聽見的樣子。破了這寂靜的，是個低而粗燥的伸長的，磨擦一樣的聲音，好似同時從這間房子的各個隅角而來。

「怎——怎——怎麼要弄出那聲音？」那王猛烈地轉向跳蛙詰問了，那蛙好似酒很醒了的樣子，目不轉睛地，但是很平靜地望着國王的臉，

只是這樣叫了。

「我——我爲什麼那樣做呀？」

「那聲音好似從外面來的」一個朝臣這樣說。我想這一定是那窗戶上的鸚鵡，在那籠子的鐵絲上磨着它的嘴響。

「不錯」這話好像使國王得了安慰似地，說道：「但是，我真確實覺得是這混帳東西軋牙齒的聲音。」

這時跳蛙笑了出來（那王是個澈底的談諧者，不反對誰的笑聲，）露出一排大而強的，看了非常討厭的牙齒。接着，他還說無論要他喝多少酒，他都願意喝。國王的怒氣平了下去；於是跳蛙並不顯出苦痛地飲乾了一大杯之後，便很熱心地談起假裝舞跳會的計畫來。

「這是怎樣的聯想，我雖不得而知，」他帶着非常鎮靜的口調說，宛如生來沒有嘗過酒的樣子，「但自從陛下把那個女孩子擲開，潑酒在她面上以後——自從陛下是這樣做了之後，當那鸚鵡在窗戶外弄出那怪聲音的

時候，一個非常佳妙的趣事，來到我的心裏了。——那是在我故國我們假裝跳舞會之時，常常演的一種戲謔。在這國裏一定是絕對新奇的。就只一樁不好辦的事，我們演這個的時候要八個人用，並且——

「我們正有！」那王這樣叫出來，爲着他自己銳利地發見了這巧合的事而笑了，「恰好正有八個人，——我和我七個大臣。好！那戲怎樣？」

「我們叫那個做，」那跛子答道，「八個鍊子繫住了的猩猩，要是演得好，是齣非常有趣味的戲。」

「我們來演那個罷，」那王伸直他的腰身，閉小眼睛，這樣說了。

「這齣戲最有味的地方，」跳蛙繼續地說，「就在使那些女人發生恐怖。」

「妙，妙！」王和大臣都異口同聲地大叫着。

「我將把你們準備起來做猩猩的樣子，」那侏儒再繼續說，「那一切都讓我做，照真的一樣裝扮，到會的人們，都一定要以爲是真的，——那麼不

待言，我可以包得他們不惟吃驚，而且要害怕。」

「呀，這真是妙！」王叫起來，「跳蛙！我要提拔你的！」

鍊子是拿來利用它那響聲增加驚恐。假定你們是一塊兒從飼主家逃出來的樣子。在假裝跳舞會中，八個用鍊子繫着的猩猩，大多數的人都以為是真正的猩猩，逃了出來在美裝豔服的男女叢中，發出可怕的叫聲和跳躍，這光景激起的效果，是陛下所想像不到的。那對照是怎也難得看到的。

「是呀！是呀！」王說。當時已經很遲，於是他們便匆遽地站起身來去準備，以便早點實行跳蛙的計畫。

跳蛙扮猩猩的辦法，非常簡單，可是很够達那目的。在這個故事的時代，猩猩這動物，在文明國中非常稀少，輕易難得看見；並且跳蛙所做出來的假猩猩，無論從那方看去，都是猛獸似的，令人十二分地可怕，可以保證誰也會看做是真的。

國王和大臣們最初被使穿上那非常貼身的像布皮 (Shodrine) 的襯

衣和褲子。如是再滿身塗着焦油 (tar)，準備到這樣的時候，有人出來提議到用羽毛的事；但是這個提議，即時被跳蛙拒絕了，跳蛙以為由我們眼睛看見的證明，猩猩這動物的毛，用亞麻 (lin) 做更像真的些，把他們八個人說伏了。於是照所說的在那塗着焦油的衣上厚厚地粘上了亞麻。長鎖鍊子也取出來了。最初用這鍊子將國王的腰纏着結緊了，如是再纏總理大臣，也繫緊了，其餘的幾個人都是這樣地一個一個纏結好了。把這鍊子繫好以後，各人都盡力地離開站着成爲個圓圈。再要使一切都像真的，跳蛙將那剩下的鍊子在這圓圈之內，牽結成個十字，好似今日在波爾拉疴 (Borneo) 一帶捉捕黑猩猩，和其他的大人猿時一樣。

演那假裝跳舞會的大廳，是個圓形的房子，樓板非常高，日光只能從上面那唯一的窗口射進來。到晚上（原來這間房子本是做來爲夜間用的）這室的光明，主要是仰給於一個很大的樹形的燭臺 (chandelier)，這個燭臺是支持在那天窗中央的一根鍊子上，照平常一樣，用一個平衡錘 (counterb-

ancee) 使之上下,但是(因為是不使它難看)這個平衡錘是牽到圓屋蓋之外,屋頂以上去了。

室內的準備,雖然是委任於特利泊塔的監督;但是,那幾樁別的事,好似由於她的友人跳蛙的沉着想了出來的計畫。在那時說要把那燭臺取消便是由於蛙的建議。因為它那滴下來的燭點(在那樣的熱天,想要防止它莫滴,真是不行)恐怕會要把客人的闊衣服弄髒了去,因為室內雜踏得很,就是中央那燭臺底下,也難免不有人去,——這就是要取消那燭臺的理由。如果再在不妨事的地方,安置了許多燭臺;並且用了那芳香的火把,安置在沿壁的女像柱(caryatid)的各右手上——那數目總共有五六十。

那八個猩猩,照着蛙的吩咐,忍耐地等到半夜為止(到室內來滿了會衆為止)然後再出來。所以剛等到那時鐘一住,他們一下衝進來,或寧說是滾進來,——因為他們是被鍊子繫着,進來的時候,很有幾個被絆倒,如是把大家都扯倒了。

會衆都嚇得非常，國王心頭裝滿快樂。果然，和他們預料的一樣，在那些客之中，有許多都以爲這樣可怕的動物，縱然不是猩猩，也是一種別的真正

的獸。很多女客嚇得接氣不來；若不是國王早就預防了，吩咐一切的武器，都不許拿到這室內來，那他們這幾個，許是要用血來償他們這滑稽的戲謔也。也未可知。實在是因爲運氣好，早注意到了這層，所以那些客都不約而同地只好齊向門外逃走。但是照王所吩咐的，等他自己一進來，即刻就把那門鎖好了。如是又依跳蛙所說把鑰匙交給他收起了。

當這騷動達到絕頂，一切的觀衆，都各自只想求自己的安全之時（實在是興奮了的羣衆相互擁擠，確實是非常危險，）那常常吊着那大燭臺的鍊子，今晚上因爲取消了那大燭臺，所以展上去的那鍊子，看了慢慢地吊下來，一直到它鈎形的尾端落到離地不過三尺高。

不久那王和他七個大臣，在這大廳的四方八面蹣跚走着，最後來到室之中央，直接挨近那鍊子的地方了。當他們正在鍊子下面的時候，跳蛙，他就

跟着他們後面鼓勵他們別停止騷鬧，用手捉了那鍊子的十字形的交叉處，和電閃一般地快，他插進了那常掛着燭臺的鍊子。並且即刻用一種目不能見之力，把那燭臺的鍊子高高地扯上空，那鈎子已經不能用手拿到了，好似必然的結果一樣，那些猩猩，都面對面地懸在一塊兒了。

觀衆到那時候，才從驚嚇中多少恢復點原狀，才想到這個完全是個做得好的笑話，看着猩猩們，正不得下臺的時候，一齊高聲大笑了。

「把那些猩猩交把我！」跳蛙大聲叫出來，他那尖銳的聲音，就在這樣的騷擾之中，都可以容易聽見。「交把我罷，我覺得我們像很熟的样子。若是我仔細看一下，我就可以知道他們是誰。」

這樣一說，他即從觀衆的頭上，攀援到那牆邊去了。如是從那女像上，取了一個火把，再照原樣回到室中央來。看住看住他好像個猴子一樣，跳上到王的頭上，從那裏再攀上去了幾尺——即時就把那火把，好似來調查這些猩猩一樣，向下投下來，一方面仍叫着，「我就可以曉得牠們是誰！」

這一切的人們（猩猩們也包在內）都在捧腹大笑之時。跳蛙忽然發出一個尖銳的口笛聲，那鍊子就激烈地飛起，差不多三十尺遠——那狼狽不堪的盡力拉扯的猩猩們，被那鍊子強曳着在那天窗和地板之間的空中左右亂擺。跳蛙攀着在那鍊子上面仍然保存着他的位置和那八個假裝者離開三四尺遠。並且仍然（好似沒有一點事的樣子）照前一樣，好似要找出這些猩猩到底是誰，把那火把伸向那些猩猩面前。

這樣因為沒有料到那鍊子昇上去那些猩猩都呆若木鷄，大約有一分鐘的樣子，沉在死一樣的沉默裏。破了這個沉默的，正是那以前王潑酒在特利泊塔的面上的時候，王和大臣所聽到的那聲音一樣，低而轟燥的磨擦東西似的聲音。但是這回關於這個聲音是從何處來的問題，沒有惹起。這是從那口中帶着泡沫癩狂似的忿怒底面色，看着那王和七大臣的混亂了的容貌的，磨着牙齒的，跳蛙的毒牙似的牙齒裏露出來的。

『呀，哈！』激昂了的跳蛙，終究這樣叫出來。『呀，哈！好容易我才會要曉

得這些人是誰了！』這樣說了，他做個更仔細來觀看那王的樣子，把火把貼向那王全身纏着的那亞麻的衣服，即時燃燒起來，成爲一片鮮明的火了。不到半分鐘，那八個猩猩都燒得烏焦了。底下驚駭着的仰望的觀衆，只曉得狂叫起來，沒有一點辦法。

終至火勢頓增，而蛙也不能不避此而更攀上那鍊子幾尺了。當他在那兒攀登時，底下的觀衆，再回到片刻的沉默。跳蛙乘着這個機會再開他的口說：『猩猩的原形我這時看得非常清楚了。這就是那大王和他的七個樞密顧問官——隨意毆打一個孤弱無靠的少女的王，和那一樣襄助爲惡的七個顧問官。至於我呢，是個不足取的小丑跳蛙——這就是我最後的一個笑話。』

因爲亞麻和亞麻貼着的焦油非常易得燃燒，在跳蛙這個短的言辭欲終未終之時，他復仇的事，已經大功告成了。八個死屍燒得奇臭，枯黑，可怕，變爲一個不分明的大塊，在那鍊子上懸擺。蛙把火把拋向那些死骸，悠悠然攀

上屋頂，從天窗消失了。

他們想像，這一定是那特利泊塔在屋頂上幫助了蛙，做了這火一樣可怕的復仇，於是兩人就手攜手地逃回故鄉去了。此後就再沒有人看見他們兩個了。

譯者註——(1) "Zadig" of Voltaire, Voltaire 是個法國有名的文學者 (1694—1778)。Zadig

為 Voltaire 所著之一小說的主人公之名。那常常在課本中有的「一隻眼的駱駝」就是在這中間的，由那精密的觀察而得到的推論的法則即所謂 Method of Zadig。 (這樣專講道理的話，王不喜歡，他反喜歡那 Gargantua 的獸蠢有趣的話。) (2) Rabelais 法國有名的滑稽作者 (1495—1553)。Gargantua 為 Rabelais 著的滑稽小說中的主人公。他是個不知不覺就把六個旅行者吃了的大食漢。他的小說確是荒謬無稽得有趣。

御夫術

Anne Finkelstein 作

他們結婚九個月了——還只有九個月呀，麗莉有時候覺得時間過得太慢——已經九個月了呀！她有時候又覺得過得太快。今天晚上她丈夫第一次撇下她，單獨出去。但是她却滿不在乎——她覺得滿不在乎才能表示她是度量很大的，即使鐸孟很有道理地解釋說他的好朋友並非每天都要結婚，所以在今天這樣一個特殊的時機，他是非去參加他那好朋友在舉行婚禮之前夜的，最後一次的獨身者會不可。

那是十分在理的。所以麗莉也像那模範的小小嬌妻一般，看見她丈夫要出去，便替他預備聚餐短衣，絲襪，套好袖釦，裝上領子的漿得硬硬的襯衫，絲帕，釦針和領帶，都放到他面前的化粧臺上，又把他的頂好的皮鞋拿出來特別再擦亮一點，於是等他完全裝飾好了以後，還早得大半點鐘，她便含淚地吻了他一回——一切的準備那只帶來了那個在他們結婚以後第一次，

鐸孟被人奪去將離開她一個整晚的事實。

「親愛的，不要弄得太晚了，」她扭着他的衣襟懇求了。「答應我在十二點鐘就回來罷！」

「不成，親愛的，好呀，親愛的，」他第一次心不在焉地吻着她回答了。他的心裏已經完全到那燦爛的夜會上面去了——那一定是一個極愉快的夜會呀！他妻子的悲哀的聲調罪過地把他從那馬上就要來的愉快之一種狂喜的默想之中帶回到現實界來了。

「是的，威爾就要到這裏來的——我和他一塊兒去，」他說，回答了麗莉最後的問話，隨即又慰藉似地，「夏娃會來陪你一會的，是嗎？」

夏娃是威爾的太太，他們夫婦與鐸孟和麗莉比鄰地各住一幢「半分離的住宅。」據房屋的介紹人說，他們的這兩所房子，形成了一個「別墅。」威爾是鐸孟的老同學，他們兩人差不多是同時結婚的。

在麗莉還未及回答，和她自己來答復鐸孟的問話以前，夏娃就來了。她

穿着一件深藍色的衣面上再罩一件同樣顏色的廣東縐紗 (Cerpe de Chine) 的褂子，依舊和從前一樣，漂亮已極。她那衣服的灰色皮領和她那褂子的灰色絲領很是相配，再加上灰色的襪子和深藍色的皮鞋，完成了她全身的裝束。她的頭髮是新燙的，貼在她頭上就像一頂帽子一樣。新修過的手指，剛搽好的水粉胭脂，看去就好像她一生中沒有做過一刻鐘的工作似的。麗莉這裏那裏竄來竄去，找着她丈夫衣服上的一點失落的東西，對於她自己在這樣一個激刺的夜裏，居然能抑制得看去這般冷靜，真是奇蹟。

「威爾在找着一個衣領上的釦子，」夏娃很飄逸地說。「他賭了許多可怕的咒，所以我走開了，讓他去。」

麗莉爲之驚震了。爲什麼夏娃不像她自己一樣替丈夫預備衣領釦子那些東西呢？或者至少留在家裏幫他來找那釦子呢？她膽怯地把這意思問了出來。夏娃爲着一種不能說明的理由，老是她膽怯。

「我找他的衣領的釦子？」夏娃不合文法地反問，「我爲什麼要是這

樣？當我們去看戲遲了的時候找不着口紅，他會幫我來找嗎？他決不會！他只站在廳子裏嘩啦啦地催我快走，好像汽車多等了一會，就要多化費他一笔財產似的。」

在這當兒，威爾喘着氣地跑來了。兩個丈夫各吻了一下自己的妻室，夏娃囑咐他丈夫不要喝醉了酒，麗莉仍舊是含着眼淚親熱了她丈夫一會，於是他們就出去了。

當這兩位少婦收拾妥當，舒舒服服地坐了下來，麗莉便替鐸孟編着襪子，夏娃什麼也不做，只談論着一般丈夫的情形，不消說，對於她自己的丈夫說得更詳細。

『所有的男子都是一樣的，』她說，『他們都是小孩子，只是太大了，不便打他們就是了。可是，不能使他們太開心了，因為他們一度得到了那種快樂，便時時都想享受，那時，你便沒有安寧了。讓他們來嬌慣你——他們愛是這樣。』

『哎！』麗莉很是憤慨。『但是他們成天地工作——等他們回到家裏來，又疲倦又餓，所以我們應該對他們溫柔些好好地撫慰他們一下。』

『工作！』夏娃懷疑地說。『他們坐在辦公室裏，會會客，寫一兩封信，便到俱樂部裏去吃中飯，吃過飯轉來下午又是一樣——這便是他們在不出去打「高而富」的日子裏所有的工作！我心目中的工作可不是這樣的！』

『啊！』麗莉又說，較前更柔弱了，『我知道他們不只是做那一點事！』
『我也知道——當我和威爾說的時候，』夏娃笑着回答；『他喜歡我說他的工作如何苦，他如何可佩服，我有了他如何地驕傲。他顯然地高興起來，——就像一個小孩子被人恭維說他能建一幢磚瓦房子的時候一樣。我能够常常得到我想問他要的東西——問題就是只要你能拍他的馬屁拍得如法。』

『哼，』這次麗莉顯明的有點狐疑了。『你想的那件皮外套到了手沒有？』

夏娃面上起了一層暗雲。那件外套的事現在提起來說，確有點打自己的嘴巴。是呀，她承認，雖然她曾用盡種種方法去迎合他，可是威爾這一次却硬不肯替她買。然而，她隨即將面上的愁雲一掃，愉快地說，『我馬上就會想個辦法的。』

她去了以後，麗莉坐在熊熊的火爐旁邊獨自地想。雖然她不承認那是事實，可是她並不那樣喜歡夏娃，夏娃是太摩登了——她的頭髮一定要燙，她的指甲一個禮拜要修飾一次，自己不出去打牌，就要邀朋友到家裏來打，縱令是讓她那可憐的工作很苦的丈夫回到家裏只有幾片薄薄的火腿，和一點臨時弄出來的生菜聊以充飢，亦所不惜。最奇怪的，就是她丈夫好像並不介意。他總是很有味地吃着他的火腿和生菜，一面吃一面很喜歡地望着他的婀娜苗條而漂亮的妻子。麗莉的丈夫可就不同了，他一回來，麗莉便忙的一踢糊塗，很少不聽見她說：

『阿，大令！我怕那肉太燒焦了！你不介意嗎？』而那英雄的鐸孟却總是

大丈夫似地撒着謊說。

『自然不介意，大令！我並不頂餓！』一面却饕餮地將大塊大塊的麵包和牛酪往口裏送，而心裏老是覺得奇怪爲什麼他的妻子不像威爾的妻子一樣等他回家來的時候便把自己梳飾好，頭髮燙得彎彎的，打着香水，搽着香粉。他有一次把這事情很委婉地向麗莉談及。

『啊！』麗莉嗤之以鼻，『夏娃她除了到美容院和紙牌會去以外什麼事也不做！她又替她丈夫做適當的飯菜吃，當他回家來的時候——她自然在晚邊總是看得很簇新漂亮的！』

她的丈夫太愛她了，不想告訴她夏娃的薄片的火腿和生菜，多汁的牛酪土司或是別的火鍋飯菜，跟着一杯很好的咖啡的那種臨時弄成的晚飯，實比麗莉所給他吃的那種燒焦了的燒猪肉和大塊的團子和布丁，既沒有味，吃了還要幾個鐘頭睡不着覺的，要令人滿足多了。但麗莉原是很當心地被教養大的。她的母親時時刻刻對她說，『要得到一個男子的心頂好的辦

法就是要給他吃得好，以及「要娛樂一個男子的獸性，就是使他滿足，」所以她簡直用不着從那冷淡的夏娃去學，照夏娃的說法是：

「啊，把我所吃的東西給他吃够好了！我不願站在竈邊把我燙好的頭髮弄直了，把我的手做得紅腫，我不要吃洋山芋和布丁，怕的長得太胖而失掉了我的苗條的身姿！」

她的丈夫却好像十分滿足的樣子，而且真的，吃着這樣的菜顯然地胖起來了——他並不怕長得太胖！真是沒有什麼好說的。但是，實實在在，麗莉是不贊成夏娃的！

「而說他們不做事！」麗莉一個人想到這裏，把她自己激成一股怒氣。「她的威爾是怎麼樣我就不曉得，可是我的鐸孟是做事的！」她柔和下來。「他有些晚上回來而已是做得疲憊不堪，我可憐的鐸孟，他真是需要愛撫的。」如夏娃所說的，他有時候得讓他一個人去看看報，吸吸煙，那種思想她覺得是很好笑的。……這裏那裏，現在却到了睡覺的時候了。

她輾轉不能成寐。她怕鐸孟馬上就會回來了。此刻一定快敲十二點了，她轉向榻旁的讀書燈來看她的手錶。十二點差一刻！他就要回來了！在牀上又滾了一個約莫五分鐘之後，（這個她覺得有好幾點鐘一樣的長，）她終於睡着了。

她睡眼惺忪地聽見一個人在叫她。隨即她發見那日傭的侍女站在她的牀邊，面上現出愁容。」

「啊，巴太太，」那侍女含淚地叫，「我想喚醒你。巴先生睡在樓梯底下，而——」

「睡在樓梯底下爲什麼？做什麼？——」麗莉想睜醒來。「他跌倒在下
下了嗎？他受了傷嗎？」

「受了傷？」那侍女的哀訴一變爲憤懣了。「沒有，他沒有受傷。我七點鐘進來的時候，看見他睡在那裏，便想叫醒他，但是他反給我一頓臭罵，所以——」

「給你一頓臭罵！你一定在做夢！」麗莉現在完全醒了。

「做夢！」那侍女有點脾氣來了。「我想我沒有夢見酒氣——」

「酒氣！」麗莉想到昨夜的事了。自然！她雖是很想不睡着，可是等她丈夫從聚餐會回來她早已睡着了。她急忙披上一件便衣，把腳插進一雙高跟鞋裏，跑下樓去，便見她丈夫像一塊死肉一般地倒在樓梯下面，只管打鼾。

接着發生的一幕，頂好是撇開不去描寫。一點鐘之後，鐸孟換了衣服，修過面孔，但是眼睛還是爭不大開。比支也有點戴了，於是走下到樓下的客廳裏去。

麗莉倒在沙發上號哭。眼淚一桶桶地流，洪水似地流，流成一個淚海了。鐸孟悲慘地坐在離她兩呎遠的一把靠椅上，很想去阻止她的哭鬧。

他了解他的妻子的癖氣，他知道現在去愛撫她是無用的，可是，他仍是去企圖這不可能的事。麗莉一邊哭，一邊罵。

「你這畜生！弄得早晨四點鐘才回家來！醉得連樓都上不了！又去罵侍

女！哎呀，我爲什麼要嫁給你呀？你這禽獸！簡直不是人！」

鐸孟竭力地去安慰她。一面心理却想道：放你娘的狗屁！難到一個男子結了婚，一次都不能自由去享樂了嗎？在那樣一個團體裏喝幾口酒尋點快樂，又沒有什麼害處！他畢竟是一個普通的人！至於說到那侍女，爲什麼她要喚醒他，不讓他睡一息呀？——這些話都因爲她妻子的從新一灘眼淚，改變爲：『大令，請你不要哭了！我答應你以後再不一個人出去了！』

縱令是這樣說，仍是不能止住她的號哭，所以鐸孟在幾次想來平靜這個風雹都失敗了之後，他只好不顧麗莉怎樣罵他是「禽獸」，「簡直不是人」，而索性照他自己所說的，做一個普通的人給她看，便走出客廳，走出屋外去了。他因爲在悲憤中竟忘記戴帽子，幸虧運氣好，剛剛遇着今日是禮拜天。

他去了以後，麗莉擤清了一下鼻孔，一跳地坐了起來，她的眼睛紅腫，嘴唇顫慄。她聽見大門砰的一聲響。她環顧了一下，看見房間空空的，於是大膽

地走出到前廳去，看見了鐸孟的帽子還在那兒，心下有了一點兒希望，馬上跑上樓去，隨即又跑下來。她慢慢地回到客廳裏去，再一下把自己摔在沙發上，於是又傷心地哭起來。這真是太可怕了！那個鐸孟，她的鐸孟，居然玩到早上四點鐘才回家來，弄到這個樣子！現在他反而賭氣跑出去了！哎呀，她將怎麼辦呢？

在她悲憤之中，夏娃來看她了，依舊裝飾得漂漂亮亮，嘴唇和面頰搽得紅紅的，頭髮燙得彎彎的，滿臉堆着淺笑。麗莉一骨碌坐了起來，真箇驚訝得目瞪口呆。

「夏娃！威爾昨夜什麼時候回家的呀？」

「昨夜？」夏娃笑着應聲了。「威爾是今天早上四點鐘和鐸孟一塊回家的。」

一種想頭來到麗莉心上。「他是……？」她沒有說下去。夏娃又和從前一樣使她膽怯了。「他是喝醉了嗎？」

『喝醉了！』夏娃應聲着，比以前笑得更厲害了。『他簡直醉得甚至把廚房當作他的寢室，走到那裏躺下在案板上，直到今天早晨侍女進來才找着他！喂，我們可笑了！一陣好的！』

『笑！』這一次應聲的却是麗莉。『你怎麼做的呢？你怎麼說的呢？』

『做說？』夏娃真個覺得很詫異了——或是裝得很詫異了。『我什麼也沒有說——我就說他也不會聽的。我只把他扛到牀上，給了一杯很濃的咖啡他喝，那中間還放了一滴白蘭地，讓他好好睡一覺把酒睡醒。他現在剛剛起來，洗了一個澡，修了一回面，又和以前一樣地清鮮活潑了。』

鐸孟那睜不大開的眼睛，沒有吃早飯的幻像，突然現出在麗莉的眼前了。她爲之軟了一下。接着她想到他的錯處。夏娃的行爲，使她嚇倒了，就如她以前常常是要這樣的。

『夏娃，你沒有是那樣做吧？你怎麼能夠呢？他們回家來這麼晚，喝得這麼醉，你不覺得可怕嗎？』

「嗯，他們都是普通的人呀，」夏娃很愉快地說。麗莉覺得遇到這樣的事情，她是很奇怪地與高采烈。

「普通的人！」她很是惶惑了。這句話聽來很熟。「啊！」她突然叫出來，「那是鐸孟說過的！」

夏娃看見她這樣驚訝倒好笑了

「嗯，那不對嗎？」她問，「歸根結蒂，那並不是那末一回可怕的事情，是嗎？這是在我們結婚以來第一次發生的事——真是破記錄的，我想。」

「破記錄的，」麗莉更莫明其妙了。「可是夏娃呀，威爾是這樣，你難道不介意嗎？」

「介意？」夏娃在她進來以後第一次認真的說，「我自然介意。你以為我高興讓那侍女看見威爾酒醉燻燻地睡在廚房裏的案板上嗎？但是我如果找着他去哭鬧，演出一幕怪劇來，不是更不好，更丟面子嗎？當時在氣頭上，我們互相都說了一些話，過後又要悔恨的——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用處？』麗莉應聲了。『但是——但是如果你什麼都不說你又怎樣能阻止威爾下回不再是這樣呢？』

『啊，那個嗎？』夏娃的笑聲似乎比以前更不在乎的樣子。『我覺得他不會再是這樣了——在這樣一個代價之下！』

『代價？』麗莉不懂，急於想問個明白。『什麼代價？』

夏娃打開她的手提皮包，找了一會，拿出一張支單來給麗莉看。上面的數字使麗莉怔住了。她還是不懂。她帶着質問的眼色望着夏娃。

『買那件皮外套的代價呢，』夏娃笑着說。

譯者附註：這篇小說是從 *Shanghai Short Story Club* 出版的 *Between Tides and other*

Stories (1934) 上譯下來的。原名叫作 *The Wisdom of Eve* (夏娃的智慧) 作

者是一個怎樣的人，我一點也不曉得，也許是住在上海的一位美國太太吧。

戀

熱

152

養雞的老人

Ian Hay 作

撲——撲——撲——

用每時二十哩的速度，沿着一條蘇格蘭的官道，急急驅來的，那嚴守禮法的汽車客，忽然看到路旁一個小農園——一堆不足取的粉白的建築物。他開放了那齧合子（Clutch）用足踏着使汽車行止的裝置；悄悄地按着制動機（Foot brake）顧慮周詳地長長地吹了喇叭三聲。

忽然一羣急馳突進的爭先恐後的鷄，宛如雪崩一般，從門口飛出，奔到汽車走的路上來，顯明地好似想做那危險萬分而又非常有趣的「最後街路橫斷」的遊戲（Last across the road 一種小孩愛玩的遊戲。）在它們後面，還有一隊大搖大擺而來的家鴨，也跟着出來了。汽車夫竭力地把兩個停輪機都按住了，但是已經太遲，什麼也來不及了，當那急馳的汽車停止的時候，它已經衝進了那悲鳴苦叫的亂竄的鷄羣的正中央——家鴨非常注意地

早就轉身向旁邊逃走了——而幾乎把它們完全結果了。

『真是完全被我碾壞了。』凭在後面椅上的汽車夫查力這樣說。

但是受着良心的苛責，那汽車的主人，把車子停在路旁走下車來了。同時一個穿着羽紗的短褲，戴着毛織的帽子的嚴厲的老人，怒氣衝冠地，疾行地從那農家的門口現將出來。在他後面跟着一個年約十三四歲的愚鈍的小孩子。

那老人看見了這場殺戮——兩個雞鮮血淋漓地死在路上，另外一個壓斷了一邊翅膀，正在灰中顫動着——當那老人看見了這種情形，急忙高高地朝天舉起了他那緊握的兩手。

『在別人的農園門口過身，做出這樣兇暴的事來，真豈有此理！』那老人這樣地大吼了。

他走過街來，拾起那折了一隻翼翅的傷雞來，忿怒地扭緊了那雞的頭。這樣，他好像還想再搜出個頭來扭死一般地，大步地跑到那兩個兇手的前

面了。那汽車夫裝着個恐懼不堪的樣子，躲到汽車的後面去了。但那農夫即向着那罪重的車主開起談判來。

「爲什麼你不多按一下喇叭呢？」他開始詰問了。

「我按了呀，並且一連按了三回。」那主人溫和地答了。

如是那老人轉向他那呆樣子的少年。

「這樣的撒謊，你會聽見過沒有？」他帶着忿慨不堪的口調問了。

那小孩子擺了一下他的頭，顯然地帶着一種歎惜的神情，彷彿是說，壓死了雞，還要撒謊，是何等心術不好的人喲。

「你們必得告訴我你們的姓名和住所，」那雞的飼主獐惡地追說了，「因爲我要去告警察。你們這樣暴動，我們不能不說，——」

「你也不必是這樣罷，喂？」汽車夫一面燃着香煙，向那老人請求了，「你要知道這回事，論起法律來，你完全沒有一點合法的權利。照你這樣任意地扯雞飾滿一街，今日得這樣的結果，也是難免的事——黑，先生，你發覺嗎？」

——他把頭轉向他的主人。

那主人也是和汽車夫一樣，不十分懂得蘇格蘭的法律，很恐懼地領了一下。

「自然我很願意來償還你這些壓死了的雞的代價。」他說了。

聽見客人說出賠償的話來，那家禽的飼主，忽然現出非常明顯的努力，爲着要來減輕他表情的殘酷，——當一個人有一幅長而瘦的面孔，滿頰生着鬍鬚，上脣却剃得非常乾淨，這並不是那樣容易的事。

「一個賠十先令沒有少的」他宣告出來。

「一個雞的公定行市，不過四先令半。」從多年的經驗，而得來的這樣的推測，那汽車夫流暢地插嘴說。

那農夫帶着可憐的眼色轉向着他。

「喂，」他帶着萎縮的樣子問了，「你至今會壓死過別人的雞沒有？」
汽車夫聽了他這種質問，仍然很老練的，做個不懂得他的意思的樣子。

再把他的頭轉向他的主人。

「把六個半克郎 (Sixpence) 把他，一定會使他很滿足罷。」他很有自信似的說了。

那被壓死的雞的飼主氣喘起來。

「這雞到底是什麼雞，你自己曉得麼？」他大叫了，這樣的雞，是這近旁二十哩地方都沒有的呀。你今天僥倖我妻子沒有在家，不然，你真會要遭她一頓毒罵，我告訴你！她把所有的這些雞，每個每個都取了名字的。」

「現在你手裏那個叫做什麼名字呢？是不是喬治，華盛頓？」汽車夫問了。

但是那帶着後悔的車主，做着手勢來止住汽車夫，要他不要再用嘲弄的口吻，來擾亂這場商議。正預備再要說什麼的時候，那老雄辯家又大聲地叫將出來。

「這不是你們的南方飼養的那形容枯萎的，半將餓死的雞可比呀！你

曾在倫敦的街上壓死過這樣的雞麼？」

那汽車的主人，因為被那老人的蜥蜴似的眼睛，穿到了他的心底，他沒有法子，只好將他從來沒有經驗過的那老人的話承認了。

「那末，每頭給我七先令半罷。」那老人即刻答應了。

「諦爾痞子，老傢伙。」那汽車夫好似誠心感服的樣子說，「真是給你沒有法子想：無論你怎樣說，也只有六克郎半給你，——就是這樣，你也是很賺了的，喂！」

那老人帶着一種演戲的手勢，轉向着他的同伴。「去喊警察來！」他叫了。

「要我把汽車送你去嗎？」汽車夫溫柔地問了，「離這裏約莫十五里的前面，有個巡警，他現在正在田裏掘着山芋。」

「做六先令半算了罷。」車主望着他的車夫這樣說。

最後的調停，是六先令九便士了事。汽車夫說這當然是自己的權利，要

把那壓死了的雞帶回家去；但是他的主人說，現在離家已經五百里了，那易腐的死雞，不要了罷。

五分鐘之後，很不願意地說了一句告別辭，那汽車和車上的兩個人，經過一個小山，就不看見了。

老人將錢收到手袋，把死了的鷄交把那蠢相的少年。

「爵克呀，把這個拿得女主人那裏去」他向那少年說，「並且告訴她我肚子餓了等着飯吃呀！但是在你吃飯以前，要饑雞的食喲。」他睜了一下眼睛，這樣說了。

那澀面的小孩，點了一下頭，就跑進屋子內去了。一會兒就轉身出來，一隻手上拿着一碗玉蜀黍，另一隻手就攜着一個舊的汽車喇叭。

他走到街心來，把碗裏的東西全倒在官路的中央，長長地高聲吹了他的喇叭。

一羣雞就和雪崩一般，一衝地都出來了。

金環

Mirtha af Silfven 作

他手上捏着那封信站着。可是很久沒有看它的內容，他只是目不轉睛地注視了那放在信中的小巧發光的東西。那是一個小小的手鐲，一個女人的手鐲，即是我們常常在姑娘們的手腕上看見的，對於那些沒有錢的青年男子也不是那麼貴得買不起的，一種極細的金鍊。

他坐下來把那金鍊放在桌上擺成一個平平的環形，帶着一種差不多學究一般的正確，把那屈曲的地方統統弄得光滑平整。但是他仍然沒有去讀那封信的內容的確，他已經知道那中間寫的什麼。只看了他前面的這個金質的小象形文字就夠了，因為對於懂得怎樣解釋的人，一個象形文字可以包含一個很重要的字外的意義。

他回想到從前他贈這東西給她的時候了。這是在兩年半以前的一個春天裏的事。他們的豔史，也和許多別的青年男女的一樣，是在那個季節開

始的，其豔史的進展，也和一般人沒有多大的分別。

他甚至於平凡得連求婚都是在公園中路邊樹下一條凳子上進行的，那兒恰巧當時沒有散步的人走過。空氣中已經有了春意，但是地上除了那勇敢的雪花從黑潤的土裏朝上窺視以外，還沒有一點什麼表示。

這是北國常有的豔史：一點兒害羞，一點兒冷，充滿了希望和期待。

他仍然可以在他目前，清清楚楚地看見她坐在凳子上，眼睛閃閃發光，兩邊的臉凍得青青的，因為她爲他——那小白癡！——特意換上了一件新的春服。但是她雖則快要凍僵了，她還是不起身走。她被她內心的火烘熱了，就像樹木一般，就像那凍傷了的雪花一般。

所以他們竟祕密地訂婚了，盡力祕密地。他們不急於通知世人，即使他們讓世人知道了這個，也不會有許多人知道的，知道了以後也不會像他們自己一樣，覺得這是何等異常，何等可以驚奇，何等香豔。

那是一種遷延的婚約，和北國的春天一般地長久而堅忍的，這樣的事

情只有在北國才會發生的那樣的長久和堅忍。他還得讀書和工作，還要旅行，再求深造。他一定要得一個學位。大家都覺得他做建築師很有希望。將來有一天他要建築教堂和宮殿，以增加城市的美。當他們穿過方場走過大街的時候，他告訴了她一切他所想做的事情，而她呢，便專心地注視，諦聽，和驚嘆着。他們要同去旅行，因為旅行是他目下的心願，也是她的心願。

在那事以後一個禮拜，他就送了她那個手鐲。在那天好像春天真正到了。被那妖術一擊，一切都萌芽起來，而空氣也就濃得像酒一般了。

他們那次仍然是在公園裏相會的，就在那裏，他把那細長的手鐲扣到她的手腕上了。登時他就把她領到一家銀樓裏去，以便把這扣上的手鐲給鑲攏來。現在那鍊子鑲攏去了，不能再分開來。也就不能再從她手上取下來；關於那個他很注意地看着它鑲好了。

後來他們又坐在公園裏的凳子上。他脫下了她的手套來看那金鍊是個什麼樣子，又在她那脈上吻了一下。

於是他才指着手鐲說：『你曉得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這是一個手鐲，我想；一個由我的最愛的人送我的手鐲。』

『不錯，但是另外還有。這是一個環呀。』

『唔——不錯。正是呢。』

『什麼是一個環呢？』

『儘我所曉得的，一個環，就只是一個環呀。』她答。

『這是一種永久的象徵。你看，一個環是無始無終的。』

『啊，而且這還是一個金環呢，』她接着說。『但是我們已經有了始，不是嗎？』

『是的，但是那時環是開着的。現在却鑲攏去了。』

『聽我說，小妹妹，』他更誠懇地說下去。『如果你對於我們這婚約，萬一要後悔的話——讓我們假定有那種可能時——如果萬一你變了心的話，你就把這個退還我，那末，我就懂得了。這是一種象徵，因為你知道如果要』

送還那個把我你就不得不把這個環毀壞，用暴力將它打破。要決絕時馬上決絕好了，用不着爭吵和長長的解釋。我痛恨那種事情。這個紀念品已經很夠了。但這一經破裂却是不能復原的。」

「聽你說的好話！」她躁急地叫出來「這樣的事是決不會有的。自然，如要取下來，的話我可以到銀樓裏去，叫他們替我切斷下來。隨即他就會拿起一把鉗子，一把堅硬和殘忍的鉗子。我可以聽見它發出一種什麼聲音來。他一剪去——咚的一下！——短促，清冷而又殘酷。多麼可怕！你一定會不相信有這樣的事發生罷。你會不敢——」

是呀，他自然不敢——。所以他們再一同高興地笑了。隨即起身手挽着手在公園中光天化日之下，漫步起來。距他們感到這種怕人的驚異僅一瞬間呢。

在那事情發生不到二年之後，她因過勞的結果病倒下來。

起初她很失望，恐懼她將不得不離開她的愛人——他將變成一個

病廢的人。隨後，當她好了一點的時候，她便自信她將完全恢復健康。因為人是容易把什麼事情都看得極端的。可是不久那種既不像暗夜一般的黑，又不像朝暾一般的紅的中庸的想法，却像冬日之黃昏一般的昏暗而寒冷地，悄悄地襲來了。

醫生斷言她不會成爲一個病廢的人。但他們又通知他說她永遠不會好得像一個完全沒有病的人一樣。她永遠不能像別人一樣工作，也永不能出去作辛苦的旅行。她時時都得當心調養。雖然——他們說到此地聳了一聳肩——我們不能十分確定；有時也有特殊的事情發生的。

他沒有充分的理由和她脫離——他也不願離開她。那生命的，不息的力量在他心中呻吟着，可是他把它鎮壓得緘默了。那是一種無價值的，無人情的衝動。

雖然，後來當他坐在她的牀邊和她談起將來的事——帶着一種略略有點勉強的愉快——她便很憂傷地微笑了。他現在已經知道了，她那種微

笑並不是對着將來的美滿生活却是對着那目下的七尺佳城，或者是一種終身的療養而笑的呢。

現在他正望在那裏，目不轉睛地望着那手鐲。那金環擺在他的面前——一點也沒有破裂！

他小心翼翼地把信打開來讀了內容只有寥寥幾句：『愛人喲！我現在將你贈我的手鐲——那不能取消的紀念品！——封在信內送還把你。』

『在長長一年間長久的歲月裏，一個人是有充分的時間去思索了。就在昨天那恐怖的苦悶抓住了我。我心中的一切自私自利，高聲地叫出來，而要把我真正愛你的那種感情攆去淹死。』

『在那個時候，我用手做着暴烈的姿勢。不意那金環竟從我手腕上掉下來了。現在它在這信紙上放着光。我像看着一個奇蹟似的，看了它好一會，然後再看我的手。這樣我才明白了。我的手因病而瘦得這樣了——於是，實際是用不着銀匠來用他強硬的鉗子來鉗斷，而病痛已經使我的手瘦得使

這鍊子自己掉出來了。愛人喲，我現在把這金環送還把你——一點也沒有破裂。」

以後還有幾行，是謝謝他前此的照顧，和祝他未來的幸福。甚至還附帶說了幾句和他開玩笑的話。

但是他眼睛模糊得幾乎看不清楚來讀它了。他好像耳邊還很清爽地聽見她從前所說的那句：「而且這還是一個金環呢。」

蘋果

H. A. Manhood 作

在那酷熱的漫漫長夏中，一天又一天地，兩個老婦人一塊兒坐在一個臨海的綠漆小屋的一隅，一面分着她們無論那個所帶來的一點兒食品，那也許是幾顆糖，也許是一個橘子，也許是一個餅乾，一面看着假期中到外面來遊玩的人羣的歡騰，而忘記了她們自身的衰齡與病苦。她們是很窮苦的，衣服也穿的很襤褸，上了年紀以後，親戚都把她們忘掉了，現在像耗子一般地住在後街上那永遠不見天日的小房門裏。

由於一種奇蹟一般的機會，她們兩個碰到一塊兒了——其中一人死了丈夫，有一次在倫敦郊外給了另外那個女子一些麵包吃——對於她們兩個，那堤間的小屋，早成爲一個神聖的地方了，一個愉快的聖所了，原來她們幾乎要從人生擠出去了，可是從這小屋裏，她們又得重新地帶着她們那孤獨的老境中所不可能的同情與陶醉的心境來看着人生。一塊兒坐在那

里，兩個戴着帽子的頭和諧地點着她們好像相當地吸收了她們眼前所來往的愉快而有活氣的人生，笑語也很容易地浮現出來，她們的心上重又有了一明暗，而詩泉也就湧動了。

有時她們走來，那座位已經被別人佔去了。她們只好暫時分開來坐，而對於別人奪去她們這唯一的愉快，不免覺得有幾分憤慨。但是，等那座位一空出來，她們便馬上站起來朝着那里躑躅而去，厚重的裙子束縛着她們，使她們無法走快，然而她們却熱心得了不得，將洋傘橐橐地叩着地面而勇往搶先就好像時間自身也很焦急地在捏着一把汗，一時透不過氣來。走到了那里一骨碌坐了下來，很感謝地吐了一口氣：

「啊呀！我以為他們決不會走的。」

於是她們總是很滿足地相對點頭，完全平靜下來。隨即一個就取下她那破舊的眼鏡來揩，一個就彎腰去解鬆她那破皮鞋的帶子。終至她們什麼都覺得舒服了，她們便要從她們那飾着黑玉珠的手提袋裏取出她們的寶

貴的小食品來，像小孩一般望着笑了一會，隨又歡喜地把它藏起，以留待遲點來分着吃。從此以後，她們便恬靜地談起話來，各人說着自己的回想，可憐着那些坐在病車上的殘廢者，聽見過路的人歡笑，她們也跟着笑，看見小孩子跌了交或是海濱上的小馬暴跳起來，便又爲之着急。

她們就是這樣得意地坐在那硬的木櫈上，快樂地過着日子，從來不覺得那櫈子的硬。她們常常要謝天謝地，使她們有了這樣的好運氣，能够互相遇見，老在一塊兒，天老爺居然會使她們窮人有這樣的幸福，真是奇怪。當夏天快完的時候，她們爲要確實佔到那個位子很早地就到那小屋裏來了。她們對於窪地上圖案一番地開着的花大爲讚賞，她們的老眼帶着很愉快的樣子，對那大堆的顏色，一天要眯視好幾次。有時她們也很幸運地得到一枝很好看的花，就像那天——一個小孩子走過，拋下兩朵很好的向日葵的那天一樣。

『讓它拋下在那里，似乎很可惜，我去拾來罷。』

她們互相很理解地微笑了，拾了向日葵放在膝頭上，再把取了手套的手交叉地圍着那花，愛護備至。起初她們是一天到晚都戴着手套的，但是近來她們覺得戴着手套好像不大適宜，她們現在高興讓她們那乾皺的皮膚吹到一點微微的風呢。有一天——這已經沒有什麼奇怪——她們竟想走到小孩子放風箏的沙洲上去，但她們終於沒有回到那般年輕，而到底有點不敢。再多有一點兒和平和交誼繼續下去，她們也許什麼都可以做了。

於是，一個怎也不能忘記的日子來了，那就是一個美麗的大蘋果從那疾馳而過的小販商人的車上滾了下來，被她們拾到小屋裏來摩娑賞玩。她們那沒有牙齒的口，望着那紅色垂出涎來，她們已決定儘她們所能夠的一頓亂噓了來吃，恰恰在這時午後的小火輪回到碼頭了。

像運命之神的慈和的母親似地，她們預先就帶着微笑坐在那兒等着別人走進小屋來，又走去了。一個帶着兒子的母親走來，使她想到自己死了的兒子；兩個面貌頑固的尼姑，就像兩根燒過的骨頭一樣，走過來打開那黑

色的化緣簿，互相交換着人名住址，這個使她們兩位老太婆看了只管搖頭，不解有些人爲什麼要去過這種來往於劍刃上一般的生活。一個很胖的男人帶着他那很瘦的老婆走過來，使起她們不知其然而然地笑起來。最後來了一個少女，穿着一身潔白的衣裳，十分嬌美可愛。

這個少女之來，使這兩個老太婆非常高興。望着她，就覺得心神爲之一爽，甚至像得了靈感似的。如果做得到，她們真想和她說幾句話，一窺其心中之可愛的願望。但是她們也同樣地害羞，而自慚醜陋，且知道她也未見得高興來受她們這種窺探。她們在她那樣的年齡，也未嘗不是和她一樣的感覺。所以她們只得互相耳語，而不解她爲什麼獨自一個人坐在那里，在她那樣的妙齡，應當是早成爲一個漂亮青年的新婦了。

在這樣想着的當兒，她們中間有一個突然吞饞湧泡說不出話來，只管望着散步路的濃綠圍籬那邊點頭示意。那兒正有一個青年在窺視着這美好的少女。他身材很高，面貌嚴整，正在期待而羨慕地望着她，當他發見這兩

個老太婆注意到他的時候，在他那被日光曬成褐色的面孔上不禁發紅了。但是他仍然不能忍住不再看那少女。

『一個好孩子，』兩個老太婆低聲自語，只想看怎樣可以做出一個賢慧的奇蹟來。其中一人想了一陣，突然把身子抖了一下，而興奮地對其他人耳語起來。隨即辦法決定了，那蘋果從她的膝頭上滾下來，恰好滾到那青年的跟前。他蹙着眉頭秀氣地拾起，走將過來：『我想這總是……』

但是兩個老婦人嚴肅地搖着她們的頭，而用下顎指着那少女：『這一定是她的。』

那青年躊躇了，深深地呼吸了一下，便走近那如夢如幻的少女那邊去。

『請你恕我唐突……』

那少女嚇倒了，脹紅了臉，搖了一下頭。

『但是這一定是你的……這裡再沒有別人了。』

那青年把蘋果放在她的膝頭上。她低頭看了一下，又仰起頭來望着正

在等待着的青年。二位老婦人却在那邊含笑地窺看着。少女拿着那蘋果，心迷意亂地站了起來。青年感覺到以前從來沒有看到過這般的幽雅可愛。他的心忐忑地跳動了。

『謝謝你，真是謝謝你，』她這樣說着。

她這樣說的時候，那太陽好像更光輝，而海天也就更明亮了。

『但是如果你想要的話，』她柔聲說。

『我只要一半就夠了，』青年答了。

她把蘋果遞給那青年，他伸手到衣袋裏去探取小刀，勇敢地用下顎指着海濱。

『那下面比這里好多了……』

她們慢慢地走去了。兩個老太婆很高興地微笑了。

『今天天氣真好，』有一個是這樣說了。當日從那以後，她們像女皇一般地坐在那里，完全忘記了她們的衰齡和窮苦，很驕傲地覺得她們還是有

點用處，還是在分享着人生的能力與光榮。

附記：這篇小說的原文，見 *The London Mercury*, Jan. 1934

母親

Sherwood Anderson 作

喬治·維拉德的母親衣麗查伯·維拉德是一個身材很高的消瘦的人，面上有些麻子。雖然她還不過四十五歲，但是有一種隱病，把她的生氣奪去了。她望着那些褪了色的壁紙和破爛了的地毯，沒精打彩地在那零亂的舊旅館中踱來踱去。當她兩手得閑的時候，便代替使女們來收拾那些爲肥胖的旅人睡髒了的牀舖。她的丈夫托姆·維拉德是一個細長而優雅的人，兩肩高聳，帶着一種軍隊式的迅速的步調，蓄着一嘴仁丹鬍子，心中只想把他老婆忘記。每見他那老婆的高長消瘦，幽靈一般的樣子，慢慢的從廳上走過，他就覺得是一種恥辱。一想到她，他便怒髮衝冠，信口詛罵。旅館沒有錢賺，而且總是頻於破產狀態，他自己只想離開這裏。他覺得這舊房子和同他一塊住在那裏的女人，現在簡直等於無用的廢物了。那帶着無限的希望來開始他人生的旅途的這間旅館，現在不過是他理想中的旅館的幽靈了。當他

裝飾得衣冠楚楚從溫芝堡街上走過的時候，有時也站住腳，好像怕那旅館的和那女人的精靈要跟着他到街上來一般，急忙地回顧了。『可咒的這種生活，該死！』他無目標地這樣唾罵了。

托姆·維拉德對於鄉政頗爲熱心，在那共和黨勢力強大的鎮上，做個民主黨的領袖很有幾年了。他有天對自己說，這早晚政潮一變，一切將對自己有利地展開，而他年來無益的服務，也就可以在論功行賞之中得到相當的報酬了。他夢見他到國會裏去當議員，甚至幻想他當過知州官。有一次，黨中一個年輕的會員，在政務會的席上，站起來誇說自己忠實的服務，托姆·維拉德聽了登時面色蒼白地忿怒起來。『少說些廢話，』他環顧着周圍大聲咆哮了。『你懂得什麼叫作服務麼？你這乳臭未乾的小孩子。看看我在這裏所做的好事了！我是在這溫芝堡還把入民主黨看作一種犯罪的時候起就早做了個民主黨員的呀。在從前他們是公然用鎗追擊我們的。』

在衣麗查伯和他的獨子喬治之間，結着一種沒有表白出來的深刻的

同情那翁是基於很早以前便消去了的少女時代的夢想。在她兒子的面前，她雖然是很膽小而謹慎的，可是有時當他去履行記者的職務而在城中奔波的時候，她便大膽地走進他的房裏，關上房門而跪在那張廚房的案板代用的，放在窗前的小書桌之前。在那房中的桌子旁邊，她做了一種禮拜，那是朝天說的，一半是祈禱，一半是要求。她希望在這少年的姿態之中，看到那曾經屬於她自己一部分的半已忘記的事情，從新再現出來。祈禱是關於那個，『就是我死了，我也要設法使你不受挫折。』她是這樣叫了，她的決心堅強得使她整個的身子都戰慄起來。她的眼睛發出光輝，兩手緊握着拳頭。『若是我死了，看見那兒變得和我自己一樣地碌碌無成，我便要再活轉來。』她說：『我現在便要請求上帝給我那種復活的特權。我必得要求這個。我要爲這事祈禱。上帝也許要用他的御拳打我。我無論受怎樣的毆打，我都願意受，只要我這個孩子，能得到上帝的許可，而爲我們兩人表現一點什麼東西出來。』她停住了口，不曉得再說什麼纔好，那女人在這孩子的房中環顧了。

她又漠然地加了一句「而且不要讓他變得伶俐，或是成功。」

喬治·維拉德和他的母親之間的交涉，外觀上是一種無意義的普通的形式。當她病了而坐在她房裏的窗前，他在日暮裏有時來看她一下。他們坐在窗前，經過木造小屋的屋頂而望着大馬路上回轉頭來，他們便可從另外一個窗眼看見大馬路商店後面的小街上，亞葡拉·格洛夫麵包店的後門。他們一坐下，便有這樣一幅鄉村生活的圖畫，自己呈現到他們的眼前來。在他那店子的後門口，亞葡拉·格洛夫手裏拿着一根手杖或是一個空牛乳瓶現將出來。在這麵包店的主人和藥房老闆西爾威斯·維斯特家的灰色貓之間，不和已經有很久了。她們母子一見這猫爬進麵包店的門去，隨即那麵包店的老闆，口中詛罵，兩手亂舞的跟着追了出來。那麵包店老闆的眼睛小而通紅，他的黑頭髮和鬚鬚，滿被着麥粉。有時他忿怒非常，雖然那猫兒已經不見了，他還是將棍子，玻璃破片，甚至他打麵粉的器具，向四圍拋去。有一次他竟至將新寧五金號後面的一個窗子打破了。而那隻灰色猫卻蹲在

後街上的垃圾桶後面，那桶內滿堆着爛紙破瓶，上面有一羣黑蒼蠅在飛着。有回當她一個人的時候，看見那麵包店的老闆是在大發雷霆不肯罷休，衣麗查伯·維拉德竟至伏在她那長長的素手上哭起來了。從那以後，她便不再看那後街了，想將那黑鬍子和灰色貓的爭鬪忘却。這好像她自身生涯上的一件事，回想起來栩栩如在目前，十分令人可怕呢。

在晚上當孩子和母親坐在房裏的時候，沈默使他們都感着很侷促不安。夜幕降下來，夜車到站了。在下面的街上，鋪着木板的人行道上，足音上下地響着。車站前面，夜車開了以後，便寂靜異常。料想貨物房的斯金拉·李孫，正推着手車在月臺上走着罷。大馬路上，聽見有人發出笑聲來。貨物房的門忒然作響。喬治·維拉德站起來走過房間的那頭去，捫着房門的把手。有時他碰着一把椅子，將它在地板上磨擦作軋轆聲。窗前坐着那病了的婦人，兀然不動，冷淡已極。她的長長的手，蒼白而無血色，垂在那椅圍的頭上。『我看你頂好到外面和他們一道去玩罷。你在家裏歇得太久了。』她說，竭力想

和緩離別的困惑。『我想出去散散步來。』喬治·維拉德答了她也覺得束手無策不知怎樣纔好。

在七月的一天晚上，當那些將新維拉德旅館作爲他們暫時之家的不住的客人減少了，僅僅只點着一盞撥小了的煤油燈的走廊上，很是幽暗的時候，衣麗查伯·維拉德冒了一次險。她病在牀上很有幾天了，她的孩子還沒有來看她。她很恐慌。留在她身體中的生命的弱火，由她內心的不安煽成了強焰，她從牀上爬了起來，略爲整理了一下衣服，帶着過度的疑懼，匆匆跑過走廊，直向她孩子的房裏走去。她到底是扶病而行，所以不免要用一隻手支着身體，一隻手扶着廳中紙裱的牆壁，氣喘喘地蹣跚而進。空氣在她齒間噓噓地叫。當她匆匆前進的時候，覺得她自己真是太蠢了。『他無非在那兒幹着孩子們幹的事，』她自言自語說。『也許他現在已經預備和幾個女孩子去黃昏散步呢。』

衣麗查伯·維拉德生怕她自己被旅館裏的客人看見。那旅館以前是

屬於她父親的，現在卻是用她的名字登記在地方法院。旅館的客人還是繼續地減少下去。因為房子太難看了，她覺得她自己也就太難看了，她自己的房子是在那人目不見的角落裏，當她覺得可以做事的時候，她便很高興的來收拾牀舖，因為那是客人們都到溫芝堡商人們那裏去找生意做而不在家時，可以做的事呢。

母親跪在她兒子房門口的地板上，細心靜聽從室中傳來的聲息。聽到她兒子在房裏走着，細聲說着話時，她嘴唇上便浮出一片微笑來了。喬治·維拉德有一種高聲獨語的習慣，聽到他是這般做時，常常給他母親一種特別的愉快。她覺得她兒子的這種習慣，強大了她們母子間的祕密的聯繫。這事她對自己已說過無數次。『他是想發見自己而在摸索着呢，』她想。『他並不是一個好說話的漂亮的傻子。在他心中隱藏着的東西，只想發揮出來。那便是在我自己在內心所抹殺了的東西。』

那個跪在漆黑的走廊上門邊的病婦站起身來，再向着她自己的房子

走去了。她生怕她兒子推開門出來碰見她。當她走到了安全的距離預備轉灣走到另外一條走廊上去時，她纔站住了脚，用兩手支持着自己的身體，想等落到她身上來的疲勞的戰慄好了以後再走。她兒子在房裏沒出去，使她很是歡喜。獨自在牀上睡的太久了，所以小小的恐慌竟漸漸地大起來。現在卻完全消滅了。『這次回到自己房裏時，我一定可以好好的睡一下。』她很感謝地自語着。

可是衣麗查伯·維拉德卻沒有回到她牀上去睡。當她站在黑暗中抖着的時候，她兒子的房門開了，兒子的父親，托姆·維拉德走了出來。他站在門邊那從裏面射出來的光中，握着房門的把手在說話。他所說的話，竟把女人激怒了。

托姆·維拉德對於他的兒子希望很大。他常常以爲自己是個成功者，雖然他從來沒有做出一件成功的事。但是當他到了看不見新維拉德旅館決不會遇到他老婆的地方，他便威武起來，開始把自己描畫成這鎮上的一

個代表人物了。他很想他的兒子能够成功。使那孩子在溫芝堡鷹報館得到一個位置的，也就是他。現在他用滿腔熱望的聲音，在給他兒子以處世的庭訓。『喬治，我對你說，你要覺醒呀！』他嚴厲地說。『關於那事，維爾·亨德孫向我說過三次了。他說別人對你說話你老是不聽，而做出個愚笨的姑娘一般的樣子。你到底爲什麼的？』托姆·維拉德很慈愛的笑了。『可是，我想你現在是好了吧，』他說。『我對維爾也是這樣說的。你既不是個傻子又不是個女人，你是托姆·維拉德的兒子，你一定會覺醒的，我是不急。你所說的都明白了。若是做個新聞記者，便能使你腦子中養成一種做文學者的觀念，那就好了。不過，我想你還是非得覺醒起來不可。你看怎樣？』

托姆·維拉德很神氣地踱過走廊，走下階級到賬房裏去了。在黑暗中，的那位女人聽見了他在賬房裏和一個客人在談笑，那客人原在賬房門邊一張椅子上打着瞌睡，以消磨這個無聊的晚上。她又走到她兒子房門近邊去了。這簡直是一種奇蹟一樣，疲勞早已從她身上消去，她精神抖擻地走着。

上千數的觀念從她腦中跑過。當她聽到了移動椅子的聲音，筆在紙上擦着響的時候，她便又回轉身來，經過走廊到她自己的房裏去了。

溫芝堡旅館的老闆娘子失望的心裏有了一種確定的決心。那個決心是長年之間寂靜而無效果的思想之結果。「呀！」她獨語說，「我將實行起來。有些脅迫着我兒子的東西，我將防止它。」托姆·維拉德和他兒子之間的會話，卻很肅靜而自然，宛然是他們之間已經得了一種理解似的，因此使她大為狼狽。雖然幾年來她恨了她的丈夫，但是這以前她的怨恨，卻不是對個人的，而是一種漠然的嫌惡。他不過是她所恨的東西的一部分。可是而今，因為他站在那門口說了幾句話，他竟成了她怨恨的全部了。在她自己那黑暗的房中，她捏着拳頭，虎視眈眈地望着四圍。走到掛在壁間釘子上的布袋邊，她從那中間取出一把縫紉用的大剪刀來，當作匕首一般地捏在手上。「我要刺死他，」她大聲說。「他進而成爲惡魔之聲了，所以我要殺死他。當我殺了他，我心中的什麼便將轟然爆裂，我也就會死的。這樣一來，我們大家

都得救了。」

在她的少女時代，和托姆·維拉德結婚以前，衣麗查伯在溫芝堡的名聲不大好。有好幾年他罹着一種所謂「舞臺熱」，她嘗穿着漂亮的衣服和那些住在她父親所經營的旅館中的演員們，到街上去遊行，並慫恿他們將其所經驗過來的都會生活說給她聽。有一回她穿着一套男子的衣服，坐着一架腳踏車，從大馬路走過，給城裏的人大吃一驚。那身材高大，顏色黝黑的姑娘的心裏，當然頗為紛亂。她那極不安定的心情，由兩種方式表現出來。第一是求着變化，在她生活上求着大而明顯的變化。使她傾向於舞臺方面的，也就是這種感情。她夢想她加入了一個戲班而周遊世界，常常看着新的人物，又從她自身給了一點東西與一切的人。有時她在晚上完全被這種思想所占據，但是當她想把這事講給現在來到溫芝堡，住在她父親旅館裏的那些演員聽時，她又不知所云了。他們好像不大懂得她的意思，即算是她能將她的熱情表現了一點出來，他們也不過是笑笑罷了。『並不像那樣的，』他

們說。『也就是和在這城裏一樣的沒有趣味。沒有一點什麼。』

她和這些旅人在城裏走着的心情，與後來和托姆·維拉德同走時的完全不同。他們好像是很理解而同情她。在這村子的後街上，黑暗的樹蔭之下，他們握着她的手，她便覺得潛伏在她自己心中的某種東西現將出來，而成為潛伏在他們心中的某種東西的一部分了。

於是，她那不安的心情，便成為第二種方式而表現出來了。在這時候，她一時竟覺得解放了而感到幸福。她並不怪她同走的那些人，後來她也不怪托姆·維拉德。那常常是同樣的，由接吻而始，經過一陣奇怪的感情昂奮之後，繼之以和平，於是由懺悔的啜泣而終。她哭的時候，便用手蒙着那男子的面孔，而總是抱着同樣的念頭。雖然他是一個那般鬍鬚滿面的大人，而她這時覺得他突然變成一個小孩子了。她詫異他為什麼不也和她一樣啜泣起來。

在那舊維拉德旅館的角落裏她自己的房中，衣麗查伯·維拉德點燃

丁一盞洋燈放在門邊的化粧臺上，忽然她想到一件事，隨即走到壁櫥邊，取出一個小方匣來，擺在化粧臺上。那匣子原是從前到溫芝堡來而遭失敗了的一個演劇團體和別的東西一道遺留下來的，其中裝着一些演員的化粧品。衣麗查伯·維拉德決定她很可以梳飾漂亮一下。她的頭髮還是黑的，縷縷大股都結成辮子盤在頭上。樓下賬房裏現在正發生着什麼光景，她心中開始描畫起來。現出在托姆·維拉德前的，當不會是那消瘦的鬼像，而是一種十分意外令人可驚的樣子。一個身材高大，面頰朦朧，兩肩黃髮垂髻的仙姿，步履堂皇地走下樓來，而給賬房裏的人一見驚惶，肅然起敬。那仙姿一聲不響——敏捷而可怕。手上捏着那邪惡的大剪刀，像一個將，虎子嚇倒了的牝虎一般，無聲無臭地從陰暗之中現將出來。

喉頭咽鳴地衣麗查伯·維拉德吹息了化粧臺上的燈火，而柔弱地站在那黑闇之中戰慄着。她身上那奇蹟一般的元氣消失了，蹣跚地踱過室內，攫住了一把椅子的背，就在那椅子中，她曾經過冰鐵屋頂而眺望着溫芝堡。

的大馬路，消磨了許多漫漫長日。走廊上足音響了，喬治·維拉德推開門走進來。坐在他母親旁邊的一張椅子上，開始說話了：『我想離開此地，』他說。『到什麼地方去，去做什麼事，我都不明白，不過總得離開此地。』

那坐在椅子上的女人，全身戰慄地等着他再說下去。而她忽地感到一種衝動。『我看你頂好覺醒起來，』她說。『你覺得怎樣？你是想到大城裏去賺錢麼？你以為去做個實業家，商賈繁榮，蒸蒸日上生活，對於你是最合宜吧？』她全身戰慄地等着他再說下去。

兒子搖了一下頭。『我所想的事恐怕媽媽很難了解，不過要是能夠了解的話，那自然再好沒有了。』他熱心地說：『這事情甚至對父親都不能說。我也不想說。說也無用。因為我自己都不知道我要去做什麼事，我只是想離開此地，去會見許多別的人而來思考。』

沈默降下在那母子兩人坐着的室中了。今宵也和別的晚上一樣，他們很是困惑了。過了一會，那孩子又想說起話來。『我想這也許沒有一年兩年，

不過我一直就是這樣想着的。』他站起來走向門邊這樣說了。『爹爹所說的話，更使我覺得非走不可。』他摸索着門的把手，房中的沈默，母親覺得再也不能忍受了。爲着聽了從她兒子唇邊出來的話語，她快樂得要叫出來，但她卻又不能表現她的快樂。『我看你頂好到外邊和他們一道去玩吧！你在家裏歡得太久了，』她說。『我想出去散散步來。』她兒子回答，遲鈍地走出房裏將門帶關了。

安徒生 (Sherwood Anderson) 以一八七六年生於美國之 Oamden, Ohio 他是個勞動者出身，只經過小學教育，直到一九一九年出了一本 *Winesburg, Ohio* 的小說集，才一躍而爲美國的代表作家。溫芝堡是美國一個小鎮，他的這部名作，就專門描寫這小鎮上的事，我現譯的這篇「母親」便是此書中之一篇。此外他的名作有 *Poor White* (1920)；*The Triumph of the Egg* (1921)；*A Story-Tell's Story* (1924)。最後的一部，是他的自傳。叙他現在還健在，美國的雜誌上常常可見他的作品。一九三一年，三月，譯後記。

青春之戀

Aldous Huxley 作

對於修伯特·拉帕爾這個初戀是極其重要的。「重要」原是他自己在日記上記述這樁事情時所用的字眼。這是他生平一樁大事，一樁使他發生變化的真正的大事。他覺得這是他精神發達上一個真實的轉機。

『福祿特爾，』他在他的日記上寫着——且在寫給米妮的一封信中，又再度的寫了——『福祿特爾說一個人要死兩回：一回是整個身軀死去時的死，還有一回是在那以前，愛之能力消滅時的死。同樣，一個人要生兩回。那第二回就是在初次戀愛的時候。那時，是生出到一個新的世界——一個有更強烈的感情，更高貴的價值和更透徹的洞察之世界。』云云。

其實，修伯特對於這個新的世界有一點失望了。那更強烈的感情却是溫柔的；到底不能達到文學的標準。

『我告訴你我爲克萊西德害了相思病。』

你却回答說她是一個麗人；

注入我心的傷口；

把她的眼睛，她的頭髮，她的面頰，她的步調，她的聲音……」

不確是沒有那樣。真的，他在日記上，和寫給米妮的信上，描寫了新的世界的許多光輝而浪漫的景色。但那是薩爾瓦脫·羅茶派的複合的想像風景——比實物更要華麗，更要奔放，更要繪圖般地多於明暗。修伯特只要有一點悲哀的意志，肉體的慾望，精神的憧憬，便儘量地把它捉住而在他的信札和日記之中，寫成一些實質地浪漫諦克的東西。有時，多半是在夜深時候，他竟能使他自己覺得只有他才真是一切戀人之中的最狂亂，最不幸，最熱情的一個。但是在日中，一面做着事情，一面却懷着一種對於戀愛感着不平似的感情。這東西是有一點像欺騙者。是呀，他決定這確是一個欺騙者。雖然如此，他還是覺得這是重要的。

可是，對於米妮，戀愛完全不是欺騙。差不多是從最初一瞬間起她就戀

慕了他一個雙方認識的朋友在她規定會合的某星期三的晚上把他帶了來。『這位是拉帕爾先生；但是他太年輕了，只好叫他做修伯特。』他便是這樣地被介紹了。於是她便笑着握了他的手，馬上叫他做修伯特。他也笑了，却有點膽怯地。『我的名字叫米妮。』她說。但他太害羞了，在那一晚上，什麼也沒有叫她。他那褐色的頭髮，像一個小孩子的一樣，蓬勃而不整潔。他那羞答答的灰色眼睛，每次看人頂多只瞟一眼，便馬上移開去，不敢再望。熱心地對你流盼一下——隨又拿開；而他那突然加力，時高時低變化迅速的，音樂一般的聲音，總好像是對着他交談者的浮動在稍稍偏欹的低處的靈魂在說話一般。眉毛上面是一個美麗的圓圓的額頭，一條沉思的皺紋從兩眼之間朝上刻着。他那嘴唇豐美的口，在靜止的時候，稍稍突出，好像是表示着他對於世間老是不滿。米妮所想的是：自然呀，從他的理想主義看起來，這世間並不那麼美。

『但是畢竟，』他在那最初的晚上熱心地說，『我們可以住在思想的

世界裏。無論如何，那總是單純、清朗而且美麗的。我們可以常常與野獸的爭奪離得遠遠的生活。」

於是那位嬌弱無力，帶着幾分倦意以及與這有點「藝術的」的環境不大調和的優雅，而深深地坐在靠手椅子裏的海倫·格蘭柏，用她那獨特的清爽可愛的聲音笑了。「我覺得正相反，」她說（那個最初的晚上米妮一切都記得清清楚楚，）「我覺得一個人應該東奔西走，認識好幾千人，痛快地飲食，不斷地戀愛，狂呼高笑，對人迎頭痛擊才對。」說完了這些拉白雷（Rabelais）法國十六世紀的滑稽諷刺作家——譯者）式的意見以後，格蘭柏夫人發出一聲疲倦的氣息便倒在椅子上了。她用一隻細而白的手蒙着她的眼睛，因為她的頭痛得厲害，光線炙她的眼睛。

「啊呀！」米妮帶笑地抗議了。這話如果是別人說的，她許要感着驚惶失措；但是海倫·格蘭柏是許她放言無忌的。

修伯特再度地主張了他的寂靜主義。格蘭柏夫人態度優雅，微帶倦容，

嬌弱不勝的樣子，倚在靠手椅子上聽着，也許她躲在她手掌底下正想睡去了呢。

米妮對於修伯特一見傾心。現在她回顧一下，知道那確是如此。保護一般地，母親一般地戀慕着他——因為他還只有二十歲，年紀很輕，那怕他肩間有一條皺紋，說起話來囉裏囉嗦，和那大學生的新奇知識；可是年紀只有二十歲，而她自己却差不多有二十九歲了。而且，她又愛上了他的美貌。哎，真個熱烈地。

修伯特後來知道了這個，受寵若驚，非常得意，他從來沒有過這樣的幸運。他覺得被人敬慕何等愉快，因為米妮這樣狂熱地愛上了他，他之愛米妮好像是世界上的一件最自然的事一樣。真的，如果米妮不先愛他，他也許永不會去愛米妮的。初會面的時候，他老覺得她確是很美，但並不特別地鉤心奪魄。後來，看了她那種對他愛慕的顯明的表情，他才對她發生更多的興味，結局他自己也墮入情網了。但是即算他對於這個過程感着一點失望，也許不

足爲奇。

話雖如此，可是他私下常常想到，這個熱情不能不自己承認是有點不真實的，不是自動發生的愛永不會變爲十分真正的東西，這確是理之當然。在他的日記，他很適切地寫下了滕約翰的兩節詩：

那般清純愛侶的靈魂，也必得涉及

感覺所能捉到的情慾與機

不然，偉大的王侯

且將陷入牢獄之中。

於是，我們轉向我們的肉體，

弱者也可看到顯露的愛情；

靈魂中生長出愛的神祕，

但肉體却是他的書本。

在他們兩人下次見面的時候，他便把這些詩句背誦給米妮聽。在誦完詩以

後繼續的談話却混合着哲理和私話妙不可言。修伯特覺得那真是達到文學的標準了。

第二天早上米妮打電話給她的朋友海倫·格蘭柏，問下午她來喝茶可不可以。她有幾樁事情要和她談談。格蘭柏夫人把電話筒掛上，嘆了一口氣。『米妮要來喝茶呢，』她向着敞開的門口喊了一聲。

從走廊的那邊，她聽見她丈夫的聲音回過來。『好的！』這是帶着一種遠離之恐怖，和無心之聽從的語調說的。因為約翰·格蘭柏正深深地埋頭在他的工作之中，可以說是僅僅有一點留在水面上的部分，才對於不好的消息發生反應。

海倫·格蘭柏再度地歎息了。於是把枕頭弄得更舒服一點，然後伸手去拿了書。她知道那遠來的聲音，而且曉得它的意思。那意思就是說如果她要繼續地再說下去，他就不會再回答她的話了，頂多說一聲『哼』或『噫』。在那以後，如果她還要囉嗦，那末，他就要痛苦地，傷心地說，『親愛的，

請你不要打擾我，讓我好好做事吧。」然而在那個瞬間，她却很想說一兩句，但她並沒有說，而繼續讀她因米妮的電話一來而打斷了的書去了。

「到了這時候，火焰已經包住了後宮。那英勇的亞歷山大的教長再三再四躍入燃燒着的屋中去，而把那裏面住着的二十七個麗人除去兩個以外，完全救了出來，又馬上把她們統統送到他自己的私室中去……」

這是一本教訓的書，她丈夫要她讀的。歷史、神祕、教訓和法律。但在這個時候，對於歷史她並不喜歡讀。她只想談話。然而談話却不行，絕對不行。

她放下書來，去磨指甲，又想到可憐的米妮。是呀，可憐的米妮。聽見她要來喝茶，爲什麼一個人忍不住要誠心地說「好的」呢！她是可憐，但是那般討厭的可憐。世上有些人你想親切相待的，也有你想幫助的和照拂的。有些人帶着病了的猴子似的眼睛望着你。你看見她們你就要傷心。但是可憐的米妮却没有病了的猴子那種迷力。她已經是一個二十八歲的，健康而肥大的少女，應當嫁了人，生了兒女的了，可是她却沒有。她可以做一個很好的妻

室，也可以做一個很懸念而細心的母親。但是不湊巧她所認識的男子沒有一個要娶她，他們爲什麼要娶呢？當她走進房子裏來，燈光就好像變得幽暗了，電壓也弄弱了。她沒有一點生氣。反而很像一張吸墨紙似地把那裏所有的生氣都吸收了。所以沒有人要娶她，也是當然。然而，自然結婚是人生唯一要緊的事。尤其是米妮，常要害單相思。那唯一要緊的事。

「約翰！」格蘭柏夫人突然叫她丈夫一聲。「雪貂是真的嗎？」

「雪貂」聲音從走廊那邊，帶怒地遠遠地反響過來。「雪貂的什麼是真的？」

「說如果他們不能配合，雌的就要死的。」

「那我怎麼曉得！」

「但是你大概什麼都曉得一樣。」

「但是，親愛的，真的……」那聲音很苦痛，充滿着叱責。

格蘭柏夫人用手蒙住了她的嘴，拿開的時候便做了一個送吻的手勢。

『好吧，』她很快地說。『好吧。真的對不起。我不再擾你了。真的。』她對門那邊，再送了一吻。

『但是雪貂……』那聲音反覆着。

『唏——唏，唏——唏。』

『爲什麼雪貂？』

『親愛的，』格蘭柏夫人像很嚴格地說，『你真的應好好地做你的事呀。』

米妮來喝茶了。她最初把那事件當作別人的一樣假設地說出；隨即增加了勇氣便轉到她自己的立場上來。這原是她自己的事件呀。海倫·格蘭柏從她那平靜的，異教徒的天真之底奧，粗魯地給她忠告說：『如果你想和那青年同睡，你就和他去睡好了。那事情的本身並無關重要。至少，不大重要。它之所以重要的，僅是因爲它能使我们更祕密地私語，能更加强我們的愛情，而在某種意味上能使那男子要依賴你。而且，不消說，這是自然的事。我是

一切都聽其自然的，除了修飾面孔以外。聽說那雪貂……」米妮注意到她竟沒有把那句話說完。她聽得驚嚇恍惚，感動而且承認。

『我親愛的，』那天晚上當她的丈夫回來時，格蘭柏夫人說——因為他並沒有會見米妮；他到俱樂部喝茶去了。『發明宗教，罪過和那一切的，到底是誰？他爲什麼？』

約翰笑了一下。『這是亞當發明的，』他說，『因爲種種細小的卓越的理由，說出來恐怕你也覺得不易了解。但又是爲着要使夏娃就範的極其實際的目的。』

『唔，如果你把人類的錯綜複雜的生活叫作就範那末我敢說你這話是對的。』格蘭柏夫人搖了一下頭。『我覺得這一切都太難懂了。在十六歲的時候，就差不多。可是到了二十歲就真個對於那種事情應該完全明白才好。何況到了三十——那女人你知道已經快三十了——哼，真個……』

終至米妮寫了一封信給修伯特表示她已經決心了。修伯特當時正在

赫特福州的他的朋友瓦徹特那裏。那裏房子既大，飯菜又好，所以住在那裏很是舒服的。而且瓦徹特的父親還有一個很完善的圖書館。在那鬱蒼的杉樹之蔭，修伯特和特德·瓦徹特時而打着木槌球，時而談論「自我」修養的最好的方法。他們的意見是有了藝術——書、畫和音樂——的修養便很够了。試聽！斯特拉永斯基（俄國的革命音樂家，春的祭典作於一九一三年——譯者）的「祭典」好了。『特德·瓦徹特說，「你便永遠不要去西藏，黃金岸（非洲西部英國的殖民地——譯者）和那種可怕的地方了。因為有托斯妥亦夫斯基可以代替殺人，有羅倫斯可以作為性的代用品。」』

『雖然如此，』修伯特說，『我們還是必得有相當的實際而非想像的體驗。』他熱心而抽象地說了。但是米妮的信却在他口袋裏。『Grosce teipsun（意爲人貴自知爲蘇格臘底語，即希臘文 Gnothi Seauton 的拉丁譯——譯者。）不到事件當頭，你不能真正知道你自己的。』

第二天特德的表妹斐比來了。她有紅色的頭髮，乳白的肌膚，而且多少

有點像音樂的喜劇舞臺上的女子。『一隻腳踏着，一隻腳離開，』她說明了。『兩腳跨開成一直線地坐下。』她這樣說着便在那客廳的地毯上做起來。『這很容易，』她笑着說，於是優美地容易得使人吃驚地一下又跳了起來。特德不喜歡她。『令人厭倦的女子，』他說，『又這樣輕舉妄動。意識地輕舉妄動。故意地輕舉妄動，所以更糟。』真的她又很得意地說她隨喝好多酒也不走脾經。與夫什麼有好幾次酒飲過量醉得一塌糊塗的事。她又喜歡說她的崇拜者的事，使聽者猜想那些都是她所認可的愛人。但是她有那種生氣，那種漂亮的紅頭髮，這自然也沒有什麼不當。

『生氣，』修伯特在他的日記上寫着他想到這些告白和警句將在他死後或更好是在他生前發表出來的那老遠的日子，『生氣幾乎可以和美同樣傲慢地在世間要求權利。有時同一個人美與生氣可以兼而有之。』

*

*

*

*

*

安排他們逗留在水車場的是修伯特。他有一個朋友有次曾和一個讀

書會一道到過那裏，發見那地方很安適，而無人間的囂塵，極其幽靜可取。幽靜，就是說帶着一種水車場獨有的特殊的幽靜。至於說到那種靜寂，並不是山上夜間的靜寂，而是一種無間斷的隆隆之聲所作成的靜寂。每天早晨到了九點鐘，水車輪便開始轉動起來，而那轟聲終日不止。最初的瞬間這種轟聲，很是悽慘可怕，幾乎使人不能忍受。可是稍許經過一下子，也就聽慣了。那隆隆之聲因其沒有間斷反而變得可驚的豐富，和深邃的、完全的靜寂了。

在那水車場的後面就是一個小花園，一面臨水，三面被房子、外屋和高大的磚牆圍着。米妮憑欄望着流水。看去像是一條背上被着箭痕的褐色的蛇。它永遠地匍匐，滑走，溜去。米妮坐在那裏等待着：剛吃過中飯不久，火車就把她運到這裏來了；遙遙地從瓦徹特家動身來的修伯特，很難在六點鐘以前趕到。檻外的水像時間一般地，像運命一般地，朝着新的激烈的事件，平滑地從她眼底流去。

她在這個庭園之中便被那靜寂而又巨大的騷音包住了她那習慣了

的心就如在它生來的環境之中似地，在這騷音之中縈繞着。欄干的前面漂來水的涼味和水草的香氣。但是如果她回轉頭來看花園，她便馬上可以呼吸到那照在花上和成熟的果實上的日光之熱的香氣。在午後的陽光之中，世間的一切都成熟了。那古老的紅房子，熟得像一個落了的梅子一般，聳在那裏。那圍牆在它那熱的磚上，比這般纖弱地，清爽地刻着十字的油桃的果實還要成熟。那無間斷的隆隆聲之更豐富的沉默，就好像已經長得熟熟的桃子一般的圓，充滿着幸福與生命的漿，當陽地身生時，那渴望的牙齒來給它一嘴的那樣一天的蠟粉一般。

米妮就在這種果實一般地成熟的世界的中心等待着。水向着水車流去；光滑地，光滑地——隨又落下來，而在那旋轉着的車輪上化爲碎片。時間向着使她生活一切的圓滑爲之粉碎的事件，靜靜地繼續地流去。

『如果你想和那青年同睡，你就和他去睡好了。』她好像聽見海倫那清爽而尖銳的聲音，說着那不可能的粗暴的話。那句話如果是別人說的，她。

恐怕已經從房裏跑出去了但是出自海倫之口那句話就不知怎樣好像很純樸，無害而很真實。而且就是別人所說的，與夫言語間所含蓄的一切——在家中，在學校裏她所常常遇見的人們之間——都好，像同樣地是真實的。但是自然人們是有愛情的。修伯特寫了一首莎翁的十四行詩，那開始是這樣的：

愛情使真心所愛的一切化爲神聖，

一箭射去，點鐵成金，

將物質化爲精神，急色化爲純淨，

而建立一座聖殿在淫慾的心中。

她覺得這是很美麗的詩句。也是很對的。這首詩好像是給海倫和其他的人之間搭了一座橋。愛情，真正的愛情之有無，是大不相同的。那可以使人歸正。愛——她多麼地愛着呀！

時間如駛，太陽過了中天，日光更加華麗了。天氣變得越更美味地成熟。

了充盈着世間罕有的甜蜜。在那陽光照着的那日的面頰上，那水車轟然的沉默發散着柔和的桃子一般的蠟粉。米妮坐在欄干上等待着。有時俯視流水，有時轉望花園。時間如流，但是她現在早已不怕在前途轟然雷鳴的那種粉碎的事件了。午後成熟的甜蜜好像要鑽進她的心靈，注滿她整個的心房。早已沒有懷疑，懼慮，或後悔的餘地了。她很幸福，眷戀地帶着一種她沒有言語所能形容，只能用溫柔的輕吻，愛撫一般地用指頭擦着亂髮，始能表現其萬一的那種眷戀，她想着修伯特，她的修伯特。

修伯特，修伯特……突然，使她吃了一驚，他已經站在她的身邊了。

「唔，」她將那褐色的眼睛睜得圓圓的凝視了他一會之後，這樣說了。一時她那眼睛之中，除了驚惶失措之外，什麼也沒有。隨即表情變了。「修伯特，」她嬌聲地喚着。

修伯特握了她的手一下又放了；望了她一眼又轉過去了。他凭在欄干上，凝視着下面的流水；臉上沒有一點笑容。很久兩人一句話也沒有說。米妮

坐在原地方一動也沒有動，她的眼睛釘在那青年望着別處的臉上。她很是快樂，快樂，快樂。漫漫的長日完全再完全，成熟又成熟了。

「米妮，」那青年突然地帶着一種粗魯的高聲說了，儼然是他決心了很久要說預備得好好了，積鬱在胸的話語，終至說出來了一樣，「我覺得我很對你不住。我真不應該叫你到這裏來的。這是不對的。很對不住。」

「但是我來是因為我自己想來的，」米妮叫出來。

修伯特注視了她一下，便把他的眼睛轉向着那好像正在流着水的面上浮動着的幽靈，繼續說道：「要求得太多了。我不應該這樣做的。是一個男子那又不同。但是對於一個女子……」

「但是我已和你說過了，我自己要來的。」

「這是太過度了。」

「這沒有什麼，」米妮說，「因為我愛你。」這樣說着，她便把身子向前彎去，而用手指撫弄着他的頭髮。呀，言語所不能表現的眷戀！「你這個傻孩

子，』她小聲地說『你還以為我那樣的愛你都沒有嗎』

修伯特沒有擡頭看。水在他眼前不斷地流去；米妮的手指只管弄着他的頭髮，愛撫到他的頸項上來了。他突然地對於這個女人感着一種積極的憎惡。蠢到這樣！她爲什麼一點暗示也得不到呢？他已經不需要她。到底爲什麼他還以爲他需要她呢？坐在火車中他一直就在問着他自己這個問題。爲什麼？爲什麼？而這問題當他站在花園的門口，乘她沒有注意，長長的一分間從蘋果樹之間望着她的時候，便自身更加迫切地反復問過的了——望着她坐在那欄干上，時而將茫然的褐色眼睛向着水面，時而轉向花園，帶着一種使他覺得好像是個低能兒似的朦朧而空虛的表情，獨自在微笑着。

可是昨天他還和斐比一道，站在這禿兀的白堊山頂上。平原展開着像一片海洋一般在他們的腳底下，在那模糊的地平線上高聳着壯麗的雲。風的手指吹起了她那紅色的鬚髮。她帶着一種好像是預備要跳入那咆哮的空中去的姿勢站着。『我要能够飛得起來就好了！』她說。『我總覺得做飛

行家一定有點特別引惹人的地方。』這樣說着，便跑下山去了。

但是米妮頭髮陰暗，面頰像蘋果一樣地紅，身軀肥大而遲鈍，完全像個鄉下姑娘。他怎樣會讓他自己要這樣一個女人？那更糟的，自然是那女人令人困惑地，厭倦地戀慕着他，就像一個當我們正想靜靜地坐着，專心想一件重大的事情時，它便纏在我們的脚跟打滾，又來舐我們的手的那痛愛過度的哈叭狗一樣。

修伯特走開到她那愛撫的手所摸觸不到的地方去了。他擡起他那雙冷然發怒的，好像是混濁了的眼睛，向着她望了一會；隨即又俯下去了。

『那犧牲是太大了。』他說這話的聲音在他聽來好像是別人的聲音一樣。他感覺到要把這種事情說得千真萬確是很不容易的。『我不能夠是這樣要求你，』那戲子接着說。『我不要。』

『但這並不算什麼犧牲呀，』米妮抗議着。『這是一種快樂，這是幸福。哦，你不懂得嗎？』

修伯特沒有回答。他把兩臂凭在欄干上一動也不動，凝視着下面的流水。米妮望着他，最初只感到困惑。但是驀然地她被一種不可名狀的、苦悶的疑惑所抓住了。那疑惑隨着沉默的延長而在她心中好像靈魂的可怕的毒癩似地一點一點地長大了，直到把她所有的幸福都吞噬了去，而使她心中除了疑惑和憂懼以外，什麼也沒留得有的時候為止。

「怎麼的呀？」她最後說。「你爲什麼這樣奇怪？怎麼的呀，修伯特？怎麼的呀？」

衷心不安地她屈身向前，把兩手伸向他那望着別的地方的臉孔兩邊，而把它攀得向着她自己。便看見他那兩眼因爲發怒而現出空虛和混濁之色。「怎麼的呀？」她反復着。「修伯特，怎麼的呀？」

修伯特解脫了他自己。「這樣是不好的，」他帶着窒息的聲調說。「完全不好。這是錯了。真對不住。我想我還是去的好。馬車還在門口等着呢。」

連沒有等她回答什麼，也沒有再來解釋，他便回轉頭去朝着房子那邊

快快地走去，幾乎是跑去了。他自己想道：罷罷，謝天謝地，他畢竟脫離那個了，他那辦法並做得不那麼好，也不漂亮，也不勇敢；但是，無論如何，他總算脫離那個了。可憐的米妮呀！他很爲她難過；但是結局，他又有什麼法子呢？可憐的米妮呀！而且，他想到她將爲他悲哀，他又覺得得意起來。橫豎她也不會那樣覺得苦痛的，他藉此倒可以安慰着自己的良心。可是一方面他這種虛榮却使他想起她實在是愛他的。啊，她簡直是崇拜……

大門在他出去以後，便關上了。在花園中又只剩得米妮一個人了。橫在垂暮的陽光中的花園成熟又成熟了。現在一半在陰影之中；但其餘的部分，在那有色的夕陽之下，好像是達到了成熟之最後的而又絕對的完全了。無論在什麼時節都算是頂好的果實，飛散着轟然沉默的蠟粉，長得特別甘美地，直到核心都甘美地，懸掛在那裏；在暗黑的邊際上長得紅而又美地懸掛在那裏。

米妮呆呆地坐在那裏，不曉得到底發生了一回什麼事。他去了嗎，他真

是去了嗎？那大門在他去後砰然一聲關了，而那關門的聲音幾乎儼然是預先定下的暗號一樣，便有一個人從水車場出來，走到堰邊去把水門關了。突然一下，那水車靜止了。默示文字一般地沉默起來；無聲的沉默代替了那有聲的沉默。深淵在她的周圍張開了無窮盡的口；她却是孤零零地。橫過無聲的空虛，一隻遲歸的蜜蜂，曳着它那微細的營營之聲飛去了；麻雀吱吱啾啾地叫，從水的那邊傳來一點人聲和老遠的笑聲。米妮宛如從夢中驚醒，仰起頭來左右顧盼，驚惶地聽着。

蒼蠅

Kalman Mikszath 作

那老農夫，村裏最闊的一個人，病得很厲害，快要死了。他受着天罰，上帝指着他作爲一切人類的榜樣：

『你們看高約翰吧。你們這些非死不可的人，覺得你們自己是什麼？你們算不得什麼。只有高約翰倒真是一個人物。甚至縣裏的審判官有時都和他握手。村裏的伯爵夫人也來拜訪他。他是你們中間最闊的一個人。雖然如此，我還是可以罰他。我用不着遣一匹餓狼來咬他，也用不着將一顆大橡樹倒下來將他壓死。一匹頂小的蠅子就够履行這個任務了。』

——這個果真見諸事實。一匹蠅子咬了他的手；隨即就腫起來，看住看住變得又紅又黑。

牧師和鎮上的伯爵夫人勸他去請醫生

他原是很願意馬上去請醫生來的，可是被他們說服了，便打電報到京

裏去請一個專家來。白里教授就是他們所選定的。這位教授一次出診要三百金 (Florin)，但是這種錢却是用得正當的。

『胡說，』那農夫說，『那個極小的蠅子，在我身上不會惹起值得三百金的損害。』

伯爵夫人主張非請這專家不可，如果那農夫不願出這末多錢，她可以替他會帳。這原是一種點將不如激將的辦法。高約翰是一個很高傲的農夫。他那裏會要別人替他出醫藥費呢？電報打出去了，一個瘦長的，戴眼鏡的，一點也不漂亮的青年，坐在一部派到車站上去迎接他的馬車裏到臨了。

高太太，那年老的農夫的年輕的老婆，到大門口去接了他進來。

『你就是從京城裏來的那位著名的大夫嗎？』她問。『你頂好快來看。』
『看我的丈夫。他爲着一個被蠅子咬了手鬧得天翻地墜，就像給大象咬了一樣。』

這是絕對不真確的。高約翰一句話也沒有說；甚至連咬傷都不提到，除

非別人問到他他才極其簡單地答一兩句他毫不介意地冷靜地躺在他的牀上。他的頭睡在一個羊皮枕頭上，口裏嚼着煙袋。

「你那兒不舒服，老人家？」醫生問。「我聽說是一匹蠅子咬了你。」

「對啦，」那農夫在牙齒縫裏漏出這麼一句回答。

「那是一種怎樣的蠅子？」

「一匹蒼蠅，」他簡單地說。

「你自個兒去問他吧，大夫，」那女人插嘴進來。「我得去照顧我的事情。我烘了九塊麵包在竈裏哩。」

「好，老太太，」那醫生心不在焉地說。

她儼然是被刺痛了一樣，即刻轉過身來向着醫生，兩手放在屁股上：

「呃衣，你才老得可以做我的父親呢！」她半噴半媚地說。「你好像戴着那副鏡子還看不清楚的樣子。」

她急急地轉身，當她走出去的時候，她身上穿着的挺硬的裙裾像風一

般地旋轉，身子伸的挺直，表現着青春和力量。

醫生目送着她出去。她長得妖精一般的美，比那醫生還要年輕，不消說，比他丈夫是要年輕得多了。他要去向她說點什麼謝罪的話，可是他一個字還沒有說出來，她已經走了。

「好吧，讓我看那隻手受了傷嗎？」

「很受了傷，」他回答。

醫生把那紅腫的手診察了一番，他的面上露出一種嚴重的神氣。

「壞透了，那一定是一個毒蠅子。」

「也許是，」約翰一點也不感動地說。「我可以說這不是一個尋常的種類。」

「這是一個從死人身上飛來的蠅子。」

高約翰對於這個通知只給了一聲暗自的咒詛。

「幸而我來得正好。現在還有辦法。到明天就來不及了。你就要沒有命

了」

「那可奇怪啦，」農夫邊說邊用一隻大姆指裝煙在他的煙袋裏。

「血的毒走得很快。我們現在沒有猶豫的時間了。你的神經馬上就會變硬，老人家。終至你的手臂非割斷不可。」

「我的手臂？」他驚訝地問，同時帶了一點兒諷刺和大大的讓步。

「是呀，非得那樣不可。」

高約翰一句話也沒有說；他僅只搖搖他的頭，仍舊吸他的煙。

「你知道，」醫生帶着勸誘的口調繼續說下去，「這並不會把你弄傷的。我要使你睡着；等你醒來的時候，你的病已經好了。要不然的話，明天這時候，你就會像一匹死老鼠一樣一動也不能動。就是上帝也不能救你。」

「哦，你讓我去罷，」他好像不願再多囉嗦的樣子說；同時把身子轉向牆壁，閉上眼睛。

醫生完全沒有提防他有這般頑固。他離開了那房子，去找那女人說話。

「我的丈夫怎麼樣？」她儘量冷淡地問，同時繼續做她的事，以表示她看不起那醫生。

「糟透了。我正是來要你去試勸勸他讓我割了他的手臂。」

「我的天！」她驚呼一聲，面色白得像她身上的帷裙一樣。「一定要割去嗎？」

「要不割的話，他二十四點鐘之內就沒有命了。」

她的面孔變紅了，一下抓住了那醫生的手臂。她把他拖到了那病房裏，把手按住她自己的屁股，對他說：

「你看我是像一個能滿足於做一個殘疾的人的妻子那樣的女人嗎？我會要羞死了。那兒！看他！」她轉向她的丈夫，幾乎等於叫出來一般：「約翰，你不要讓他割斷你的手臂呀。你不要聽他的！」

那老農夫和好地望她一眼。

「你不要着急，克利斯伽，」他安慰她說。「我們這兒沒有屠戶。我不要

一塊塊地來死。」

醫生對那老人說死是如何黑暗，生是如何美妙，但仍不能說服他。他把鄰鎮上的伯爵夫人找來勸他，以及村中的牧師和所有的善於辭令的雄辯家都找來了，仍是沒有達到目的。高約翰頑強不化。他老是不肯割。

那農夫視死如歸，不感着一點痛苦，不覺得有何傷心，也不流一點無益的眼淚，所以他的面色非常鎮靜，聲音也很從容。死對於他並沒有什麼可怕。如果他的死期到了，他便從容待斃，像他的父親和祖父死的時候一樣。

去懇請這老人要他不要太執拗，好救了他的命，這個已顯明是辦不到了。但是最後那老人看見醫生幾乎憂慮得要發狂了，他心裏才開始有點感動了。他對於那人的不安覺得可憐。他看見那人如此憂愁覺得難過，半好笑地，半憐憫地，約翰竟至去安慰那醫生起來。

突然那醫生想到如果令這個老農想到錢的份上也許可以奏奇效的，所以他說：

『你要曉得，不管你割不割，你都得付我三百。如果你不要我行手術，不是冤枉花錢嗎？這手術只消五分鐘就成了。』

『那末，你可以隨便開一點什麼膏藥，以便得到你的出診費好了。』那老人平靜地說，就像他是在買皮鞋講價一樣。

沒有辦法。醫生在討厭與絕望之中離開了那老人，走出去散散步好來想想，並與村中幾個長於辭令的人討論一下這問題。雖然他得到了一點教益，可是仍然同樣地不能夠把公證人和保安官帶到病人的牀邊來。那年輕的女人總是在那兒把醫生這方面的邪惡的計畫弄糟，而從來不會失掉一個機會去插嘴以加強她丈夫的頑固的意志。醫生時而狠狠地對她望一眼，有時甚至向她吼着：

『男人們在商議的時候你不要做聲！』

『我雖然是女人，總是這家裏的主婦，』她把身子大搖大擺地回答說，高約翰馬上阻止她們的嘴角。

『不要吵鬧克利斯伽，你頂好替客人去拿瓶酒來。』

『從那個桶裏拿？』她問。

『從二百號桶裏。但是替我做喪事的時候，你頂好開開三百號桶來用，那會要酸了。』

他已經完全屈服於死的念頭之下了。客人們在喝着酒，讓他一個人與上帝去和解。

白里醫生在庭院裏遇見了馬車夫，一個年輕力壯，什麼都能做的人。

『你把車子預備好罷，我在半點鐘以內就要走了，』他對於馬車夫說。『並且去告訴高太太我不在這裏吃晚飯。』

走到大門口他站住了脚，不曉得要怎樣辦才好。從那打開的門縫裏，他看見那人走向高太太那兒去了，當那年輕的車夫走近她的時候，她用一種獻媚的眼色望着他，而他也表示一種很自負的態度，這種情景他却忍不住不去窺看一個究竟。顯明地他們是在幹着危險的玩意，而他們中間已經有

了相當的了解。醫生覺得他現在所要做的，就是把這事情再去詳細調查一下。村裏一定有一個老妖婆，她知道同村人的一切戀愛事件，而販賣着迷魂的戀愛藥。那公證人一定知道。他便照計畫進行了。

「老妖婆雷伯克，」他說。「她住在離高家只有兩家人家。」
醫生給了她二兩銀子。

「我現在愛了一個女人，我想有點東西可以使她愛我。」他說
「啊，那辦不到，孩子。你看來像一個稻草人一樣，平常她們是不容易來愛你這樣的男子的。」

「不錯，婆婆，不過我可以給她儘量的衣穿，儘量的錢用……」

「那女人是誰？」

「高約翰太太。」

「無論那朵花你都可以採，除了被採過了的以外。」

這正是醫生所要知道的。

「那採這朵花的人是誰呢？」他問。

「就是那馬車夫納齊保爾。她一定愛着他，因為她時常到我這兒來買藥。我給了她一點三歲大的旋木雀的隔年的灰，以便她拿去滲在他喝的酒裏。」

「他們的情形高約翰一點不疑心嗎？」

「他雖然精明，可是女人的機智每回都把他瞞過了。」

醫生回到高家，看見高太太仍然和那馬車夫在情話，馬車夫一面說話，一面用布在替那些預備就要送醫生到車站去的馬揩背，她把醫生招到她跟前來。當他走近她的時候，她伸手到她懷裏，拿出三百金的鈔票來。

「費了你的心，大夫，」她說，把錢交給他。

「好的，」醫生說，「但是這全仗你的好意，漂亮的太太，我實不應該得這麼多錢。」

「這是我存心要送你的。你不要過慮罷。」

去罷。」

「好極了我現在去向你丈夫道別你叫他們把我的皮包拿到車子裏去罷。」

高約翰睡在原處一點也沒有動他的煙袋已經熄了他閉上眼睛好像在打盹一樣。

聽見有人開門，他朝上望了一下，用一隻眼睛擠了一個眼兒。

「我來和你辭行的，高先生，」醫生說。

「你去嗎？」他毫不關心地問。

「我留在這兒也沒有事做。」

「女人把錢給了你嗎？」

「給了，你真是有個好漂亮的太太，高先生，天呀，她真美麗。」

病人把他第二個眼睛也睜開了。當他把手伸給醫生時，他只說：

「是嗎？」

「她的芳唇就像櫻桃一般。」

「正是。」他臉上差不多現出一種愉快的微笑來。

「那游手好閒的保爾和她玩得很快活罷，我敢說。」

那老農抖起來，舉目朝上望了。

「你說的是什麼，大夫？」

醫生驟然住了嘴，好像他失口說了什麼話一樣。

「我瞎說的。這不關我的事。人人都有眼睛和頭腦，他可以看事，可以想事。她不讓我割斷你的手臂，我當時疑心了一下。你本人沒有什麼疑心嗎？但是現在我明白了。自然，自然。」

高約翰舉起了他兩個拳頭來，忘記了有一隻手是紅腫的，他苦痛地呻吟了。

「啊，我的手臂，我的手臂！不要再說了，大夫！」

「一句也不再說了。」醫生說。

當那病人用右手抓住那醫生的手臂時，從他的胸裏發出一聲深深的

問 答

「是那一個保爾，大夫？你說的是那一個保爾？他是誰？」

「你真的是說你不曉得嗎？納齊保爾，你那馬車夫。」

老農夫的臉色變白了。他的嘴唇抖着，血向他心上衝去。他的手現在一點也不使他苦痛了。他突然給他自己額上一掌，仰起頭來。

「我是一個怎樣的傻子呀。我早就應該注意到的呀……女人的那種蛇性之淫？」

「你用不着咒罵她，高先生。她正在青春；她有的是健康和生氣。那就是那樣的。她也許還是很天真的，但是，總而言之，你死了以後她總得嫁人……而你現在却快死了……」

老農夫用力地轉身向着醫生。醫生還在繼續說：

「如果你死了以後她和一個年輕的人結了婚，你也沒有什麼損失。你睡到地下去了，這一切都無從知道了。而且，你應該很高興她將來嫁到一

個很漂亮的丈夫。保爾，一個很好看的男子！」

那老人咬着他的牙齒，咬得軋軋的響，好像兩根長牙互相磨着一樣。

「你一定不要太貪婪了，高先生。她那樣美好的身體如果無人擁抱，在它消失不是很可惜嗎？保爾也並不是一個傻子。他不會輕易放過一個像她這樣的女人，而不去嘗一口的。何況，她還會繼承你所有的財產和農場。女人也是一樣，好生惡死的。在你們三個人中唯一的傻子就是你，高先生。」

農夫又吟呻起來，激得滿頭大汗。他心中的苦痛幾乎要溢出來了。

「你要明白，高先生，留下一隻手臂去擁抱她，總比一點也不能擁抱她要好些呢。」

對於那老人這樣已經很够了。他跳起身來，把他那紅腫的手臂伸向醫生：

「拿你的刀子來，把它割去罷，大夫！」

譯者附註：K. Mikshakh (1849—1922) 中國似乎還沒有人介紹過。他是一個世界馳名的何

牙利的作家，同時又是一個熱心的愛國者，一生擁護着他國家的獨立。他的作品都是國家觀念很強的。短篇小說尤其是他本國生活的寫照。我現在譯出的這篇蒼蠅，對於農民心理是一種很好的研究，故事也很有趣。英譯載 R. Clark and Lieber 合編的 *Great Short Stories of the World* 集中。我不懂匈牙利文，不消說，是從英文轉譯的。

07016

——現代文學叢刊——

曼 儂 石 民 · 張友松譯 一冊 一元一角

Antoino Prevost : Manon Lescaut

本書內容專寫格利歐如何愛曼儂，如何逐步墮落，直陷入不救藥之境。法國里兒大學講師喬其·阿司各利先生說：「格歐是一個孩子，他不知何為人生，何為愛情；忽然一個劇烈愛情，把他的習慣悉數推翻，把他永遠地征服。他一愛之後孝道哩，友誼哩，良心哩，一切都不管；他明明知道他的損，然而為求曼儂的快樂，曼儂的巧笑，在她的面前，他的自化為烏有了。……」所以本書不僅在法國享有盛名，即在全亦有令譽，為自傳體描寫劇烈愛情小說之傑作。

迷 途 劉大杰譯 一冊 八角

Tolstoy and Other Authors : Master and Man

本書裏面，共有三個中篇小說：第一篇是托爾司泰 (Tolstoy) 的迷途；第二篇是庫卜林 (Kuplin) 的柘榴石擊劍；第三篇是哥果兒 (Gogol) 的五月之夜。這三篇小說，都是代表各個作家的個性和風格的：有的是諷刺，有的是哀怨，有的是細膩，都是描寫得深刻而動人。譯筆忠實，文字淺顯。

中華書局出版

現代文學叢刊

馬班小姐(小說) 林徽音譯 一冊 一元三角

Theophilé Gautier: Mademoiselle de Maupin

這本書是描寫一個浪漫少女——馬班小姐——爲了要想得到一些新奇的資料，她改穿了男裝，混入男人隊伍，因此就發生層出不窮的笑料：女人以爲她是男子，用盡了千方百計去追求她，而男人方面雖然十二分的鍾情於她，可是又不敢露頭張目的表現出來。在這種詼諧而含有細膩的故實，作者能將馬班小姐風塵的舉止，表露於字裏行間，旖旎處使你神往，滑稽處使你捧腹，可算是文情並茂之作。

人心(小說) 李劫人譯 一冊 八角

Guy de Maupassant: Notre Cœur

這本書描寫一個三十七歲未曾娶妻的中年男子，經朋友的介紹，結識了一個二十八歲的美貌寡婦，可是兩個只管在愛河中共泳，而一個是若即若離，輕描淡寫，一個是神魂顛倒，如膠似漆，終於男子自甘去當情場中的奴隸。原著筆調極曲折，描寫中年人之愛情又細膩，又周到。譯者又以清新雋永之筆，達微奧曲折之情，對於原文頗有舉重若輕之勢，與十三年前之初譯本，完迥不同。

史姑娘(小說) 毛秋白譯 一冊 四角

Ernst T. A. Hoffmann: Das Fräulein Von Scuderi

法國當奢華的路易十四世的戀愛的時代，巴黎夜間頗頗發生殺人的案件。被害的人均係情場中的男主角。雖大偵探家，也無力破此奇案。後因犯人的愛女與一青年戀愛，卒至洩露其中的秘密。在秘密洩露的過程中，最機要的功人，非大偵探家，而是爲路易王所最寵愛的才色兼備的史姑娘。全書結構嚴密，情節離奇。

中華書局發行

◆ 現代文學叢刊 ◆

謝逸六 譯 志賀直哉集

志賀直哉為日本短篇小說名家，本集係謝六逸先生選譯其傑作，如「一個人」「荒絹」「范某的犯罪」「死母與新母」「焚火」「雪之日」諸篇，皆作者苦心精構之作，為日本現代文學家、文學批評家所極推重者。「一個人」「死母與新母」為作者的自敘，結構完密，文字簡鍊。「范某的犯罪」，為心理描寫的代表作品。「荒絹」一篇，味如醇酒，中人欲醉。「焚火」「雪之日」則為清新雋逸的小品，更能表現作者的風格。譯筆極為審慎，力求忠實暢達，無晦澀牽強之弊。

佐藤春夫 著 更生記

二冊 一元一角

作者是一位不濫作的成名作家，對於最近風靡一世的通俗小說，尤少染筆。本書為作者最近的長篇，蓋忿於日本文壇上一少年天才之被世逼成瘋狂，乃有此作，以洩不平。描寫日本文壇內幕甚詳，如老作家對於新進作家的壓迫，閻閻名媛和文學家的關係，故可作日本文壇現狀記讀。作者本是一位詩人，於狂人及歇斯的里婦人的觀察，本甚深刻，此書更以福洛特派心理解剖法為全書描寫根基，尤見精采。

志賀直哉集

三四郎

夏目漱石著
崔萬秋譯

一冊 一元二角

這本書的主角小川三四郎，由鄉僻的九州走向那繁囂的東京，自入帝國大學文科起，中間就發生了不少的趣聞軼事，最後，他不期遇見了素來相識而未會交談過的美稱小姐，走上了戀愛之途。作者運用其玲瓏巧妙之筆，把他們倆的個性，雙方的癡情，忽隱忽現，生靈活現的流露出來。至於他們倆的由戀愛而破裂，這也是作者秉着其文筆的技巧極力描寫的地方；譯筆亦能體會入微，極合原作者之筆調。

心

小泉八雲著

楊維銓譯

一冊 一元

本書共十六篇，包含論文、小品、歌謠、感想文等。作者的散文和小品的美妙，早有定評，毋庸贅言。書中的論文如：日本文化的特質，前世的觀念，都是很值得一看的。小品如：街頭賣唱者，阿春等，都寫得嫵媚動人。歌謠如：阿七，描寫得又簡潔，又哀婉，的確是一篇感人最深的好文章。其餘如因果的力，一個守舊者，君子，阿彌陀寺的尼姑，亦可算是文壇上稀有的作品。譯筆雋永，不失原作精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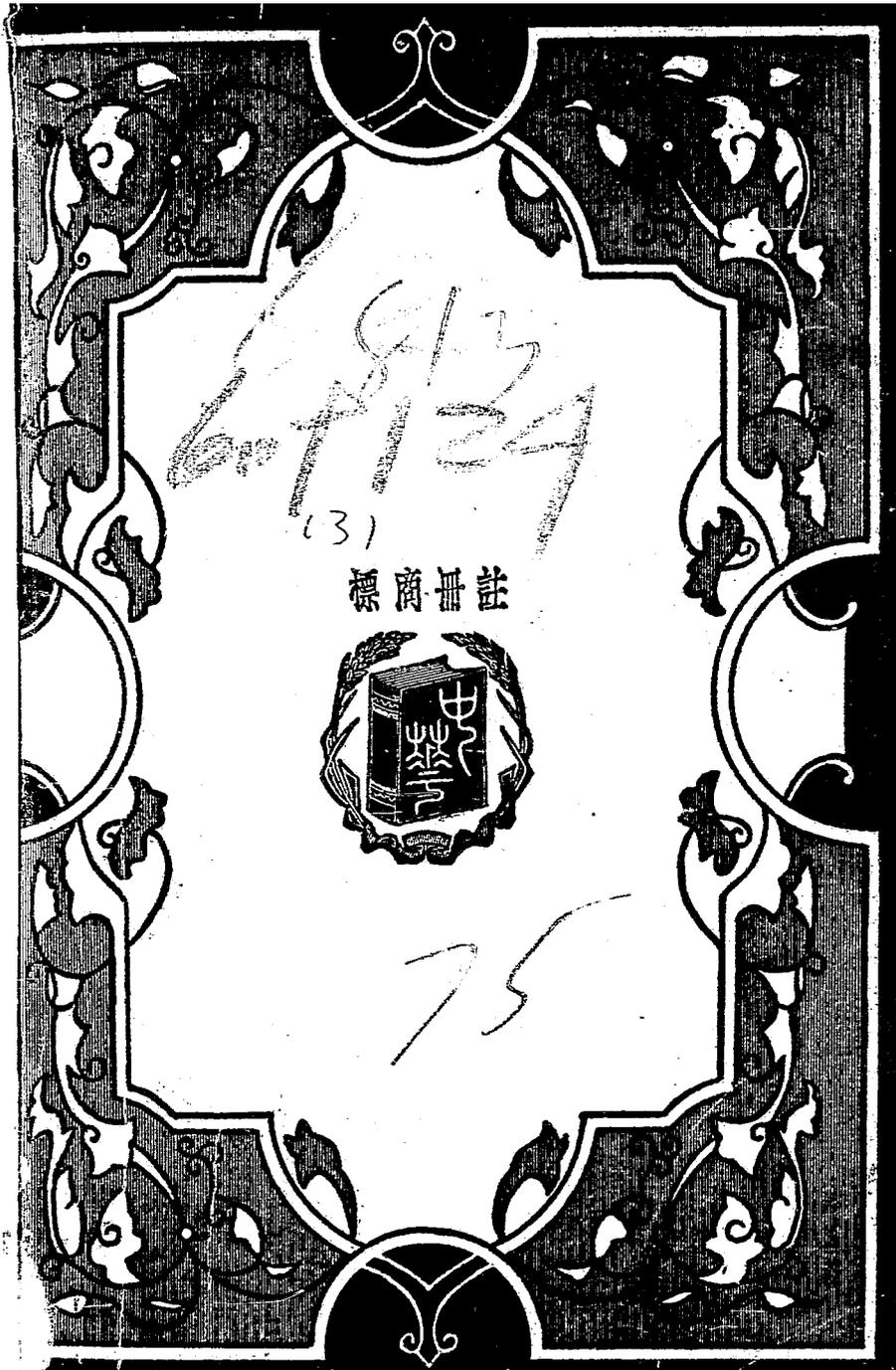
有島武郎集

沈端先譯

一冊 五角五分

作者係日本「白樺派」的健將，與其說他是個理想主義者，不如說他是個自然主義者。例如本集所選的該隱的末裔一篇，赤裸裸地描寫野性的入類的性慾與無道德的感情，作者並不肯定，也不否定，僅照實地寫出來——即是將這種人生的悲慘的一面，和盤托出，讓讀者去批評。不過，作者對於社會問題的關心，是到處可以看得出的。譯筆流利信達，貼切原作情調。欲觀風靡日本文壇之「白樺派」作風者，選讀本書，最為恰當。

中華書局發行



Handwritten numbers: 2813
60734

(3)

標商無註



Handwritten number: 75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十二月發行

現代文學叢刊
熱戀 (全一冊)

◎ 定價銀七角五分

原著者 D. H. Lawrence

譯者 錢 歌 川

發行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表人 陸費達

印刷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處 上海福州路
中華書局發行所

分發行處 各埠
中華書局

